

年

卷

9

1

第

第

期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1

(10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〇五號)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第九卷 第一期 特刊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五種預約

十四年陽曆三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 清期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瀑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覓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璽印甄別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採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昆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注明崑曲家龔粟廬先生得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揚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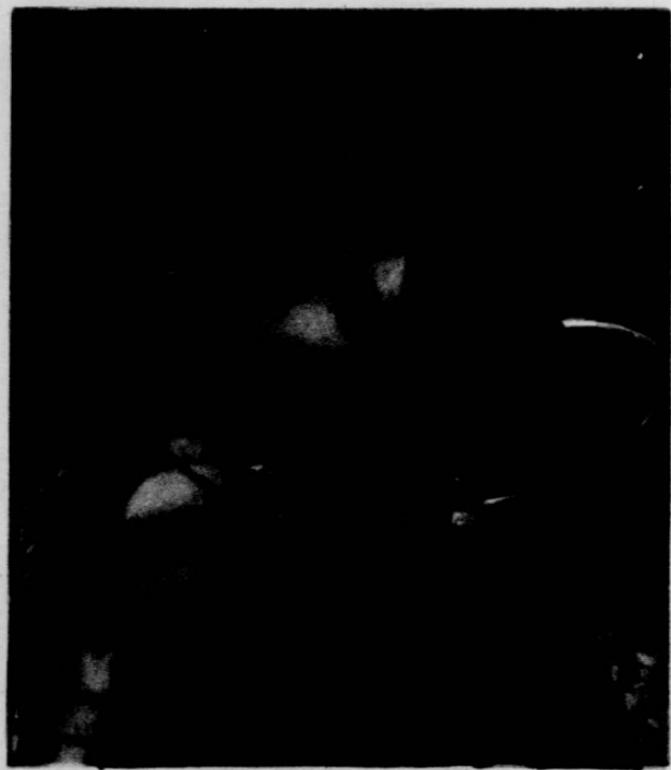
諸曲及日記預約價另兩有分次辦法並各書郵費包紫詳均載本中

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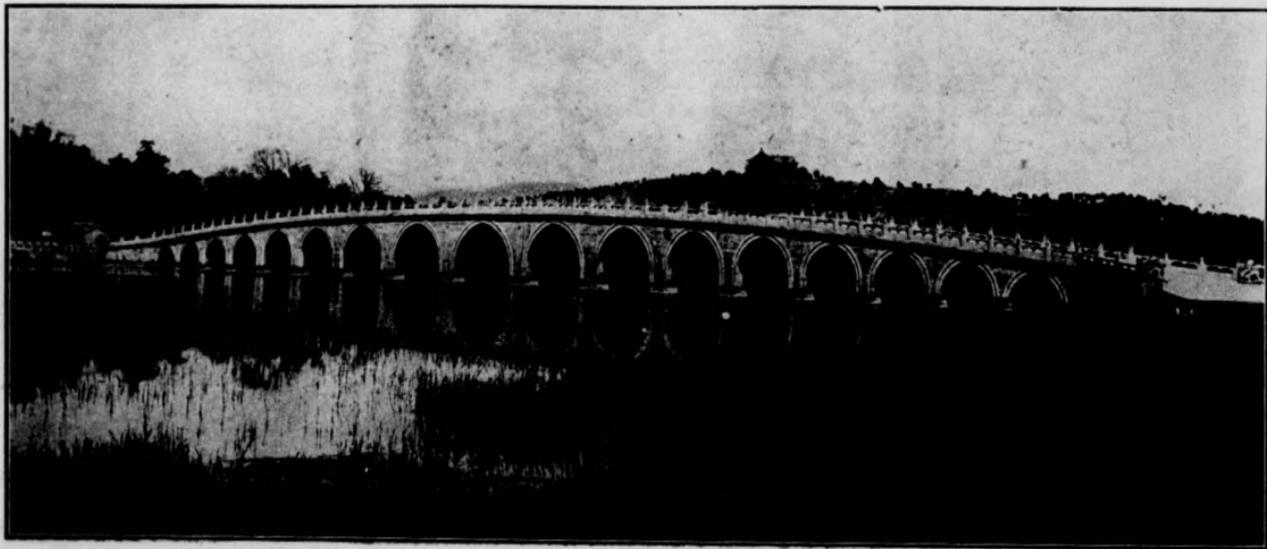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齊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 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 邊紙 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慰安的士戰



贈 君 章 炳 田

橋 孔 七 十 山 壽 萬

張桓侯八濛碑

漢將軍飛率精卒萬
人大破賊首張郃於
八濛立馬勒銘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國 音 學 生 詞 典

一册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內容▶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質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典，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音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詞之下，也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優 待 購 者
在本書特價期中
購買國音標
準白話詞
典(定價九角)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小 說 世
第 九 卷

浪子冒險記	小青
母子	無我
楓江筆記	
湘行一瞥	蔣用宏
猜物	書丹
秘密博士	敏芝
火	起八
英屬非洲——非洲人與其土地之考察	秦亞光
酒變四色	洛夢
英倫縊屍記	南海馮六
木箱	鄭雅儒
樂律淺釋	王省齋
鬪	勁風
俄國寓言	唐小圃
諺語考	彭保欽
伊的日記	胡寄塵
唐靜宜女士詩存	靜宜女士
信託公司	林琴南

R
810.5
598.5
2



界 目 錄
第 一 號

野人記.....	天人游
怪物.....	勁風
沒有父親的孩子.....	奇獸
填字.....	時儀女士
止電筆記	
勳章.....	劍心
人面來去.....	洛夢
撲克牌.....	張碧梧
秋窗賸筆.....	西雲
三年半後.....	趙吟秋
蠟燭自熄.....	小溪
春.....	達觀
歸燕記.....	莫秉志
暮遊.....	徐冷波
春之神.....	譚抱月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600725

有強 健之 母始 能撫 育茁 壯之 嬰兒

世多天殤之嬰孩實因其母親之乳汁不足以養之換言之曰嬰孩絕食而亡也是此為其母者若患血薄氣衰腦筋無力胃納不進易覺乏力必需調補為要否則乳汁稀薄無力或乳汁缺少則嬰孩必受飢餓欲求嬰孩強壯肥美伶俐活潑按序出牙體質強健舍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婦科靈藥之外並無他藥可駕乎其上能使婦女轉弱為強腦筋有力且是丸能令母子立即強健血氣充盈乳汁有力精神充足康健喜樂莫可言喻也安南西貢雪廠橫街崇新學校梁夢如先生來書云內子數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誠能
使乳母
有力乳
汁增多

月前產一男孩產後無乳四肢乏力經中醫治理全無效果繼改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不一瓶而效驗大著數瓶而精神復原康強逾昔想貴藥局壽世壽人無有涯矣特書數言以鳴謝悃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亦能使男子反弱為強身壯力健曾經療治 諸虛百損 少年斲傷 胃弱不化 瘋濕骨痛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功力不

分男女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有益於閣下及家庭者奉送
精美衛生小書名曰忠告婦女及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如欲索取即須寄明信片一紙填寫姓名住址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不取分文



今年的計劃和內容，我們已另印了一種單張，附在八卷最後的兩期中，讀者諸君想必已經看見過了。這裏我們還要說甚麼話呢？我們沒有意見，只有一條要求。

本刊出版已經兩載了，我們惟一的方針是用什麼法子能得多數的同意，共同努力來發展我國的文藝創作，多數的人都說太幼稚；譯品，也有人說太隔膜。那末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決定一個宗旨；這宗旨就是盡力徵求成功的創作，盡力挑選優美譯品。

我們一向是合作的主義，去歲徵求過大眾讀者的意見，下半年來都是照這公共的意見實行辦理。我們覺得成績並不優美。近來我們得過幾種忠告，說七八卷的材料，比以前要差些味；我們也有這種感覺。

今年呢？我們已經決定了上列的那個宗旨，我們又決定一定照着做去。但是我們對於這幼稚的出版物，向讀者諸君有一種要求；要求各個讀者同我們合作；有錯處教所指點；有好處鼓勵；有改良處，敬祈忠告。

信託公司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有所謂信託公司者。罷不自振。而不振之故。卽公司中之局勢使然。衆聞是語者。恆不之悉。質言之。此公司類乎雞子。實則不爲雞子。人之破雞子者。破其殼。則中之黃白四流矣。若此公司。外撲不破。必由中爨。蓋此公司有自戕之性質。此等事似黑奴在早阿爾省開會。有雄雞發聲其旁。卽以爲異。又似共和黨入此黨中爲省長。誰能服之。以上言者爲介夫。余（著書人自稱）卽問其何以言此。介夫曰。吾在紐約中。得一官帖。爲網取鱸魚專利之據。時風利潮平。百事如願。可以坐享其權利。較之煤油大王。尤爲穩健。已而敗矣。余曰。中有人作梗乎。介夫曰。非也。自敗耳。太尼生之言曰。凡屬不義之財。皆

非穩固。吾前此曾與安得合夥。安得又長於區劃。譬如見人囊有一錢者。苟不攫而取之。卽爲寸心之梗。其人讀書多。能洋洋洒洒。述書中意旨。至於數句鐘之久。一日春中。我與安得同至墨西哥勸墾。有資本家出資二千五百元。分授吾二人。各執其半謀此墾。吾言墾質固佳。然爲值絕巨。且不知爲誰氏之產。而資本家聽我二人爲之。吾與安得受資歸美國。至古拉尼拉河。河上有城曰堯城。城中有二千人。多男子。或爲博徒。爲馬販。爲轉運。吾二人旣入逆旅。盛雨及之。堯城中有三酒家。唯吾二人。均不嗜酒。每見城人。每日必入酒家。蓋罄其所得。盡付杯中。兩凡三日少止。吾與安得出觀風物。蓋此

河已易位。舊時枯涸之河址仍留也。安得見新舊河間。士已徹圻。卽大悟。於此間立一信託公司。第一着。卽買此三酒肆。第一名司內克。爲價一千二百元。第二爲墨西哥人所立。價僅五百。別有小肆。則四百耳。明日。堯城四圍皆水。雨仍不止。計之可六日始止。且續續而有。雨盛天寒。城人見小肆均閉門。但有司內克酒家。歸然尙存。則爭赴飲。余爲司賬。安得則照料肆人行沽。有三官中人。尤以不計酒值。則爲司內克保護十分鐘。全城酒人。知無酒可沽。沽者唯司內克。尤知最近之火車。去城可三十里。必兩星期後。外間之酒船始集。乃不得已。以貴值行沽。酒無貴賤。瓶必一元。酒人渴極。或日一飲。或三數飲。始壓其慾。於是傾城之人。盡赴此肆。座不能容。至排立門外而飲。且向銀行。取藏積之金而博醉。上午後衆皆歸飯。吾與安得計酒資。恰得一千三百元。爲時特兩句鐘耳。計兩星期而水不退者。則吾所得者。可以

蓋一學生寄宿所。（此譏煤油大王。以聲譽劣。用四千六百萬。蓋一大學堂。以自滌也。）更不已者。當於塔克西司省中。每人賜以田一畝矣。安得吸雪茄。呼余曰。介夫。吾以術立此信託公司。而平民均入吾彀矣。且能立摧此平民之生計。一一悉爲吾所有。亦取灰實克之酒飲之。爲諸公司祝福。自需州里公司起。至假木油公司止。余曰。汝祝福之心緒良佳。然公司之司事者。爲人至儉約。飲苦茗食餅而已。安得遂入室易衣。眼光已露縱肆之狀。吾在旁觀其何作。凡人第一次被酒。其狀有非所能測度者。已而安得酒上其面。謂余曰。吾爲火山冒煙之口。吾曰。汝勿學阿爾蘭之陋習。安得曰。吾胸中如火山。欲爆發矣。非赴外間演說。不能遏止吾胸中之話言。且不期然而雄辯自生。吾曰。此亦不惡。安得曰。吾自少已淹博。此直造就我演說之才。舊在白拉魯選舉總統時。力主銀本位。因而不愜衆心。而喪失其總統。以吾

較之演說之工較彼爲勝。余曰。汝有此才。胡不語河神。令其勿至泛濫。安得曰。不說則已。說則必膺集而聽。視我如白薄連取之大演說家。且爾苟沮我。不聽宣洩吾隱。則吾腹中所蘊蓄。直同沙司衛甫夫人所著之小說耳。吾曰。汝出演說。何以爲題。安得曰。隨在皆可。當先論俄國移民之利病。及論英國詩人欺止之詩。此外尙有治水之方。每一發語。皆足動人。吾曰。安得既欲演說。聽汝所爲。吾仍賣酒。蓋日來人人食醃肉鹽豆。口渴思飲。抵暮計之。仍可得一千五百元。安得既出。卽有五六人隨之行。已而衆皆腐沸從之。安得且說且行。行於鬧市。

衆隨之如蟻。凡三句鐘之久。竟無一人入肆飲酒。少頃。但有一人。去其靴上之泥入座。吾問曰。今日市上。應有勝會。飲者曰。閣城之人。均至司白雷貨棧中。聽貴肆之主幹人演說。吾曰。吾甚望其閉會。不然者。吾之貿易敗矣。至於抵暮。亦無一人。已而數人昇安得歸。安得口中。尙喃喃不已。余鑰其櫃。出而問故。人人盛言。安得之演說。爲亘古所未聞。佳極矣。吾又問安得何說。路人曰。安得立言止酒。其理甚精。自安得演說後。城人立誓。一年不飲。



唐靜宜女士詩存

唐小圃編

夕雨
夕雨初過，
灰色的濃雲，
滾滾的奔赴東方，
鬱成沉沉的藍色。
一羣白鴿，
在空中盤旋，
銀光閃爍。

病花
嬌弱的小花兒，
懨懨的病態，
問東風：
「你何故猖狂，
竟忍心將牠殘害？」

寒鴉
望空中，
飛着無數的寒鴉；

嗚嗚嗚說些甚嗎？
牠說的是：
「媽媽正在想我，
快快的回家！」

小孤兒
小孤兒，
死了爹娘，
眼望着天下人，
誰關痛癢。

小孤兒
小孤兒！
你切莫悲傷！
我的確有一片熱心腸，
看待你呀，
和我那小弟弟一樣。

童歌
小青蛙，
真快活，





在青草池塘，

嘻嘻哈哈；

原來是一羣小弟弟，

口口聲聲叫哥哥。

雨後所見

飛來了兩三個蜻蜓，

在夕雨初晴之後。

柳枝兒溼透，

輕輕的，

拂拭着簷頭。

夏雨初晴三首。

一

大雨初晴，

贖下幾塊懶惰的白雲，

趁着深藍的天色。

二

蚊子攪成團，

沿着溼透的茅簷，

來往迴環，

斜陽亂閃。

三

洗淨了棗樹林，

小鳥兒聲聲囀，

回頭看，

五色虹橋，

東方出現。

讀白氏長慶集三首

一

我偶讀長慶集，

彷彿是有一個白髮的

老頭兒，

坐在我的面前；

一舉一動，

一語一言，

如同我耳聞目見。

二

一行一行，

一篇一篇；

讀了一遍，

再讀一遍。

直忘了我一人獨坐，

並且忘了天氣嚴寒。(完未)





伊的日記

胡寄塵

這一天是徐小小的父母硬作主。替他訂婚的一天。徐小

小剛和幾個朋友在外面喝了酒回來。已喝得半醉了。走

進了門。他父親教訓他道。小小。你今年已經十九歲的人

了。還這樣的不懂事。天天只忙着喝酒賭博。也不成個事。

我如今替你聘定陳家的小姐做媳婦了。人家的小姐多

少好。他知道了你這個樣子。豈不要氣死了麼。

徐小小初聽了他父親教訓的話。不知道父親將要怎樣

的發怒了。後來聽見他父親說起婚姻的事來。他心裏好

像一塊石頭。落了下去。無論陳家小姐如何。好像都不關

他的事。只要他父親不罵他。他就放心了。

這時候徐小小的父親又接着說道。陳家將女兒嫁給你。

並不是看中了你這個寶貝女婿。老實說。是看中了我的

家產。將來要進門。你如再不爭氣。恐怕你老婆就要尋死

了。所以我今朝教訓你一番。你要自己尊重自己。不要弄

得被人家看不起。……這裏是你老婆的一本日記。你拿

去細細的讀。你讀了。你便知道他的文才是怎樣好。這本

日記。他不輕易給人家看。這回還是你丈母商通了小丫

頭偷出來的。你拿去讀罷。

徐小小的老子。將一本日記交給了徐小小。便不管他走開了。小小背了他父親的眼。好像囚犯出了監獄一般的。又赴一個朋友的約看戲去了。那裏還有工夫來讀日記。這本日記。隨便塞在衣袋裏。不知甚麼時候。便失掉了。徐小小失了一本日記。絲毫不覺着怎樣。好像失了一張廢紙一般。然而因此這本日記便流落在外面了。

後來被他家裏一個女僕拾得。見他紙張很潔白。知是一本珍貴的書。拿去賣在舊書攤上。賣了兩個銅元。放在舊書攤上。經了好幾天的風吹日曬。前面的一頁。已損壞了。才被一個真能讀這日記的人買了去。日記上到底說些甚麼呢。據那買日記的人。轉錄下來的幾條如下。

.....

十一月六日。繡琴姊着人送了信來。不料交在我母親手裏。我母親大怒。說道。這一定是一個男人送給我的信。我分辨道。母親不要怪我。繡琴姊家裏的用人。母親是認識的。從這裏看來。就用不着懷疑了。我母親還是發怒道。

你還要欺侮我麼。不認識的人。怎樣走得進我家的門。我們自然要商通了繡琴姊家的用人才行。母親這樣說。我就沒話可答了。只請他將那信拆了來看。可憐他一個字也不識。怎能和他說得明白呢。這時候。我就氣得哭了。幸虧我弟弟從學校裏放學回來。他看了信。說真是繡琴姊姊寄給我的。母親信他的話。才息了怒。將信給了我。我打開來一看。信上並沒有說甚麼。不過說他近來做的菊花詩很多。問我也做詩沒有。唉。繡琴姊。你真害得我不淺。像我這樣沒福的人。那裏還配做詩呢。我想你有了這樣的詩才。環境又這樣好。真不知是幾生修得到啊。這一天我便生氣沒有吃飯。晚上不到七點鐘就去睡了。

十一月七日。今天天氣已很冷了。我因為昨天受了氣。夜裏就發起寒熱來。在早晨精神困頓得非常。竟坐不起。午刻。我母親來向我說。後天是你舅舅五十歲的壽辰。你應該去拜壽的。爲甚麼今天便生起病來。明天不好。後天怎樣去呢。我道。母親。我的性情很冷淡。這些應酬。我沒有弄

得慣。又不曾說話。萬一去得罪了人。反而不好。不如借着有病不去的好。母親道。你不會應酬。正好趁此機會去學學。你又不癡。又不呆。把那學作畫學做詩的工夫去學應酬。就好了。難道你一生一世就不想做入麼。要想做人。就不可不知道人情禮節。我道。做人的道理。就是這樣麼。我想無論是一個男子或是一個女子。總應該獨立謀生。享着人生應享的快樂。這才算做人的道理。母親聞言。很不快活。歎了一口氣走了。夜裏。我又發起寒熱來。

十一月八日。我的病還沒有好。母親又來催過我一次。說明天要往舅舅家去拜壽。我心裏越是發急。母親越催得利害。他竟說我是裝病。

十一月九日。今天病更重了。早晨九點鐘的時候。頭上還沒有退熱。母親格外的起來得早。父親母親弟弟都換了新衣服。往舅舅家裏去了。他們看見我真不能去了。才不要我去。但是我母親心裏很不快活。我却因為家裏人少。很清靜。自由自在的讀了幾頁書。便覺得今天的精神比

前幾天好得多了。晚上也多吃了一些飯。唉。無謂的應酬。我爲甚麼見了你就怕呢。

.....

十二月一日。今天下了一場大雪。地上的雪。積得一二寸厚。天氣也很冷。家裏已燒了火爐。我弟弟還喚着冷。然我想這個天氣。沒有綿衣着的人還很多。倘然我們要叫冷。他們不是早已凍死了麼。當那下雪的時候。外面也沒人行路。我在樓上的玻璃窗裏。望着窗外。只見一片很清潔的曠野。滿目沒有一點纖塵。我就發了一種癡想。我想。我死了。將造一個雪墳。將我葬在雪墳裏。豈不是很乾淨麼。甚麼土葬火葬。我都不贊成。我是要提倡雪葬的。這樣的想着。我心裏倒很快活。誰知到了午後。再往樓上去一看。只見這時雪已止了。外面就有人行路了。將一片潔白的地。踏成無數的足跡。踏得黑一塊白一塊。實在難看。我看了。不知怎樣。只覺得心裏難過。便垂下了窗簾布。不忍再看了。但是我心裏又想着道。路上這些骯髒的泥和水。剛

才不就是很乾淨的雪麼。可憐雪本來是清潔的。被人們一踏。便踏得骯髒了。萬惡的人們。你何苦如此呢。

十二月二日。今天天已晴了。地上的雪。已被人家踏成了泥漿。而行人都著了釘鞋。在路上走。那路上的骯髒。更不堪了。但是開窗一望。遠遠的山頂上。樹枝上。還是堆着白雪。沒有融化。我就知道雪也要自己愛惜自己。要落在高的地方。才不受人們的蹂躪。才能始終保全他的貞潔。回轉來一想。這話又不對了。雪何嘗不自愛呢。只是落在高處。或落在低處。他自己何能作主。只聽着風的命令罷了。不但是雪。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世上無量數的人。那個不受着命運的支配啊。想到這裏。我便覺得心裏如刀刺一般的痛了。午刻沒有吃午飯。晚上吃了半碗粥。一早就睡覺。

.....

十二月八日。今天繡琴姊又着人送信給我。這封信却直接送在我手裏。沒有被父親知道。也沒有被母親知道。所

以少了許多周折。那送信的女僕說道。繡琴小姐說。爲甚麼這許多時候。沒接到你的信。今天一定要我帶一個回信轉去。我道。我前次接到你家小姐的信。就患了病。所以沒有回復。直到今天。還沒復原。今天恐怕也不能寫回信了。就請你寄一個口信罷。我們相別多時。我那有不記念他的道理。但是我的家庭裏的環境。不比他好。想他是知道的。我們不能常通信。橫直明年新年裏總有相見的日子。待我們見了面。再細細的談一天罷。我接到繡琴姊寄來的信。還沒拆開來看。那送信的女僕聽了我這番話。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後。我才將繡琴姊的信拆開來看。看完了。我才知道。我剛才的話說錯了。他信中有一句說道。陰曆年底。我要隨父親往北京去。我們不知甚麼時候可以相叙一回。如這二星期內沒有相見的機。那麼我們更不知在何時方得相見了。或者這一生竟不能相見。也說不定。唉。他的話。說得何等懇切。我却回他說明年新年裏總有相見的日子。這是甚麼話。這不是夢話麼。我說夢話還

不要緊。只是他聽了女僕傳過去的回話。他不是疑我故意和他開玩笑。便要說我是瘋了。這樣非趕緊寫回信給他不可。剛吃了晚飯。便關緊了門。躲在房裏寫信給繡琴姊。心裏越是亂。越不知怎樣措詞好。話愈是多。筆越是寫不下。前後換了十幾張信紙。才將一封寫好了。這時候也已十點鐘了。

十二月九日。今天是我祖母的陰壽。一家的人都忙着替他做陰壽。其實不是從今天忙起。前兩三天就預備了。今天格外的熱鬧。僱了和尙在家裏念經。僱了王步青在家裏唱宣卷。請了許多客人喝酒吃麵。我的堂叔稱堂。他平日不大到我家來的。這天也來了。父親格外的忙着招待他。我的表叔仁甫。他平日常常到我家來借錢。我父親總是躲了不見面。我母親有時候罵他一聲乞丐。但是今天也請他來了。還有許多的鄰舍親戚。男男女女。都來湊熱鬧。但是我怕煩。又託病關門睡了一天。趁着他們忙亂的時候。叫丫頭將我昨夜寫給繡琴姊的一封信。拿去發了。我心裏便算平安了。

十二月十六日。早晨起來。小丫頭替我端了洗臉水來。他

就告訴我说。聞說繡琴小姐已於昨天動身往北京去了。你知道麼。我道。真的麼。他道。自然是真的。那個騙你。我道。我本來也聽見他這樣的說。但料不到他動身就這樣的快。小丫頭道。再過十天。就是他出閣的日子了。怎樣還好延擱呢。我道。原來如此。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樣說。我真對不起他了。連一點東西也沒有送。小丫頭道。小姐橫豎不理會他人的。連舅老爺做壽。你也不去。這許多的不相干的朋友。那裏應酬得完。小丫頭這樣一說。反弄得我無話可答。只好說道。你不知道。你快點去罷。不要在這裏多話。小丫頭去後。我洗了臉。將臥室裏清理了一回。獨自坐在窗下。覺得很寂寞。其實這樣寂寞的日子。是我過慣了的。也不覺着怎樣。我和繡琴本來也不常見面。但是心中常抱着一種能覓相見的希望。從今以後。恐怕連這希望也斷絕了。叫人怎樣不感覺到人生的寂寞呢。

那個買這本日記的人。得了這本日記。就暗暗打聽是誰的手筆。過了許多時候。才由那擺舊書攤的人。轉向徐家的女僕。查明了來歷。這個時候。聞說伊已於一星期前。勉強和徐小小結婚了。

(完)

國貨

請吸

長城香煙



小意
肖畫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俄國寓言

唐小園譯

鐸米利耶夫著

第一 狗與乞丐

一個老乞丐，頭上戴着破頭巾，來到大財主門前乞食；那護門的狗一見，立刻旺旺的狂吠不止。老乞丐一見，嚇得渾身打戰，小聲央求道：「可憐我罷！我餓了一天一夜，眼看着就要餓死啦！」狗說道：「我知道你餓得難過，故此高聲狂吠，爲的是使主人知道你來，好周濟你呀！」

像這個狗，多麼良善啊！牠的居心，和牠的外貌，絕不相同。外貌雖同野獸一般，心却是良善的；那外貌柔和的，反倒能咬人。

第二 人與馬

諸君！請看那馬的性情，多麼溫和馴順，我們說的話，牠全能遵從，不稍違抗。這是甚麼緣故呢？諸君若想知道這個緣故，聽我說說罷！

古時候，最古的時候，最古最古的時候，那時候的人類，還用樹根當飯喫呢！以爲樹根的滋味，很不錯的，若是喫松子，更是最美的食品了。那時也沒有馬車，也沒有器具，並且沒有項圈。一切禽獸的心中所思念的，祇有一

個住處；有住處，便可以度日了。

那時候，有一匹鹿，也不知因為甚麼事，忽然和一匹馬爭鬪起來了。鹿用犄角向馬撞了一下子，回頭就跑。馬被鹿撞了，安能甘心呢！因此牠就在後邊追，追了半天，始終追不上。鹿是最能跑的，比馬快的多。所以馬雖在後邊追趕，追來追去，連鹿的影子，全看不見了，祇贖下牠自己了。牠因自己跑的，不如鹿那樣的快，以為是最大的遺恨。遺恨這種東西，可是最可怕的東西呀！

馬的心裏，總想學習快跑，想跑得比鹿還要快。因此來尋聰明的人類，求人類教導牠快跑的方法。人類見牠很發憤，便給牠加上鞍轡，騎在牠的背上，一天一天的練習快跑，慢慢的練習得很熟悉了。馬到了此時，覺着自己比鹿跑的還要快，因此很感激人類，向人類說道：「你實在是我的救主啊！你的大恩，我是終身不能忘的！現在我已經學會了快跑，你不必騎着我了！請你下來，我從此要回原野去啦！」人類見馬要走，便挽留牠，向牠說道：「你

怎麼說要走呢？莫非厭煩我了麼？你在我這裏，我天天餵養你，使你度極快活的歲月，這是多麼好啊！我不是永遠給你小麥喫，使你喫得飽飽的嗎？」馬因為人類屢屢的挽留，便決定不去了。

然經過多日，牠還是思念牠那自由的天地。牠以為若是沒有自由，縱令天天喫精美的食品，也是不快活的呀！

馬到此時纔醒悟，牠知道自己失敗了。但是醒悟也遲了，祇得馴馴順順的，老死於羈勒之下了。

第三 獵鎗與小兔

獸類之中，膽小的，很是不少；然而最膽小的，是以兔為第一。

有一個小兔，來到樹林子裏閒遊，看見一個獵夫，躺在地下睡着了，在他身旁，放着一桿獵鎗。

小兔最怕獵鎗，牠一看見，便嚇得牠渾身戰慄，想逃跑都不能逃跑了。牠把長耳朵向背後一順，那鼻子尖兒，

不住的蠕動，心想這獵鎗，若是咚的一聲，就被牠擊死了。牠對着獵鎗，一動也不敢動，漸漸的過一個鐘頭了；又過一個鐘頭了，那獵鎗，並沒發聲；又過了一個鐘頭，依然沒發聲。

小兔見獵鎗始終不發聲，於是牠那凝視的眼睛，略微的動了一動；牠的勇氣，也略微的恢復一點了。於是跳起來，看着那奇怪不發聲的獵鎗，前蹶後跳，漸漸逼近獵鎗的旁邊來了。牠向望着獵鎗說道：「哦！這個東西，大約是怕我罷？！我再湊近一點……哦呀！牠在這裏，一點聲息也沒有，簡直的像是死了，牠的主人也睡着了。——獵鎗雖然厲害，若是沒有旁人助力，也不見得有甚麼氣魄，完全同枯樹枝子一樣啊！」牠說罷，忽以英雄自許，竟伸出牠那很活潑的小手，去摸那獵鎗。

獵鎗的性情，向來驕傲，是不許侵犯的。牠聽了小兔的話，又見小兔摸牠，便氣哼哼的說道：「你這畜生，還不趕快的滾！我若是一發怒，便能把你們這一類的東西，擊

得粉碎！你要知道！就是那凶猛的獅子和飲血的老虎，若是聽見我的聲音，也要嚇得打戰哪！你這東西，還不快滾？！你想要做甚麼？糊塗東西！若是在這裏發呆，我當時就發出火來，把你燒死！」

獵鎗火似的發怒，但小兔依舊很坦然的答道：「你說的這些話，我一點也不害怕。現在的世界，漸漸的開化，就是我們兔族之中，膽小的，也日見其少了。我已經曉得了你在獵夫的手裏，固然可怕，一離開獵夫的手，你還有甚麼本領呢？」

司法官祇顧貪眠，那可怕的法律，也沒有用處，等於具文了。

第四 雙馬車

兩匹馬，駕着一輛馬車；被一匹驢看見了，便說道：「啊！這纔可羨慕呢！我不論在何處，總是看見你們同駕着一輛車；你們的交情，必是非常的親密呀！」

那兩匹馬中的一匹馬，聽了驢的話，便怒沖沖的說

道：「糊塗東西！你僅僅看見外表，却沒看見內心哪！不錯的，我們的兩個身體，同駕着一輛馬車，然而我們的心，可不一樣。唉！不但我們是這個樣子，世間的事，大概全是這個樣子啊！」

第五 鴿子的悲哀

一個灰色的鴿子，無晝無夜的呻吟歎息；因為牠有一個極相得的朋友，到遠處去旅行去了。自從牠的朋友起程以後，牠便終日思念，也不唱歌了，也不啄麥粒了，祇賸下悲哀和流淚了。

牠有時從這個樹枝上，飛到那個樹枝上，向四圍東瞧西看，只盼望牠的朋友回來；但是牠的朋友，始終沒有回來的消息；因此牠的心裏，非常焦灼，牠的身體，也就非常瘦弱了。

牠簡直的不能支持了；便藏在草地，把自己的頭，放在翅膀的底下，既不呻吟，又不呼吸，漸漸的便長眠不醒

在這個當兒，牠那最相得的朋友，纔從遠方回來。牠知道灰色鴿子必然想念牠，所以牠行在路上，也是很放心的。及至飛到草地，便看見灰色鴿子一動不動，像是睡着了一般；牠便在空中盤旋着，又是呼牠，又是喚牠，可是呼喚了半天，也沒聽見答應。牠知道灰色鴿子是死了，於是忍着悲哀，一直的飛下來，落在灰色鴿子的身旁，大哭不止。牠雖然大哭，可是牠那最好的朋友，再也不睜開眼睛了。

第六 鷲與蛇

鷲鳥是衆鳥之王；牠們身體最大，牠的力量最強，不但昆蟲鳥獸要怕牠，就是人類，也要懼牠三分。

有一天，牠從雷國飛來，看見下方有一片極寬敞的原野，便想飛下來，休息一會兒。

那原野的花草裏面，有一條蛇，是個疑心甚深的動物。牠見鷲鳥要向下飛，立刻怒氣沖沖的，跳了起來，向鷲鳥拼命的打去。

這鷺鳥，本是百鳥之王，被蛇這一打，牠應當怎麼樣呢？牠用那傲岸的眼光，略微的望了一望，却折回去，向太陽那一方面飛舞着去了。

有天才的人，對付毀謗他的，只有這個方法而已。

第七 白雲鳥與麻鴨

白雲鳥，翎毛潔白，形態美觀；因此麻鴨們很羨慕牠，却又嫉妬牠。於是在自己的翅膀上，沾上許多泥水，滾在白雲鳥的身旁，故意把翅膀一撲搥，便濺了白雲鳥一身泥水。

雖然濺了白雲鳥一身泥水，却一點妨害也沒有。那白雲鳥，跳到水裏一涮，及至出了水，牠的翎毛，依舊是潔白的，牠的形態，依舊是美觀的。

散文和韻文的麻鴨們哪！任憑你們隨便的挑撥，到底不能傷真正的人才；因為永遠的光輝，便是他的運命。

啊！

第八 醫生之言

有一個醫生，對我說道：「凡是經我診治過的病人，沒有一個說我壞話的。」我想了一想，然後說道：「那何待言呢！經你診治過的，誰也不能說你的壞話；因為人死了以後，誰都是閉着嘴呀！」

第九 憐憫

一個人對我說道：「我因為被盜破產啦！」我說：「我憐憫你的命運不佳。」他又對我說道：「我的詩稿文稿，被賊盜偷去啦！」我說：「我憐憫賊盜的命運不佳。」

第十 老狐講道

有一個全身病痛，衰弱不堪的老狐，雖距死期，已經不遠，可是還想運用靈機，發表言論，以期成一個第一流的名人；因此牠便向曠野講道去了。

牠先用讚美的口吻，諄諄的講說克己、溫和、及正義等等的道理；隨後又痛哭流涕的講說狐族的事，和世間

煩惱的事。

牠雖這樣的講道，特來聽講的狐狸，合計起來，不過五六匹而已，有時還不及五六匹；祇有鼠，田鼠，以及號稱敬神家的牝鹿等來聽講，然也不過兩三匹；除此以外，祇有幾匹無家無業貧苦的野獸們罷了。

這老狐很有見識，牠知道以前講說的題目，不受羣衆的歡迎，立刻另換一個主張，用那嚴厲可畏的態度，專講熊，狼，獅，虎等貪殘的題目。這麼一更換主張，怎麼樣呢？嗚！與以前不同了，聽講的增多了，簡直的擁擠不堪啦！

老狐的名聲，越傳越遠，獸王全知道牠是雄辯大家了。獸王是誰？不待言，自然是獅子了。牠高踞寶位，統治着無數的臣民，祇因年老，信神之心甚切，恰巧這個時候，聽見老狐講道的事，便向左右說道：「這件事，很妙啊！趕快把那老狐傳來！我要聽牠講道！」左右聽了獸王的話，立刻做成諭旨，派遣使者，去尋老狐去了。倘若史臣所記載的屬實，便可以確信老狐奉了諭旨，來到獸王的宮殿，講

了一日一夜的道。

牠所講的，是甚麼教義呢？原來牠對那暴君說的是：「應即時振刷精神，制定法律，以便譴責衆臣，殘害百姓。」牠毫不躊躇的，對那暴君說了。此刻左右的大臣，一聽老狐的教義，全都目瞪口呆的想道：「怎麼在宮中說這麼大有關係的事體呀！牠們的心裏，一邊這樣想着，一邊用目對看，可是不敢說出口來。獸王聽了老狐的教義，心裏却非常的佩服牠。牠的主張，本來是嶄新奇拔的大議論，並且是恰合時勢的忠言，因此牠得到絕大的名譽和尊敬。那獸王握着牠的手，說道：「我聽了你的教義，纔明白真理；並且知道以前的豫言者，全不足憑信。但是你講道有功，應當受賞，你願意得甚麼賞賜呢？不必拘泥，不必羞恥！祇管說來！我是一定允准的！」

老狐聽了獸王的話，牠那兩隻眼睛，向這邊看看，又向那邊看看，那種神色，像是受了良心的苛責似的；然而牠到底還是吞吞吐吐的說道：「啓奏大王！那火雞……」

可以少微的賞給我些個罷！

這十篇寓言，是從日本昇曙夢翻譯的俄國童

話集裏選譯出來的。昇曙夢的序文說：「原文的形

式，多半是韻文，無法翻譯，只能以兒童瞭解爲標準，

譯其大意而已。又關於撰著之動機，有說明之必要

時，則於篇末，附以適當之解釋」云云。我所以要聲

明這幾句話，是使讀者知道這十篇寓言，不是從俄

文原本翻譯出來的，免得發生誤會。

民國十三年，六月，九日，唐小園記。

諺 語 考

彭保欽

【掩鼻】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

【水長船高】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來問。我亦無答。（傳燈錄）

【求神拜鬼】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王建樂府）

【水落石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蘇軾賦）

【決雌雄】項王願與漢王決雌雄。（漢書）

【沈魚落雁】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子）

【水深火熱】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孟子）

【洞房花燭】洞房花燈明。舞餘雙燕輕。（庾信詩）

【洪水猛獸】禹仰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孟子）

【火燒眉毛】僧問蔣山佛慧。如何是急切一句。曰。火燒眉毛。（五燈會元）

【無二價】賣藥於長安市。口無二價。三十餘年。（後漢書韓康傳）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國製



翻



諷刺

門

勁風



兩個乞丐爲了半碗殘羹廢飯，起了衝突。甲丐拿起竹槓，照乙丐的前額很命一下，沒防脚下絆着水餃擔的繩子，將水餃擔帶翻了。乙丐乘甲丐的手一揚，便朝他脅下敬了一拳，但頭上挨了一竹槓，不免打個倒挫。那知道這一挫便將店門外的玻璃櫃，踹了一個正着。兩位先生瞧瞧亂子鬧得大了，便一溜煙各自東西的去了。

.....?.....!.....

總說一句，凡事只要沾了一個「門」字，不問是公門或私門，明門或暗門，用槍砲門或用暗箭門，黨同黨門或個人同個人門，那門的時候，總有些無辜受殃的人，那麼不問這受殃的輕重如何，那起禍的門者都是該罵的。換一句話說，我們罵人的時候，同時自己省察一下，假若自己也犯了門毛病（譬如排擠同事等等）那就不如同時也罵罵自己罷！倘使個個人能如此先罵自己，恐怕這門字就要取消了。

宋拓淳化閣帖

游相
本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
作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
同之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
翁覃溪學士謂此揭爲海內閣帖
第一善本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
氏本館用珂羅版影印神采奕奕
不差毫黍想鑒藏家臨池家當以
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二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樂律淺釋

王省齋

(續)

夫管愈長則音愈低，即顫動 (vibration) 次數愈多；故管之長度，與其發音之顫動次數，成反比例。故：管愈短則音愈高，即顫動之

應鍾宮	無射宮	南呂宮	夷則宮	林鍾宮	蕤賓宮	仲呂宮	姑洗宮	夾鍾宮	太簇宮	大呂宮	黃鍾宮	
	商		角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鍾黃
商		角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呂大
	角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商	蕤太
角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商		鍾夾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商		角	洗姑
徵變	徵		羽		宮變	宮		商		角		呂仲
	徵		羽		宮變	宮		商		角	徵變	賓蕤
	羽		宮變	宮		商		角		徵變	徵	鍾林
羽		宮變	宮		商		角		徵變	徵		則夷
	宮變	宮		商		角		徵變	徵		羽	呂南
宮變	宮		商		角		徵變	徵		羽		射無
宮		商		角		徵變	徵		羽		宮變	鍾應

木蕤：黃鐘 = 宮：商 卽 $8:9 = 1:\frac{9}{8}$

七音顫動次數之比例，依此求之，所得結果如下：

1	宮	$\frac{9}{8}$	商	$\frac{81}{64}$	角	$\frac{729}{512}$	變徵	$\frac{3}{2}$	徵	$\frac{27}{16}$	羽	$\frac{243}{128}$	變宮
---	---	---------------	---	-----------------	---	-------------------	----	---------------	---	-----------------	---	-------------------	----

右表中顫動率，已較西人樂典所載，精確倍蓰矣。

中樂悉本於數，故律曆常並稱。西樂則釐然自爲一科，不與數學相麗。此亦中樂勝於西樂處。

五音十二律，被古人用了許多「陰陽五行」的怪名詞，講得牛鬼蛇神。仔細一研究，原來卻是這麼一回事。閱者看完我這篇淺釋，豈非要啞然失笑麼？

(完)





木箱

鄭雅如

西班牙 Ruben Dario 著

從遠遠望過去，天空中的雲和海裏的水，彼此交界

之處，恰似用藍筆在中間畫了一條線分得很清楚。黃金

色的斜陽也正帶着閃閃紅光，慢慢地西沉下去；乍看起來，

好像一塊圓形的紅鐵。那時候，海關碼頭，早已萬籟俱

寂；祇有幾個在裏面辦公的人，在碼頭上散步；他們一天

的勞苦也盡在這時候休息。他們把帽戴到眼眉之下，用

眼睛瞧瞧各處；船上的起貨機也已經停了，這正是工人

們放工的時候啊。

碼頭之下，水聲潺潺，晚上的海風瑟瑟吹來，使那附

近的船隻都動搖不定。碼頭上的工人都已去了，祇掉下

羅極一人，他那天早上爲着在船上搬貨傷了他的脚；雖

然是跛而且倦了，但仍鎮日的作工，未嘗稍事休息。他坐

在一塊木板上面，含着煙管，愁眉不展的望着海水波動。

「呀，羅極，你也在這裏歇息嗎？」

「是啊，先生！」

說罷，我便坐了下來和他談心。他說的話，我都很聽得入耳，因為勞苦人們的生活，大都是由艱難困苦裏磨練出來的，所以就覺着有趣味了。我停了眼望着那老人，很有興趣的靜聽他的故事。「當我年少的時候，我是當兵的，那時候，我的身體還很強壯，結婚之後生了一個兒子，可憐他，兩年前竟死去了。」說到這裏，那老人的一雙很有精神的小眼，漸漸的滿貫着淚珠兒，而且快要流下來了。「他的死，都是因為那一天，我害了病，他就到碼頭去作工來供給我們一家大小的費用；誰知這一去就送了命呢。」

他把這樁故事一一告訴我；這時候，海面上已佈滿了濃霧；全城的燈火也都亮了，他仍然坐在一塊木板上面，說個不休。後來，他把煙管隨手插在耳後，伸出了瘦而勁的腿，將穿着的一條破舊褲子，直捲到膝蓋之上。

原來他的兒子却是一個誠實而勤儉的少年。羅極

初時有意等他長大了就送他入學堂讀書，但是貧苦的人家，就是家計也難以維持，還說什麼讀書呢，所以羅極的希望也就取消了。羅極自從結婚後，生了幾個兒子，一家之中，啼饑號寒，都靠他供給衣食。所以羅極的一生，終日碌碌，和牛馬一般，絕無生人的樂趣。後來有一個兒子長大了，自然可以替父親分些勞了。那時候，鄰居有位打鐵匠，他願將自己的技能傳授給他，但是他的身體很瘦弱，全身和枯柴一般，怎當得起那些勞苦的事呢；況且鐵匠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過了不多時，他就害病了。入了醫院之後，幸而慢慢地身體恢復。後來他回到一間破舊的屋，這屋裏毫無陳設，而且充滿了濁悶的空氣。晚上祇靠着一盞盞如豆般的油燈來照耀着，隔壁的音樂聲和着水的吵鬧聲，日夜傳來。那些水手祇靠着飲酒和談笑過着他們的日子。有時，簡直和罪犯一般，狂呼亂跳；但是這青年人雖然日夜受着這種喧鬧，他的身體却漸漸強壯起來。

羅極歷了多少艱難，到後來備了一只小船，靠着捕魚爲業。每當清早日出的時候，他和兒子倆攜了魚網到海面上做工。父子倆，一個搖船，一個釣魚，釣了魚後就一齊上岸去喊賣；希望有好好的生意。直到天空滿佈了煙霞；微風交作的時候，他們仍然回到船上。口裏唱着悲哀的歌；不停的用手搖着船。那晚若果是風靜月明，他們晚上也到海上去做工。有一冬，冬晚上，海裏的波浪忽然來得很急，父子倆正搖着一只小船，被風浪衝打，那時候，離岸正遠，沒法可以上岸。所載的魚和船裏的東西都掉在水裏，幸而父子倆沒有遇險，於是鼓着勇氣向對岸急搖。快要到岸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陣狂風，把他們向大石上一碰，那一葉的扁舟，立刻變爲粉碎；但是他們却仍平安。羅極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大喊一聲「感謝上帝的幫助！」

以後幾年，他們改到一只黑色的大艇上做工，艇上有一條黑色的鐵纜繫在碼頭上。他們在艇上聽人的差

使；由碼頭駛到海中的大船，又由大船駛回碼頭，一日中好幾次。有時將重貨用鈎由低處投向高處，又由高處放下低處，一日裏也有好幾次。那老人和他的兒子，這樣的鎮日勞苦，都是爲着要供給一家的費用罷了。他們逐日去做工，所穿的不過是破舊的衣服和腰帶，腳上穿着大而重的皮鞋。要到船上做工的時候，就把鞋脫落在船上，然後起首做工。所做的都是搬運貨物，所以一天來來往往很形忙碌。

老人很小心的對兒子說：「兒呀！不要太用力罷，你的頭恐怕當不起這些重量啊。你還是用手去幫幫忙罷。你若再出力，頭骨快要碎了。」他這樣的教導他，勸勉他，說話裏雖然帶着工人的口氣，但是他的心却充滿了愛子的念頭。

一日，羅極害了病，不能起牀。因爲害了風溼症，腳膝和骨節都紅腫起來，不能行動。他向兒子說道：「唉！兒呀！你快些去做工罷。今天是星期六，我還要些錢去買藥

啊！那兒子聽了，便飛也似的出門而去。那天早上連早飯也沒有喫。天氣却很晴和；太陽光和黃金色一般照耀着人間。他剛跑到碼頭，見好幾輛貨車在鐵軌上來往很忙，車輪的聲音和着鐵鏈的聲音不絕於耳。好容易使人頭暈啊。

羅極的兒子和幾個工人，站在一架起重機的底下。那時候，他們正忙着將船裏的貨搬出去，因為船裏滿載着很大的木箱，那些木箱是要由船裏搬出來的。船旁垂着又粗又大的鐵鏈，也上下好幾次，忙個不休。那聲音好像鐵輪在軌上旋轉一樣。那些少年工人將一條很粗的繩把重貨繫在鉤子上，然後用力拉起，好像魚鈎上的魚一般。拉起後再一件件的排列在地上。一會兒堆積完畢，又來了一只大船，裏面裝的都是大木箱。其中有一個，好像石碑一樣，豎在船的中央，從艙面直到船底。那木箱大而且重，四面都用柏油封得很堅固，若是一個人立在那木箱上面，看起來祇像衣箱上面的一條小蟲一樣。

那木箱裏裝着重要的物件，所以外面還用帆布裹好，又加上堅固的鐵條。木箱的四圍，都印着黑色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央寫着閃光的字。四邊的鐵條都是用大頭的鐵釘釘得很堅固。所以箱內的物件，便可以保存得好好地。那時候工人們用力把箱舉起，但是鐵鏈一滑，箱還沒釣着。

其中有一工人說道，「真氣煞人啊！」
別一個答道，「那是怪你不小心啊！」

那時候，羅極的兒子心裏非常着急，希望早些可以完工，就可以去領工資，買早飯喫。他把手巾繫在頸上。那時候，有一條很粗的鐵鏈由空中垂下，工人們繫了一個活結套在木箱上面，先試了一試那箱的重量，然後叫一聲「舉起！」大家都用着力一拉，那箱已經在空中了。船上的工人定眼望着那件重貨漸漸升高，正在入神的時候，見岸上有一件很驚人的事；大家飛跑過去一看，誰知那塗着油的木箱已從活結裏滑了出來，好像一只狗從

鐵鏈裏走掉一般，那木箱恰巧墜落在羅極的兒子頭上，立刻就把他闖倒在地，他的身體一半在船上，一半靠着那件重貨。他的頭顱和腰骨都已裂成幾塊了。

那時候祇有黑色的血從他口裏流出來，却已不能做聲了。

那一天羅極家裏的糧食和藥物都無希望了，祇有

那慘死的少年，在一陣痛哭的聲音中長冥着眼，那害病的父親，痛哭的母親，和兄弟們都圍着他大哭。

我聽到這裏，也就立了起來，別了羅極，快離開碼頭，回到家裏，那時候海風一陣陣的吹來，刺人耳鼻。

(完)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盛意 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 乙種一元五角 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 杏仁奇諾餅 葡萄乾餅 色而但納餅 櫻桃餅以及邁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齋都餅 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四九七〇號



人人當有一吉利保安剃刀此乃
 欲有舒適安穩潔淨而又省時省
 費之修面者所必需耳凡剛硬不
 馴之髭鬚一經此銳利之刀鋒即
 可應手立淨毫不覺痛且無需手
 術人人可用雖年老病後力弱手
 顫者均可用之其妙正同於青年
 康健人也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分售惟購時須
 認明真正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上
 之菱形鑽石商標方不致誤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柔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卷一

第一章 隔幃隱語

(一)

雪羅范駝繞室狂走。拊掌愉然曰。謂事非真耶。理有未可。我親愛之褚佛。汝儘足自驕。謂能以新聞饗我。使我范駝欣喜欲狂也。語時聲吻至高。若故以寫胸襟之樂無紀極。愉悅之情。溢於言表。手舞足蹈。蹀躞行於斗室之中。室中陳設蠹備。儉樸弗華。范駝瀟跡英倫作寓公。賃居其間。往苒數閱月矣。語時樂極。初不計室中一影隨身而外。無人與聞其言。且語且行。目光胸胸。頻頻顧視案面。案面有起草未完之函稿。



稿旁有電信一通。文至詭秘。而按密碼電本一爲尋釋。則字字破空挾喜氣以偕來。范駝狂喜。良有以也。電曰。

駝。大勝利。已悉白夫人所在。樊踪當不遠。

范駝譯文及此。不待檢閱已省電尾署名。必「褚佛」。視之果然。忽又疑而不敢遽信。大凡極悲極喜之消息。突如其來。明明真確。每疑爲幻。范駝之於褚佛此電。亦猶是也。迨將電文檢閱再三。省視無訛。文中「已悉白夫人踪樊當不遠」等字樣。粲然耀目。不禁喜絕。搓手權呼曰。天不絕人。褚言如可信。世事固猶有公道存焉。吾人追求二兇踪影。已非一日。今乃有望。猶未爲晚。言既。噫氣自舒。范駝從褚佛。以逮捕劇盜樊德摩斯爲職志。由來久已。案事雖時有所破獲。而劇盜卒未成擒。往者如恐怖之王。人皮手套。偵探劫秘密人。紅鑽石諸案。姑不具論。最近若白骨黃金一案。亦復功敗一篲。劇盜仍然漏網。法蘭西警探雖獲大公主珊黛。投送有司。而以證據未能充分成立。莫由定讞。日睹伊人經官赦釋。末如之何。迨欲旁求證左。質

之於實。而冒名珊黛之白夫人。瞬忽鴻飛冥冥。茫乎不知所之。樊德摩斯電影。更無論焉。註一

樊逃。白遁。范駝固極懊喪。而所最傷心者。莫痛於火燄湖一役。註二。意中人愛莎爲愛犧牲。因拯已於危而捐軀。愛之深。斯痛之切。感恩而悼逝。范駝彼時。幾於不自聊生。旋即摒擋一切。遠去祖國。遨遊湖海。藉名山勝地。以殺悲懷。各國都邑。旅行殆遍。遊踪靡定。惟褚佛識所之。則以范駝旅程有得。咸草長函報褚佛也。褚爲法京名探。聲譽甚隆。巴黎一切罪案。甚有非褚無以發覆之趨勢。職務羈牽。未能遠走以迹樊。則以其事。委諸范駝。令隨時留心物色。范駝亦以心志有所繫屬。遠勝無意識浪游。樂任其事。寄旅英倫既久。忽有所得。正欲拍電告褚。而褚電適至。電文所述。與所欲告褚者。不謀而合。巧乃無藝。宜其欣喜欲狂也。范駝接電時。所擬稿。猶未竟草。譯來電既畢。喜絕。不安於坐。繞室狂走。一念及「樊踪當亦不遠」之言。神采弈弈。如困於敵。而睹援軍旗幟。漫山遍野而來。勇氣陡壯。歸座

團棄前稿。易紙另書。且書且自喜。幸曰。范駝。范駝。褚佛來電。能令汝欣喜欲狂。汝今發電。宜令褚佛驚叫欲絕。否則負此一電矣。思際。筆下比將褚佛姓氏地址開列詳明。忽置筆自付曰。否。否。我不宜如此草率。允以所知。諷查明晰。必真。必確。而后以告。所關甚鉅。不可忽也。遂取所譯電信。審慎藏手夾內。離座起。加冠。攜行杖。鍵門外出。時維四月。天日晴麗。陽光煦人。若展笑靨。范駝匆匆。漠然如不之覺。

(11)

倫敦海德公園 (Hyde Park) 四近。林徑幽美。英倫華胄。至以巴黎總統府前香謁麗舍 (Champs Elysees 街名下譯作府前街) 相比擬。其地有夏屋一所。華美輪奐。望而知爲貴人之居。是日下午。五鐘將動。夏屋第一層樓。精雅客室中。賓主二人。怡然對語。主人鄧戡爵士。現任衆議院議員。年事方壯。纔三十許。長身玉立。氣宇華貴。客年約長主人十餘。容顏微蒼。雙眸炯奕。有光。丰儀雄偉。而英邁。軀幹健勁。若富有膂力。而擅長體育者然。又若能經萬

劫。而不少挫折然者。主人顛髮至美。鬚曲有致。美在有生。便爾爾。不若人之假熱鐵。燬之令蟠曲也。客頂微禿。雙鬢微斑。隱隱有如銀之髮。雜生耳畔。及於顛頂。鄧戡顧客曰。更進一枝菸。客笑曰。固所願也。鄧戡又曰。更一盞威士噠。如何。客謙謝曰。主人雅意何敢却。願更得一盞爲主人壽。酒滿。客擊盃欲飲。酒盞比近唇邊。忽止而語曰。此鍾不特爲主人壽。且以賀爵士晉職榮禧。鄧戡微笑。笑容頗不自然。若強作笑顏以應客者。哂曰。謝君獎飾。繼今而後。我當別易頭銜。爲內庭糖供奉矣。已而又曰。類此官銜。詭奇而不繹。以見我英吉利人士之頑固不化。官制一沿古習。曾不細加考覈。順潮流以爲興廢。可笑也。客對曰。宮廷之有糖供奉一職。由來古已。據某所知。似始自中古時代安蘭后朝。后饗養嗜糖錫。因設專員。使採辦各地名糖以貢。：鄧戡曰。唯是貢糖一事。廢除已久。及今但一空頭銜。客諛曰。銜至名貴。何空之云。非我而諛爵士。爵士邇來聲譽鵲噪。宸眷隆渥。鄧戡作態止客未畢之言而應曰。聖恩

隆渥。蓋眷念老臣。推先父兄之蔭。以澤惠我藐躬。藐躬前此。但爲阿士葛少年。^{註三}雁行序次。襲爵有兄。曾未敢妄冀非份。不虞天降閔兇。禍我家人。先父先兄。同日遭難。皇恩浩蕩。詔我繼承先業。以有今日。因禍取福。彌深我悚疚。客慰解之曰。當仁不讓。而亦勢使之然。此中若有天意存焉。爵士何悚疚之有。鄧戡曰。何言天意。直是禍告爾。父兄同車遇難。事至突兀。未可率臆委之天命也。吾信其必有奸人。設意爲此。荆人不淑。妻黨多不肖徒。此其間。有大可疑者在。言既喑默。有間。賓主無言。已而。客前席致辭曰。明公而有斯言。竊以爲過已。公曩者不其信任我。而寵錫以大任乎。我竭駑駘。詳事偵訪。初不見有可疑如公言之甚者。老爵士父子。委緣汽車爆裂致死。初無刑事意味。屬雜其間。此我湯豹肺腑之言。明公或不嗤其誕妄。鄧戡聆言。憂若爲解。噫氣微喟曰。但願事如先生之言。又復解顏笑曰。湯豹謂爲無刑事意味。我疑應解世界蓋無刑事案件。經偵探大王湯豹之手而不破者。允哉湯豹。君不愧於我。

英倫社會有「狄迪克推夫之王」(Roi des Detectives) 之目。客喟然對曰。公雖云爾。奈世人識見。弗盡與公同。曩甚且有信事之與此絕對相反者。湯豹此言。隱指年前法蘭西偵探若褚佛者流。以其人爲樊德摩斯一事。箇事當時雖曾德勳巴黎人士。卒以事有可疑。查無確據。告一結束。湯豹旋亦隱從阿士葛離法來英。迨阿士葛襲爵爲鄧戡爵士。湯豹藉勢夤緣。得廁身倫敦警界。充任偵探。頗能破奸發覆。爲一時人士所稱許。故有是言。言時故故茹詞弗吐。俾人尋味其事。俄見鄧戡意不之屬。雙眸頻頻注視壁上掛鐘。遂以爲問曰。爵士遮莫與人有約。鄧戡赧顏曰。信乎湯豹固無有不知之事。我蓋矜候不賢婦妮麗奚氏來也。湯豹訝曰。伊人何恃。敢於再來。鄧戡不俟其言之畢而應之曰。伊人此來。意出自我。蓋我囑人詔伊。攜我子傑客。偕與俱來。傑客與我。雖屬父子之親。迄渠呱呱墜地。以及今茲。我但二見其面。渠今可二齡矣。句言未及。竟。室扉剝啄。有人叩扉。室門同時內移。僕人約翰探首入報曰。爵

主怒老奴冒昧。伊人來也。鄧戡表涕湯豹。湯豹欠身欲退。鄧戡止之曰。君勿去。今日之事。有須君參加者在。湯豹遽對曰。此何可者。俄若有所悟省。亟易辭調曰。我留可。但不宜令伊人知有我……

(三)

亡何。有少婦嫋嫋入鄧戡佇候之室。婦妙齡。嬌小若雛娃。服御采而不華。鬢髮蓬鬆額前。戴巨冠。冠上滿綴繁花。甚俗。露臉無面網。不御手套。弗類上流社會婦女。容顏佚麗。目巨。雙睛如點漆。顧盼生姿。娉婷動人。唇厚而紅。軀厚白潔。輕盈苗曼。望而識爲法蘭西人。而以舉止之綽約靈瓏。彷彿而蕩佚觀之。可決爲巴黎產。鄧戡目逆伊人步入。微震。冷然詰之曰。爾一人來耶。少婦揚眸悍視。傲然曰。余單身來。鄧戡趨前。面伊挺身而立。交臂橫胸。瞋曰。麗妮。汝何爲以隻身來。我有命。命汝攜兒偕至。而汝仍獨自一人來。敢問其故。麗妮目冉冉動。蹙眉而哂曰。其故大矣。言下又恣然作色曰。以曩日同衾共命之人。今者有如陌

路。苟其無故。何能獨來。鄧戡作態止之曰。馬丹。願勿更提前事。麗妮嘆喏曰。勿提前事。勿提前事。汝今貴爲爵士。乃欲盡忘曩者以阿士葛平民之身。娶我麗妮時情事耶。鄧戡深悔年前一時愚昧。動於色慾。致受人脅劫。婚蕩女爲終身玷。聆言類首。無以應也。麗妮又曰。爾旣負義。不以我爲妻。則凡有涉於我者。宜盡忘。胡爲而不。鄧戡愕眙。不省所謂。苦視麗妮。麗妮爲怒氣所激。蘇胸起伏。怒容滿面。往返行於室中。以洩憤懣。倏忽瞋眸。虎視而前。鄧戡不禁爲之後却。麗妮且前且喝曰。阿士葛。爾欲盜有我愛子。攘奪我傑客。計毒而心狠。爾猶作態欲狡賴不承耶。我豈不知。又豈爾所能狡賴。嗟乎。爾心何狠。一朝得志。頓忘本來面目。若爾之爲人。固應若是耶。爾今在勢。我莫爾如何。但宜自省。困獸猶鬥。毋謂人盡可欺也。在汝英國。法典我不深知。然在法蘭西憲章。絕無奪人子於其母。而不干犯罪刑者。今無論汝英吉利憲典如何。阿士葛。爾而欲自我奪去傑客者。我誓死不與爾干休。鄧戡亦怒滿懷忿鬱。

悲不可狀。而又無能奈之何。強抑怒。執麗妮之手。忍氣吞聲。切齒恨恨曰。止毋譁。麗妮絨吻。鄧戡曰。汝止勿譁。且聽我言。聽我肝膈之言。我不欲爲繁縟之辭。與汝多所諍辯。質實語汝。我欲自汝。取回傑客。汝儘弗謬。而我爲此。蓋本我天良。拯我愛子出於水火。非故欲甚窘苦汝。汝以「奪子於其母」爲言。甚駭悚我。嗟乎類汝之爲人。而亦自居人母。顏得毋厚。汝何如人。蕩女耳。淫婦耳。窮極無恥。娼妓之弗若。夫豈有爲母之人格。我生不幸。墜汝機阱。傑客不幸。生汝胎胞。而汝撫心自問。以何人格。謂爲人妻。謂爲人母。……麗妮怒叫曰。鄧戡。句。鄧戡。嘖曰。止。止。務籍爾舌。而聽我言。前此我愚而不慎。陷汝曹圈套。守禮自謹。以爲始亂終棄。於心爲歉。於禮爲悖。婚若。婦若。不虞一失足。遽成千古恨也。汝爲人婦。淫蕩無節。我昔窮。則僅玷余一人。迨襲爵貴顯。而汝淫放如故。污我家族。敗我譽聞。迫於無奈。始離遠汝。而所賄汝。數巨不貲。懷舊念昔。弗忍汝絕。所弗絕汝。以汝爲吾兒之母。汝縱不余恤。亦應一念汝兒。宜

爲之地。類汝所爲。汝子將何以爲人。余雖遠汝。而金錢之供給如故。予取予求。不汝疵瑕。冀汝懊悔改行。重圓骨肉。何期汝以我貴顯。足資要挾。酒暈下流。一以蕩檢無行。爲弋取金錢之資。愈放浪而愈沈溺。伊於胡底。不可救藥。孺子何辜。我難坐視。不予拯援。……言猶未畢。麗妮受冒怒甚。脫口而呼曰。鄧戡。汝勿肆口。盛氣以凌我。亦毋庸枉費機智。謀奪傑客。傑客已殤。不容汝更作劫兒詭計。鄧戡大駭曰。汝言。句。汝言。傑客。句。悲哽咽喉。語莫由繼。麗見狀。頗以鄧戡。受此一擊爲快。絨口斜睇。靜佇弗聲。鄧戡力自振作。詰曰。麗妮汝言懲耶。願明以告我。汝言突兀。似不可信。言時筋脈債張。齒震體顫。雙腿搖搖。不支軀幹之重。頽然坐一椅上。麗妮夷然曰。傑客被寒而殤。初無可異。昔者門窗洞開。忘閉。孺子冒寒。翌日遂死。鄧戡掙扎起立。踉蹌近麗妮。瞪眸深注伊顏容。曰。懲乎。語色至莊肅。麗妮毅然曰。甚怒。鄧戡捉臂力撼之曰。兒病胡不我告。而聽其殀殤。麗妮斂臂晒曰。告汝。告汝。我曷爲告汝。語及此。詘然遽止。鄧

戡無言。識伊衷懷。蓋樂於見其子之歿也。幾欲起撲伊人。搯殺之以洩忿。麗妮見狀。微震惕。兒病發一剎那而死。我曷由汝告。二人相視無言。有間。鄧戡盛額握拳。繞室疾走如狂。麗妮目逆而送之。默不一聲。以爲有所制勝。愉然自得。鄧戡蹀躞有間。不顧而語麗妮曰。麗妮。汝愆尤昭彰。敗德無行。負百宥而我不忍汝絕者。緣汝爲我兒傑客之母。今者天帝見憐。拔之出惡濁塵寰。置之天國。於我雖爲不幸。於兒未始非福。或則天帝憫我父子。一溺孽海。一困心刑。故藉是以解重圍而兩超拔之。鄧戡語時。初猶莊容厲色。已而有感。悲從中來。聲吻顫抖。麗妮漠不之動。反以厥狀爲可哂。時時欲笑。鄧戡隱識其情。厲色曰。麗妮。自今而後。我汝夫妻。怨深如海。墜歎無重拾之可期。麗妮。汝不自知。平日行止。戾罪干刑。官人匪不欲逮捕汝。以我憐汝。多方設法。從中爲汝解脫。汝得以倖逃法網。而今已矣。汝但離去我。不陸步間。拘入囹圄。必已官人將窮究汝以傑客之死因。從而別有所發。以結年來懸案。我不罪汝。

終無以逃罪。妮麗驚變色曰。鄧戡。爾雖愚。當不及此。首我於官。官人得我汝婚媾之情。傳聞遐邇。不礙汝前程乎。鄧戡哂曰。我奚不之省。一官瓢繫。何有於我。辭表瞬夕可遞。一旦返我初服。去貴顯而還淡泊。汝縱刁頑。欲要挾我而無從也。麗妮大駭。張眸苦視鄧戡。鄧戡容狀至堅決。麗妮甚恐。默忖年來所恃以爲要挾者。以其人貴顯。不願家醜外傳。故得爲所欲爲。一旦棄官。技無可施已。矧前此尙有一塊肉。繫渠懷抱。今者兒死。恩斷義絕。前途茫茫。鄧戡遽然撒手。將何以爲生。將何以免縲紲。念之惶戚。不覺內餒。徐徐後却。若慮鄧戡勢乘。辱而撻之。寃地避免然者。忽聞有微聲發自身後。近壁處曰。妮子蠢哉。聲細而近。如在耳際。麗妮幾欲失聲呼喚。而以聲吻似所習聞。未及張吻。其聲又廣續曰。蠢哉妮子。奈何遽言傑客歿。傑客而死。汝一敗塗地已。今猶有機。可一反汝前言。務即改口。言傑客未死。以緩衝而爲後圖。麗妮。汝苟不欲貧賤以死者。務聽我。慎勿張皇反顧。使其人省覺。語聲發時。麗妮甚憂懼。

目冉冉動。阿鄧哉。慮其有聞。幸其時鄧哉。方甚懷喪。低頭徘徊於室內。彼一方。漠然罔覺。麗妮釋然。沉吟有間。計有所得。改顏爲哀傷之容。哽咽而呼鄧哉。鄧哉問故。麗妮徐前。半跪在地。拱手垂眸。顧懇曰。爵主恕我欺誑。我以舐憤情深。不忍稚子離我提抱。故而誑言。謂兒妖癘。不虞言發。汝憂傷如狂。於心良覺弗忍。且省誑人父以所愛子妖癘。於德性亦是虧。傑客未殤。願爵主恕我誑謾之罪。鄧哉聆言。始則鄙夷。繼而心動。屏息靜聽。藉以察其言之真僞。麗妮狡黠。力作誠懇懷悔之容。鄧哉初疑其別有用意。以施其詐者。漸覺其言。不無可信。以世事凡百可說。人之生死不可說。伊不欲人奪傑客。妄稱已殤。言似近理。然則傑客固生存也。因詰曰。汝敢發誓。證傑客固未死乎。麗妮曰。誓之。語時目臉開闔。淚下潸然。鄧哉性慈。心大爲動。反躬自省。似伊人墮落。其初未始非己不善駕馭所致。年來懲於利祿。夙夜從公。授以隙罅。伊人不甘寂寞。洒暈下流。以有今日。於心轉覺歉惡。喟然嘆曰。傷哉汝。麗妮知有機可乘。

八
故故言曰。敢求爵主。勿更強奪我兒。我願悔改。自規於正。鄧哉曰。能如是乎。麗妮曰。願矢誠以踐我言。已而又曰。傷哉。貧窘爲墮落之母。我欲善撫吾兒。苦於貧窘。以致旬以致有今日。鄧哉省識伊人語意。自手夾出鈔幣一束。強顏微笑曰。今晨接汝郵函。卽備此以俟汝至。麗妮探手欲取。鄧哉斂手曰。須之。麗妮變色。鄧哉哂曰。勿憂。錢終屬汝。我予汝錢。以一面吾兒爲交換。四日以內。任汝擇定一日。於上午九鐘時。汝如攜傑客在海德公園廣場進口候我者。此錢卽屬之。麗妮滿口應承曰。汝予我錢。我如言攜兒候汝。又曰。星期三之晨何如。言既。攬鈔幣。囊之而去。麗妮比去。湯豹率旁通鄰室之幙而出。鄧哉前逐。執湯豹之手而語之曰。君聞伊人之言不。湯豹曰。盡聞之。鄧哉曰。君以其言爲何如。伊人善誑。言多難信。吾兒傑客。生邪。死邪。願君爲我一決之。湯豹詭笑曰。此惑易解。而况我輩。鄧哉驚喜曰。君欲爲我一爲偵察真僞乎。湯豹毅然曰。如承見委。不出二日。必有真確消息奉報。鄧哉嘆曰。願天相佑。

君爲我一明此惑。湯豹曰。上蒼相俯主。我必爲將好消息。至。我今猶未着手探訪其事。但據聞見。本我衷悃。敢必令郎生存而未死。言旣不欲聞鄂戡絮絮辭費。立予道別。鄂戡送之及客室之門。湯豹跨門闕。返顧揮手曰。公儘釋懷。凡百有我。語意至懇懇也。

(註一) 參閱樊案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集

(註二) 參閱樊案第六集白骨黃金卷三四「火鏡

湖」「愛之犧牲」各章

(註三) 參閱白骨黃金卷二「敗履少年」「酒色

局」「四金錢」各章——未完——留

(戲遊學科)

酒變四色

夢 洛

(一) 取火酒一杯。

(二) 將碱研成細末，投於杯中；酒即變成紅色。

(三) 將姜黃研成細末，投於杯中；酒即變成黃色。

(四) 將皂礬末投於杯中；酒即變成綠色。

(五) 將皂礬與五培子末，同投入杯中；酒即變成黑色。

Frederic Austin Ogg'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書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工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學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內容要目

第一編(五章)

世紀發達之來歷

第二編(十八章)

一五年来之農工

商業

第三編(十章)

與勞働

附錄(四)

年曆表

對照表

索引

表元首宰相

英屬非洲——非洲人與其土地之考察 秦亞光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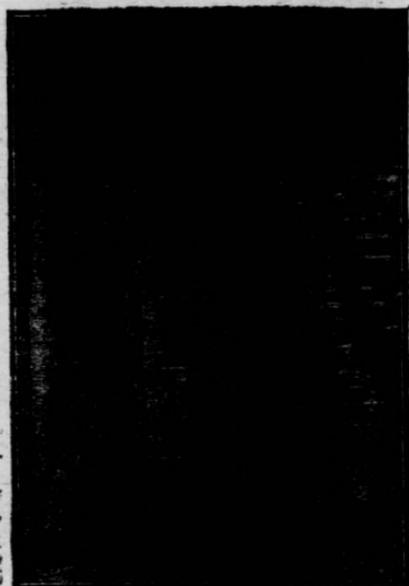
封面圖爲英屬非洲九卡(GeW-Gaw)族的小孩子。這一段裏面，我們就將英屬非洲的大概情形略說一點。

五十年前，我要提起非洲來，講述他的人民和風俗，那我也祇不過大半出之於想像，或者聽人捏造罷了。但到現在，許多傳記圖表，可以供給大家研究，因此我對於非洲的一切事情，確然不比以前那樣漠漠糊糊了。我幼年時很相信非洲是住黑人的地方，在那裏密層層的森林，獅象蛇蟒等那般走獸，一定到處都有；其實完全不然。現在我知道北非洲簡直可以說沒有黑人的蹤跡，倒是阿拉伯人，柏柏人，或是赫族(Hamites)居多數。有些人

早就侵入中非，或西非洲。英埃蘇丹(Anglo-Egyptian Sudan)的北部，不過是英人勢力的北非之一部分；埃及呢，完全不在其內的。阿拉伯部的蘇丹，人煙稀少，地土瘦瘠，僅爲回教徒所居；靠駱駝的輸運，得以渡過沙漠地，水草不生的西蘇丹。炙熱的風，吹起時，飛沙走石，所以一般旅行的人，都戴着面罩，喫也不喫，喝也不喝，竟天到晚在沙漠裏趕路。

大概說起來，英埃蘇丹，除去達富耳高原，高可八千呎以外，其餘的地方，都卑窪的。尼羅河河流，每一哩，平均可以說低七吋。最可奇異的：廣大池沼似的南部的區域，產有密層層一球一球的浮菜，叫做塞德(sudd)因此那

村婦做針線



這婦人頭上的首飾，永年累月不墜下來。她所穿的圍裙，由她自己紡織而成，染着藍靛，或品紅的顏色。眉心裏的白墨，是她已向佛前進過香的記號。

地的交通，很不便利。英屬蘇丹，雖則有種種無利益的地方，然而比起法屬蘇丹來，終究還是個富庶的地方。他有大大的草原，西去巴勒加紮爾，流經其地；東去好好的田地，阿比西尼亞高原，二千五百哩之水道，儘可供人民往

難困的親母做



在奈機
亞地方，
唐了雙生
子，就是降
屬的預兆。
一定要把
小孩弄死，
再把母親
驅逐出境。

病療筒藥



。行盛很方地洲非，法方病治種遺

還，按時經營工作。鐵道直可東抵紅海，西自達富耳，貫埃及北上，以達地中海。可惜人煙稀少，以致不能將棉花，糖業，鐵產，其他熱帶出產品，暢銷於國外。

人民因山河阻隔，老死不相往來，以保存他們自己的種族。除去少數的人，講阿拉伯或努比亞方言外。大都保守他們各族自己的語言。努比亞人在紀元前一千六百年，曾經組織卑惹努比亞帝國 (The Beja Nubian Kingdom)，堪與埃及相拮抗；而且比埃及國運，還享得長久。做過愛西屋皮亞人基督教的都會。後來直至十三世紀中，赫查茲阿拉伯人，從紅海岸進來，把牠滅了；但是基督教徒還能支持他們的勢力二三百年。那時努比亞人重建國於差德湖上，但是又被回教徒起來打敗。阿拉伯人把他們當做奴隸看待，從此不學無術的努比亞人，日漸退化，永遠不能再做出人頭地的事業。後來他們雖是漸漸地恢復他們的自由，但是他們奴隸的思想，牢不可破，仍舊做不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業來！

徒手打造的泥牆



城牆和大家庭的住屋的牆壁，總是從底基漸漸地薄上去，薄到絕頂。但是這種房屋的泥牆，却是上下一樣厚。這種笨拙立亞人完全用手來塗泥，粉刷，不靠工具，所以泥牆的形式，不能十分整齊。

本來的黑人，倒集居於白尼羅河到維多利亞尼亞（Victoria Nyanza）一帶，有阿拉伯人爲之主導，以建立基督教王國。國中風俗：男子與童女，時常一絲不掛的；就是婦人也不過把下半身遮着，已經算數了。向西去

波爾奴製樂者



圖中是個驅泊的黑人，同打鼓的人，一路吹打，一路討好他們同族的人。這類樂器，他們自己都能製造。

就是巴勒加紮爾中流的地方，有紅皮膚的蓬哥族，和近鄰密屠族（Mitsas）贊兌族（Zande）以及克勒支族（Kere）雜居一處。蓬哥人多數爲鐵匠和農夫。圓錐體的茅屋，屋頂覆以草臺，防備竊賊所用。環繞屋子的四周，是儲藏米穀的倉間，離地五六尺，底下有木椿支撐着，防耗子及螞蟻來侵食。

尼羅河上游盡絕處，把蘇丹和烏干達劃一個界限。烏干達東去，就是路德福湖和宿讎棧色皮膚的加拉族接壤。講起風景天越來，烏干達比蘇丹勝一些。在那裏，找不到二種不同的矮人，高加索種的班圖族，和尼羅河畔黑人種的瑪賽人，盧溫佐里的冰天雪地，挨爾克峯（Mt. Elgon）的噴口，安奉比洛（Mt. Umfumbiro）的狂怒欲奔的石筍，和莊嚴矗立的峭壁，從赤道蜿蜒曲折，岡巒起伏，抵溫帶而及北極。植棉的方法，還未輸入烏干達以前，班圖人著樹皮，喫香蕉，製瓦器，比起旁的紅種黑人族，已經好算進化的快了。巴干達人（The Baganda）

奈遜河中流之北，是努拍人所住的地方。他們很聰明，會造出這
樣的茅屋來。有泥打的牆，也有走廊。裏面再有泥編分做幾小房，以



努拍人的茅屋

便全家人住宿。

（系出班圖族）盛行一種風俗，把活人捉來，灌以毒酖，

小說世界

英屬非洲——非洲人與其土地之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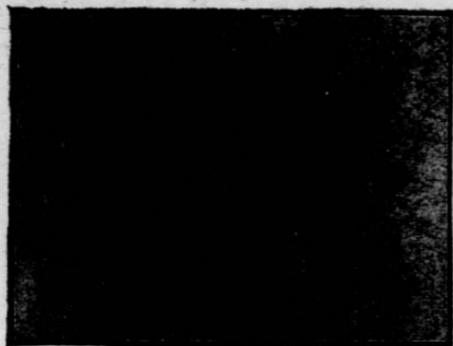
弄死了他，免掉他反過來謀害自己。他們還有一種迷信，身上帶了一種獸角，自以為可以把戰神和獵神，闖在裏面了。巴希瑪人呢，（The Bahima）（系出赫族）仍舊有奉獅為他們死去的酋長的精靈，並且他們的祭司，仍舊住在聖林裏，備作大貓來攫食。（一種祭典）在非洲通行一種巫術，他們以無罪者入水不溺，蹈火不傷，飲毒不死等話，欺人惑衆；可是聰明的人，却早就識破了！

與東蘇丹接壤的，是英領東非洲，現改名為墾殖殖民地。全地中最好的地方，是赤道的高原地，白人很適於在那裏生活。有草，有水，也有象，河馬，水牛，獅，本洲羚羊，（eland）鹿，豹，及駝鳥之類。土人的孩子，都以游牧為生活；惟十六歲後，則改充軍人，以備與敵人爭戰。他們平常喜歡身上披着獅子皮，腿上圍着猴兒尾巴，頭上戴着鴨鳥羽毛的帽兒，成羣結隊的出去打獵。

索馬利人所住的地方，叫做索馬利蘭；全地分做法屬，意屬，和英屬的幾個部分。索馬利人種，是很智慧的他

們會助法人在本地築鐵道有功，也有人證明他們是很勇敢忠誠和可靠的民族；可惜這地土，不是沙漠，就是石塊地，出產祇有皮革，生皮，和格喜（Ghee）（濾清的牛油）。人口也祇有三十萬。

童子皈依佛教的裝束



這裝束同封面上的一樣。不過這是側面圖，頭頂上留着一束頭髮，以便戴帽兒。

穿着全副鎧甲的俠士



圖上的人的裝束，好多的北奈傑立亞人都是這樣。倒像像中世紀時代的十字軍呢。

坦干伊喀領土之南，土人都是班圖族之分支，而特出的咀魯人，組織軍隊，尚武的精神，與其餘的，大不相同。他們的會長，曾派人到好望角去學習白人所訓練的戰

術，回來整頓國務。於是把柔弱的鄰族撲滅，真是威震一方，從維多利亞安雜，到巴蘇陀蘭呢！現在巴蘇陀蘭，變做英國人的保護國了，他的四周，完全被南非洲同盟國包圍着，經過外人欺侮壓迫之後，有些人退避到喀拉哈黎去了。在那裏的人，是黃色短小精悍的游牧，獵人，或矢人。他們自以為得到了獵場，儘不妨以打獵，游牧，爲生活。他們從寸半長的毛蟲肚腸裏，抽出毒液來，鍍在箭頭上：用這種箭射人，或獅，都能致命。他們平日利用油炒白蠟的卵，當做飯食；還把駝鳥蛋殼，當做水桶用。用一種奇



怪的打水機，從沙地裏打起水來喝。他們會做醉迷人的蜜酒，高興的時候，還要跳舞聚餐，真是歡天喜地呢。土人所穿的衣服，是絕薄的皮板，睡覺起來，就當牠做絨氈用。他們的體魄，很是強健，但是身軀異常的肥胖，因此他們便在身上刺各種花文，更見得奇怪。有時他們模仿猛獸的狀態時，使人辨不出真假來。

南迪人，(The Nandi) 忒坎拿人，(The Turkana) 蘇克人，(The Suk) 和其餘的游牧的民族，是在東非洲。



麻姑

纖纖麻姑爪。瑩潔美如玉。

後漢王方平降蔡經家。召麻姑至。年十八。九姿態秀麗。謂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滄海三為桑田。今海水復清。淺於往昔。經見麻姑手爪。瑩潔似玉。念曰。得此爪。爬背當佳。方平已知。即藏經背曰。麻姑仙女也。汝大不敬。因與宴飲。昇天而去。蔡經非不自知失禮。特見彼纖手可愛。遂爾忘形。君子且然。況俗人乎。自社交公開之風興。而男女晤會之機。廣。美手之引人愛慕。尤甚於後漢之時。處此時勢。更安可不用。蔻丹修指。以增手之天然美麗哉。



蔻丹 去指膜水

蔻丹修指品種類甚多。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宜為試用起見。特備精美小盒。內盛蔻丹修指品數枚。請將此券連郵票寄美。即奉。上。不。誤。

姓名 _____ 小 6
 詳細住址 _____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
 蔻丹樣品小盒寄下
 一個為盼。上海郵
 局第五零九號信箱
 囑厘洋行轉交。蔻丹
 修指用品公司台鑒。
 此盒係由上海寄奉。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
 司製造。上海四川路
 囑厘洋行總經理。天
 津德大法路美利洋
 行。漢口代表俄界老
 巴公房藥局。

火



起八

因爲在靜夜，輕微的爆裂聲，已經把伊從夢中驚醒了。伊突然開眼，靠右的牆壁滿擁着暗紅的火；長方形的磚塊一塊塊地落下來，發出雜亂洪大的聲音；焦灼而昏熱的烟味，使伊的鼻官幾乎不能呼吸。

伊完全不曉得怎麼辦。惺忪的眼，無思慮地對着融融的火，作驚愕之注視。這火，是狂放的樣子，絕不原諒他，儘管對着伊臥床奔來；伊身體感着烟味的灼熱與閉室。伊忽然想到這是可怕的火燒；悲哀與恐懼摧伊披

着衣裳爬下床來。乾澀的呼號就同時發出。

伊已是五十餘歲的人了；不再有搬搶箱子等重具的能力，又沒有子媳……

現在火勢是猛烈了。迷惘中的伊，哭喊着開出門去，寒夜的風，絕無顧戀地撲上來，使伊不停地顫。伊踉蹌地衝逆着風向西跑過去。

伊的兩間房屋是孤零零地立在這鄉村的最東頭，向西數十步——中間隔着一片荒場——的一个人家，

是伊最近的鄰居了。他們有許多壯健而有力的男子，很可以做這孤獨的老婦人的幫手。

伊乾枯而無力的拳頭在敲伊隣家的門了，敲而至於酸疲，於是用着肩頭來撞，逼夾着慘烈的哭喊。但是這門是依舊堅挺地關着。牠是沒知覺沒靈性沒……的木質東西啊！怎會憐憫伊的災難而自己開放呢！

伊無力再敲再撞再哭喊了。伊呻吟地望着伊的房屋，滾白的烟帶着暗紅的火光從已經被繞穿的屋頂裏一團團地擁出來，給西風一吹，鼻鼻地捲着向東面荒野裏去。

一縷悲憤而暴怒的氣，從心頭擁起來，幾乎沖破伊的腦門。無情的風，趁伊忽然昏亂，就把伊吹倒在伊隣家的門首。

雜亂而煩燥的鑼聲在四野裏起了。接着就有幾處

救火隊從遠近村鎮上來，每一條路上，都有輝宕不定的燈光與喧譁。

西風括得越加利害了。伊鄰家的後門首，立着許多壯健而有力的男子，箱籠檯棧一切家具，雜亂地堆在後門口。他們遙望着這風狂的火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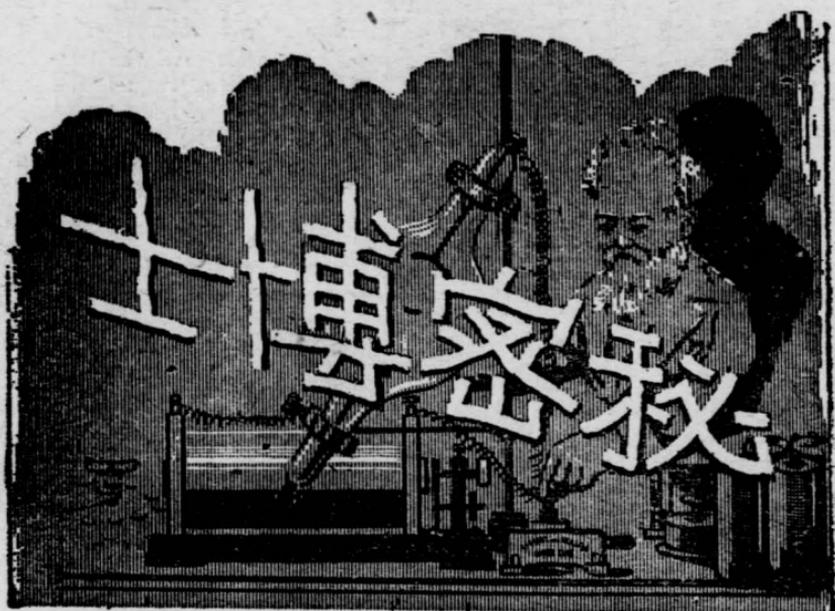
「三哥，你看這火多利害啊！幾條水龍射上去，還不見熄滅。」一個問的様子。

「哦，」一個微歎着，「所好是西風，否則……」

「然而也幸有這老婆子的知照，吾們方得從容搬運到這裏，現在大約不要緊了。」那被稱三哥的正經地說，「這老婆子不曉得還在吾們門首……」

「三哥呀，」又一個又出來，「吾們搬進去罷，立在這裏什麼，真個要看牠燒完麼？」

(完)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第一篇 人造衆生

這位是克登跋博士麼……不是的。我是哈耿肅博士……很好。我記起來了。你正是我要拜訪的人。我名叫陸開。現在紐約晨嘯報當記者。我們主筆打聽得博士新近正有了科學上重要的發明。特地派我來領教領教。哈博士道。原來如此。那末。陸君。你來是歡迎之至。我這個頑意兒。雖還沒有完全成功。但我可以說句放肆的話。總可算做本世紀中獨一無二的大發明了。單就賺錢一方面講。他就能抵償這次歐洲大戰中一切的損失。陸開道。可以的麼。據說博士所發明的。是人造衆生的秘密啊。哈博士道。是的。不過你還沒有曉得這個發明的價值。現在且讓我來把法子說給你聽。然後再解釋這頑意兒怎會是

一條生財大道。哈博士說完這話，便把陸開領到屋子的一隅。陸開見那裏陳列着一排試驗管。又聽見哈博士得意洋洋的說道：陸君，你瞧，這些就是我的億萬財產。陸開聽說，心中不免覺得

從未見過的東西。哈博士好像在講堂上教授般的演說。這瓶裏的東西，是一個剛從死狗肚裏取出來的卵巢。現在還活着，並且還能繼續生長。你要知道，凡是動物死了，他內部的器官，却

失望。祇對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試驗管。隨便瞟了一眼。哈博士見他這樣，心中明白，便帶笑道：開君，請少安毋躁。哪個小管子上的標籤，是第一星期。那個較大些的，是第二星期……這



。管驗試排一着列陳裏那見開陸

還能活上幾個鐘頭。方纔完全停止生命。你祇看一隻小公牛宰了之後，若是把他的心立刻剝出來，浸在不凝結的血之溶化物中，他還能跳上幾天呢。這些管子裏的液體，正是我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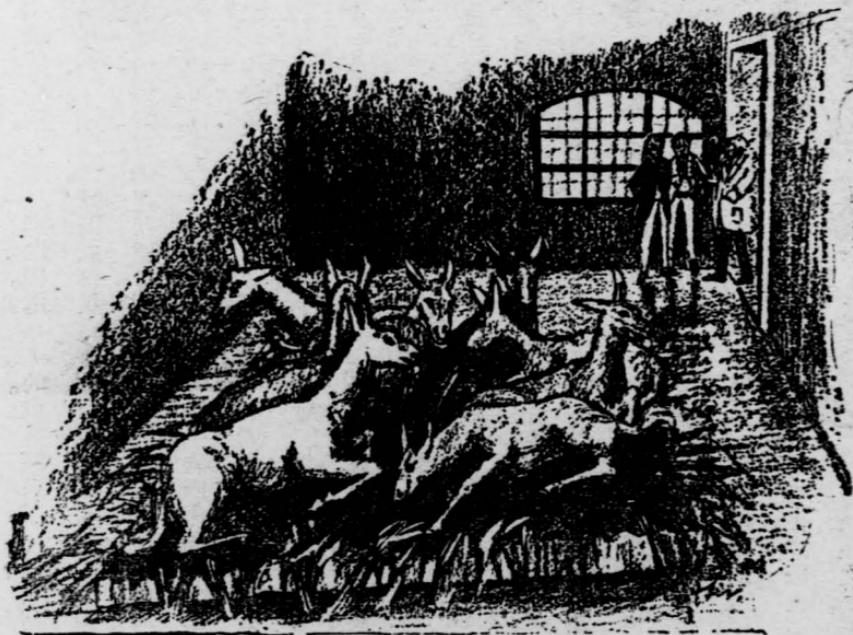
樣順序下去。星期越後，管子越大——不錯，你還沒懂得這些手續呢。待我來從頭講給你聽。哈博士便取了一隻大口瓶，瓶裏裝着一種綠色的液體。液體面上，浮着一件

特別鍊就的，不論甚麼活的器管浸進去，定可保持他永遠活着。哈博士頓了一頓，再道：你瞧這浮在瓶裏的卵巢，却包含着無數的卵子——也就是科學家所說的細卵

胞——只要一經成熟。再加孕育合法。九個星期之後。這無數的卵子。個個都可長成小狗了。陸開道。祇需九個星期麼。哈博士道。是的。牛和人類的妊娠期。總在九個月到十個月之間。至於狗是祇消九個星期。你再瞧這第一個管子裏。裝着我鍊就的液體。當中浸了一個成熟的卵子。再加進一些雄狗的精子。——其實一個精子。已足夠卵子的孕育了。我因為格外道地起見。便多加了幾個。陸開道。這樣說來。這些管子裏。都要產生出許多小狗來了麼。哈博士道。這個自然。我方纔所說的。是指着這第一排管子而言。那第二排是小貓。那邊一排是非洲的珠雞。再有那第四排。却是老鼠的胎子。陸開道。老鼠本已很多。再要這些人造老鼠。究有何用。再則貓呀狗呀。也是滿坑滿谷的東西啊。哈博士道。這個不過爲着試驗之用罷了。你且看這老鼠的胎子。一步步發育的程序。最初是使他的精子和細胞結合在一起。放入另一管中。他便漸長漸大。又重新分裂出兩個新細胞來。再有那邊管子裏

的。就是經過了一個星期的狗胎。我若拿一個也經過一個星期的貓胞。放在他旁邊。你能瞧得出他們的異點麼。本來除非是這一道。的專家。誰能說出這經過一個星期的胎子。將來會變成狗馬雞。甚致於一個小孩子呢。陸開高聲問道。你以爲五官百骸的小孩子。也能像製造小狗一般容易的造成麼。哈博士道。據我看來。製造小孩子。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製造的手續。都一般無二。不過祇有妊娠期各有不同。小孩子長成。須九個月。或十個月。狗却祇須九個星期罷了。陸開聽到這裏。自言自語道。人滿之患。現在已鬧得沸反盈天了。若是這話果確。豈不要人頭上站人麼。再則若要子女繞膝。也不是絕對的難事。也不必用這種方法啊。哈博士道。高見固然不錯。但我以爲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多造些人出來。也未嘗沒有用處。就如法國。現在便很需要許多小孩子。抵補那死在大戰中兵士的損失。陸開仍高聲道。是的。我這纔明白。但你發明了這人造衆生之後。怎見得就是生財大道呢。我想狗

雞牛貓。以及小孩子。都是上帝自由給予人們的恩物。那末誰會來花錢拜託你用人工製造呢。這當兒。室門上有叩門的聲音。哈博士高喚道。請進來罷。室門隨即開了。走進來一人。這人名叫列昂司。是一個販賣牛馬的商人。他跨進門來。便道。博士。你可好。你前天答應我的六匹馬。如今怎麼樣了。哈博士答道。我已替你預備妥當了。昨天我纔把他們從瓶中取出。現在正



果有八匹毛色美麗。活潑的小馬。

飼養在馬房裏。你可打這裏走過去。看他們一看。哈博士說着。便領着列昂司和陸開。走到旁邊一間馬房裏。果有八匹毛色美麗。活潑的小馬。躺在草堆上的匣子中。列昂司見了。與沖的道。博士。這馬真個健壯美麗極了。講明的五萬元。明天我一定把支票送過來。現在我先回去料理一番。隨即派人來取。列昂司去了之後。哈博士對陸開道。陸君。現在

你總該懂得我所說的生財大道了罷。陸開道。不瞞你老先生說。我還是有點不明白。平常的馬。何嘗不會生殖。爲何要在這玻璃瓶裏培養呢。哈博士道。平常的馬。一年當中。祇能生殖一次。其實雌馬卵巢裏藏着的細卵胞。何止千萬。若祇一年一胎。其餘的不是都耗廢了麼。現在我買來一對馬。便採取他們的精子和細卵胎。浸在我這特鍊的液體之中。可以隨心所欲。要幾匹。就有幾匹。一年中的生產額。簡直可以抵上四百匹馬。十年百年的生產。陸



便從旁邊鐵籠裏。弄出一隻怪物來。

開道。一切的費用怎樣呢。哈博士道。講到費用。或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大。我這特鍊的液體。不過隨便從那家屠宰場裏。搜羅些零碎東西來。煮成一種濃厚的肉羹罷了。這肉羹煮得越多。越是合算。照現在的行情計算。我若造出皮革來。又是一樁賺錢的好買賣。陸開道。不由得驚訝說。造皮革麼。哈博士道。是的。你總該曉得尚未出世的小牛皮。是何等名貴。又是何等的有用。但是我在這小小的試驗室中。便可以

造出大宗的尚未出世的小牛皮。賺取巨數的利益。不祇是這一樣。便是水獺銀鼠水豹等等產生上好毛皮的動物。我祇消用一對老種。也可以在幾年以內。賺上千百萬的淨利啊。說到這裏。略為停了一下。再笑嘻嘻的道。其實我並不希望因此賺錢。不過因為這種科學上的發明。很有興趣。便加以試驗試驗罷了。我再給一樣更加希奇的東西你瞧。這東西我暫且替他起了個名字。叫做狗頭貓。你看對是不對。說着。便從旁邊鐵絲籠裏。牽出一隻怪物來。看去分明是狗的頭。貓的身段和腳爪。哈博士用手撫摩着他。他祇是拱起脊背。好似很快樂的。哈博士再解釋道。這隻怪物。是介於貓狗之間的一種生物。用我這人造衆生的方法。凡是世界上的動物。倘有兩種形態和構造。都差仿不多。我便能不費多事。造出一種介於這兩種之間的新的動物來。就如這隻狗頭貓。是把雌狗的細卵胞。和大雄貓的精子結合成功的。大凡一種動物。自有他的高強的特質。我們不妨分別採取他們的特質。結合在一

起。造成一種完全特質的動物。狗的頭。本比貓的來得高強。貓的身體。又比狗的來得高強。因而我便造成這種狗頭貓。哈博士把話說完。便把這狗頭貓收進原籠。又走到一張桌子前。這桌上也排列着許多大小不同的試驗管和玻璃瓶。他接着又道。這當中收留的。都是各色的雜種。也可以說是我的戰利品。因為別種東西。成敗沒有一定的把握。惟有這雜種的試驗。居然給了我空前的成功。並且除掉這方法。簡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奏效。譬如那邊就是一隻鼠與豬的雜種。不過這還是一部份的成功。我曾經試驗過好幾次。想把狗或其他四足獸。拿來與鷄合交。結果那細卵胞和精子。雖似已結合。生長了一些。但畢竟沒有完全的成功。可是我並不因此灰心。再作狗與蛤蜊。貓與玫瑰花合交的試驗。陸開聽到這最後的一句話。不禁大說道。玫瑰花麼。一朵花也有合交的性麼。這個我到不曉得。哈博士道。怎會沒有呢。差不多各種花朵。都有雌雄的器官。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兩性植物。你祇瞧我

玫瑰花裏黃色的粉。就是雄器官了。我曾拿他和貓的細卵胞合交。又把貓的精子。和玫瑰花的細卵胞合交。可惜都沒有絲毫的效驗。陸開道。縱然有了玫瑰花與貓的雜種。又有何用呢。哈博士道。這到難說。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便是有了這種合交的方法。對於人類。或許會貢獻些極有價值的動物植物或動植物。我自己便很希望造成一種植物。可以代替穀麥山薯之類。再造成一種動物。比較現有各種家畜。再要有用。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馬會像牛那樣生奶。像羊那樣生毛。像鷄那樣生蛋。又可當作豬肉喫。農人若是有了這麼一匹馬。不是便可省去不少的精神時間和金錢了麼。總而言之。這種子固然要有經年累月的研究和試驗。纔能有達到目的的一天。但祇消交合適當。選種謹慎。便已有無窮的希望。陸君。這種妙法。不是很值得試驗麼。陸開道。是的。果然值得。多謝博士。鄙人此來。拜賜了不少奇聞異事。明天敝報上。也有了頭等的新聞資料。實在榮幸非常。打擾已久。現在要告辭了。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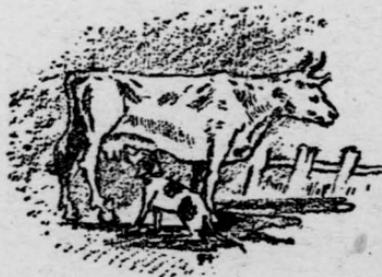
博士道。且慢。我的廐房中。更有新奇的東西給你瞧。你不是還沒看見我的牛麼。陸開道。看了看表。見時候已是不早。本想就走。又想哈博士情意殷殷。却之未免不恭。便道。那末很好。便請領我前去看罷。哈博士忽而歉然的說道。我的牛並不多。而且也並不好。不過既毫無疾病。便和那頭等的好種。我能同樣的利用。可是因而省下的錢。着實不少。陸開聽了這幾句話。有些不明白。便道。這個我可不懂了。我以為你所養的牛。總該無有不好的。哈博士道。一些不錯。你要知道造成他們的細卵胞和精子。都是我從歐美各國頭等好貨中取來的。不過卵子在試驗管裏孕育完成之後。把他放進牛身子裏去。結果便能從壞牛身上。產生出好牛來。你瞧這裏一頭雌牛。要值一萬塊錢。可是生產他的牛。我祇花了五十塊錢買來的。陸開道。這頭牛的質地。和他本來的母牛。是不是同樣良好呢。哈博士道。自然是同樣良好。因為卵子一經受胎之後。小牛的質地。便已定局。至於後來營養他的牛質地的好壞。是和他

不生影響的。譬如我們把牛肉給馬喫。馬終不會變成牛啊。你若要證明這話。祇須朝隔壁牛棚中瞧去。定可再瞧

但是狗是喫肉的。怎能在喫草的牛肚裏生長呢。哈博士道。這有何妨。狗可以喫牛的奶生長啊。但我當時也有一

見一隻母牛和他產生的幼輩。陸開伸長了頸子。看了好久。說道。那裏並沒有小牛。祇有一隻小狗。哈博士道。這就是了。老實對你說罷。這隻小狗。原是真正的聖保納種。可是產生他出來的。却正是這隻母牛。陸開道。這怎麼辦得到呢。哈博士道。你聽我說呀。這隻小狗。不過借住在這母牛的肚裏。營養一番。至於他的真血統。却是聖保納狗。原來我取了聖保納狗的卵子。放在試驗管裏。等他孕育之後。再放進這母牛的肚裏去。再從這母牛的肚裏生產出來。概括說一句。

這小狗的確是狗種。但是由牛肚裏生產出來的。陸開道。



祇有一隻小狗

聽他身體的各部份。都比尋常的孩子。來得完美。我說到

樁很耽心事的事。便是兩下裏妊娠期的不同。小牛在母牛肚裏。須經過九個月。小狗却祇須九個星期。幸而後來過了九個星期。小狗居然出世。於是這問題便自行解決了。陸君。你可隨我到屋子裏去。我可把關於這方面最近試驗的結果。給你看看。哈博士一壁說着。一壁走進一間起居室。把一隻搖籃上的紗帳輕輕掀開。陸開忙定睛瞧看。見當中睡着一個生產剛有三星期的女孩子。不由得大喫一驚。哈博士隨卽道。這個女孩子。是從我的牛肚裏生產出來的。你

這裏却有一段歷史。要聯帶的說出來。原來我沒有子女。很想承繼一個孩子過來。但這孩子不論是男是女。必須要非常完美。纔稱我的心意。因此我便出遊歐美二洲。留心物色。後來竟被我尋到一個才華蓋世。壯健無比的美男子。他正是這小孩子的父親。至於他的母親。也是一個美麗的好種。他們兩下裏。一在歐洲。

一在美洲。原始終未曾見過面。却是由我採取他們的細胞和精子。先在我的試驗管中結合成胎。再寄養在牛肚裏去。結果便生產出這個小孩子來了。由小推大。由大證小。他將來長大成人之後。一定會成爲才媛淑女。陸君。



三星期大的女孩子。由不得大喫一驚。

是呀。目下的優生問題。我是已經解決了。我祇須精選優美的男女。做父體母體。便可製造出千千萬萬優美的兒童來。不出幾年工夫。我們人類。就可改善。再過幾代。恐怕連自己（指人類而言）也不認識自己咧。

著者按。本篇云云。並非空中樓閣。故作小說家言。實爲數年後可以成功之事實。蓋今日已有科學家。能令下等動物之卵子受胎。且營養於玻璃瓶中。然則卽以此法行之高等動物。爲期當亦不遠矣。

（第一篇完）

社交

遊戲

猜物丹書



預備：公正人一位。紙和鉛筆。雜物（不論什麼。如鐘表筒匣等）多件。隨意擇物品幾件。陳列桌上。物上均編號碼。再將號碼錄在紙上。然後使一般預會者。各人認定一物。或用眼觀察。或用手撫摩。憑各人智力。猜物之大小性質。容量。重量。年紀……猜定後。照紙上各物號碼錄下。譬如一瓦瓶上之號碼為六。則猜此瓶者。即就紙上第六號下記錄。各物完全猜好後。由公正人忠誠評判。成績最好者得獎。

舉例

- (一) 玻璃瓶中的豆有幾許？
 - (二) 皮球的圓徑有若干長？
 - (三) 竹竿的高度？
 - (四) 橘中有核幾粒？
 - (五) 罐中貯水的重量？
 - (六) 貓的年紀？
 - (七) 這照像（照像必須古今名人）是何人，生於何時，沒於何時，一生的事業簡單說明？
 - (八) 反擺郵票的名字？
 - (九) 地圖上何幾處負着恥辱？
 - (十) 這皮鞋已着幾許歲月？
- 按此類遊戲。在學校中或家庭中。倘每日能舉行一次。各人之偵探能力。判斷能力。史地……種種智力。當有無限之進步。

湘行一瞥

蔣用宏

十二月四日，予因事之湘，歷株洲，湘潭，長沙，三處。飛鴻一瞥，雪泥留爪；去回行程，計僅五日耳。

四日清晨七句半鐘，赴站購票。站離萍城之大西門，僅數百武。八時零五分，由安源開來之車駛到，即忽忽登車。嗚笛展輪時，朝陽方穿霧而出，直照田野，作金銀燦爛之色。憑窗遠眺，橘樹叢布山麓，綠互不絕；向後急奔，如在銀幕之上；間有未採之橘，點點若紅珠，綠紅穿插，輝映有致；刺入眼簾，頗覺清快；雖值隆冬，幾疑置身於陽春之景。車行七八分鐘，過水口，有炭廠甚夥。八點五十分，抵峽山口。購橘數枚，剝而啖之，清新可口，沁人心脾。離車站五里，有湘東市，依稀可睹；羣山環抱，農田阡陌，橘樹成林，青葱

可愛；中有小河，上築鐵橋，甚狹；旁無鐵欄。聞數年前，車方行經其上，橋忽折斷下陷，淹斃乘客無算。又嘗被大水沖沒一次。九點二十分，停於老關，湘、贛分界於此。舊築有小城，現已就敝；四面駐有重兵，而居民則寥寥無幾。車停俄頃，旋即開行；一出關口，即隸屬湘省。沿途景物，頓呈衰暮之象：山野槁禿，墟落荒涼，令人有不快之感；迥非老關以東之景况矣。九點五十分抵醴陵，有多數軍隊上車，頓覺喧囂萬狀，甚形擁擠。是處爲湘東重要縣治，十載以還，連年烽火，兵燹頻仍，精華已盡，僅餘劫灰；近加以蕭牆起釁，煮豆燃萁；又當其衝，更不堪命；聞居民遷徙一空，幾靡有孑遺矣。車停約二十分，由株洲開來之客車駛到，始展輪

開行，過一長橋，與在峽山口者相埒。探首外矚：長河如帶，河鳥翻翻；雲那煙景，稍縱即逝。十點三十分到板杉鋪；十一點到姚家壩；十一點三十分到白關鋪；均係小站，稍停即開。間有小販兜售熱茶及茶蛋等物，塵埃滿布，頗不清潔。車抵株洲，日已過午。其北尚有粵漢鐵路之株洲車站。兩站對峙，相距約二三里。維時，長沙開來之客車，已經駛到粵漢站，隱約在望。下車後，本擬即上小火輪，逕詣湘潭；因別有瑣事，須逗留一日；乃寓於站旁某客棧內，棧陋甚，每飯需錢二百四十，不以日計。飯後出遊，聞汽笛鳴鳴，火車已開行矣。車站附近，多係飯鋪及雜貨肆，數約百十。過一小橋，有正街一，頗寬闊；屋亦高敞，顧貿易不盛，甚形蕭索。一出街口，即為村莊；曲徑一道，窄如羊腸；茂林遍野，頗覺清幽；而土車轆轤，亦不感寥寂。車站對向里許，有漢冶萍公司萍煤轉運處，積煤遍地；上下起伏，儼若培塿；誠壯觀也。回棧時，晚餐已陳。——株洲白菜，素膾炙人口；今進我一簋，頗覺清脆。飯罷，店主人餉我苦茗一杯，並蒸火於

爐，圍坐傾談。予叩以本境風土人情，彼拊掌而答，瑣細靡遺；並嘆頻年兵革相尋；近又發生戰事，供給軍餉，苦不堪命，憤慨之情，溢於言表。至於某年軍役，劫掠一空；某歲大戰，焚毀殆盡；尤頻蹙其眉，感慨系之。晚間，房中燃一無罩煤燈，閃爍不定；而煙煤迷漫，呼吸為窒。急息燈登榻，擁衾而臥；顧輾轉反側，久不成寐；而天忽又降雨，浙瀝不已。客窗聽雨，悶緒填心；亟攬衫加身，明燭作書。瞥見白壁壁上，翰墨淋漓。以燭就前讀之，皆為詩詞；或寫離情，或述壯志；有軍人之手筆，有童子之墨迹；縱橫揮毫，滿目琳琅；而文詞大都鄙俚，不禁啞然失笑。有詩兩首，辭尚修雅，而審其字跡，一則蒼勁豪放；一則整潔韶秀；頗動眼簾；想係失意騷人，無聊墨客所作，其一云：

關山遙隔路茫茫

旅况蕭條欲斷腸

蚤報歸期今已誤

奈何天裏過重陽

其二云：

無情最是五更雞

催促行裝着意囑

多分牽衣留不得

漫天風雨更淒淒

詩后有小子一行：「雖是生離，究非死別；丈夫志在四方，又必何淒淒？」書法甚稚，私付必係童子手筆；語雖不多，而其豪壯之氣，較題詩者，勝一籌矣，不覺欣然色喜，復上牀就臥。不一刻，便酣遊睡鄉矣！

五日侵晨，赴江岸閒眺：千帆橫列，炊煙騰繞；而貨物上下，尤點綴有致；雖朔風沿岸狂吹，膚凍若裂，尙馳目留連，不欲遽返也。午餐後，上開往湘潭之小火輪。予上船較早，乘客尙少。船凡兩層：上爲統艙，下爲房艙；下層空氣惡劣，轉不若上層之佳；雖有等別，而取價則一。船票每張五百文，聞前僅四百，因近受戰事影響，不得不加增耳。株萍車到時，乘客蜂擁而來；霎那之間，座已填滿。開輪後，江風颯颯，撲面如刺；而千帆上下，隨波起落；火輪穿帆而過，濃煙縷縷；水上鷓鴣白鳥，沿岸翻飛；兔起鶻落，出沒飄忽；極自然之樂趣。船上可隨意開飯，每餐二百四十，頗不潔。有以長管水煙兜人吸者，尤可厭。艙中有謳歌賣藝者，銅琶

鐵板，高唱大江東去；僕僕長途，亦頗解寂寞。中途停輪數次，有少許乘客上下；船不近岸，搭客係以小划船開至江心，俟輪船駛近，急作手語，即可停輪。船行未久，有軍人十餘，急欲乘船，頻放數鎗達意。炮彈掠船而近，呼呼作聲。乘客不明真相，惶恐萬狀；船亦停駛。待軍人上船後，始悉原委；然亦飽受虛驚矣。三時有半，抵易俗河，離湘潭約十五里，搭客上下頗多。聞糧食貿易，此處尙爲繁盛。船離易俗河，即行收票，嘈雜特甚；因乘客多不購票，而鄉人又每以三四百文塞責，多以囊無餘錢爲對。收票者甚形棘手。四時零五分，停泊湘潭。匆匆登岸，驅車直往十六總巷內生和旅館。晚間，到三育社閱報。十時始歸。就寢時，覺牀身起落，搖撼不定，一如置身舟中；殆即物理學所謂「慣性」者歟。

六日進畢早膳，即出外作竟日遊。湘潭有長街二：一爲正街，一爲河街；兩街並列，統命名曰「總」；正街爲某總，河街亦爲某總，照巷口橫斷而定。從八總起至十八總

爲止。聞尙有一總至七總，在株洲以南之淥口鎮，相隔百里，不省其故。十四總至十八總正街，甚爲熱鬧。九、十總河街，多藥材行；十五總至十八總河街，多糧食棉花行。聞糧

食貿易，多匯中於此；營業之盛，長沙亦不能望其項背。八總以上，入通濟門，卽爲縣城，中有長街，橫貫南北；然甚蕭條。有一圖書館，藏書既不豐富，入覽者尤寥若晨星。惟備有日報十餘種，尙可資翻閱。十四總正街，有三育社，提倡通俗教育，不遺餘力；沿街電桿上，多貼有該社有益身心之格言。社內備有日報甚多；間或開映電影。正街後面，多係小巷，積汗不潔，淋隘殊甚；穢氣冲鼻，令人作嘔；有數處且不能兩人並肩而過，惟有葦竹街，尙覺寬整。過返逆旅時，已鐙火萬家矣。晚餐後，有客餉我檳榔殼一枚。予十年前在粵時，最喜喫檳榔；久別重逢，得之殊樂；願是項檳榔殼，則未嘗問津，嚼之甚覺無味。予頗訝何以舍肉而取皮。客謂前此原係取肉棄皮；今其肉則無嗜之者矣。然在兩粵，仍極銷行也。查檳榔一物，除兩粵外，恐以湘爲最盛；無

時無地，不見此君！在他處不能尋其芳蹤者，在湘則風行遍地矣。凡有客至，亦多出檳榔相餉。聞每人銷耗，日在百餘文以上；殊爲可驚。

七日：天方拂曉，卽赴大碼頭，雇艇渡江。時濃霜遍地，寒氣砭骨；達彼岸時，才鳴七鐘。沿岸堆棧甚多，大都躉件貿易。有龍驤汽車公司，開駛長沙，湘潭間；日凡十餘次，分普通、特別數種；索價甚昂；較之小火輪，不啻倍蓰。予嘗於舊冬乘之赴長，震撼翻動，腹幾爲裂；計程九十里，費時一小時有半。尙憶車至中途，司機者索取茶資。一滑稽者流，作渴狀曰：「我渴甚，請速餉吾清茶一杯。」司機者曰：「在此中途，何茶之有？」客莞爾而笑曰：「既無茶，又何取乎茶資？」合坐爲之哄然。至今思之，尙忍俊不禁。返艇時，囑舟子渡至十八總江邊一遊；因該處有水灣，一巨石鎮之，形如厓厂，作「乙」字形，上築有廟，水流至此，被石阻而折向右行，艇過其下，欸乃之聲，打人心坎。水碧綠淵深，陰森幽靜；冷風吹來，不寒而慄。聞諸湘人：本埠全恃此石灣，否

則洪水浩蕩，將直冲而出，成爲澤國矣。回逆旅進膳後，急上開赴長沙之小火輪。艙面江風甚厲，旋坐入下層房艙。船身大小，與往來株潭間者相伯仲。予悶坐艙內，船外江景，未能矚目，甚以爲憾；乃出旅行指南閱之，尙覺醞釀有味，不感寂寞。下午三時左右，船已近岸。予雇黃包車至路邊井，下榻於某洋行內。夜間至商務印書館選購書籍。該館在黃道街，附近甚少書肆。右行不遠，至八角亭，甚熱鬧。有八零八洋貨店，忽必烈鐘表店；命名奇特，不審何所取義。前行里許，爲府正街，書肆林立。予入中華書局與羣益圖書公司，選購圖書多種，甚爲滿意。後擬至青年會觀電影，顧未悉今夕有否開映，致未驅車前往。回憶本年春假，曾來長一遊；在青年會觀演「長腳爹爹」一劇，甚爲有味。幕終並有初蒞湘之某印人現身台上，表演驚人魔術，尤饒興趣。維時，夜色已深，乃急步返寓。

八日晨興後，往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購書。該社所售，概係新文化書籍。職員亦大都青年，作學生裝束。該社發

票圖章上，有英文「文化書社」數字，末字 Shoppe，諒係 Shop 之誤。予因憶去冬來長時，行經某街，有一大筆店，其市招上列有英文，將「筆店」二字，照音譯爲 Pi Tien；雖甚可哂，然細思之，則又感喟無窮矣。市上購物，凡中國交通兩銀行鈔票，每元僅可作九角八分。湘潭亦然。聞市上補水辦法，亦已行之有年矣。該兩行素負盛譽，不知何以善其後也；早膳既竟，急赴車站，購票回萍。站係近年新築，頗闊壯。斯地前爲小灣，後將城拆毀，乃填爲平地。而舊城遺址，頓成鱗次櫛比，繁華喧闐之街市矣。滄海桑田，迴非曩昔故態。上車時，購就日報數份，以備車中翻閱。十點二十分，車漸南行，沿江岸急趨；風景殊佳。旋經一巨石之旁，形勢頗爲險峻。座旁有客閒譚，謂此係猴子石。當年開關時，曾流血水三年，死人無算，時車聲轟轟，客談又戛然而止，致未得一聞究竟。十點五十分抵大坵鋪。車停十五分，口笛一鳴，卽行開駛。若在株萍鐵路，於開車前一分鐘，必搖鈴知照乘客。似應仿行。十一點三十分到易家灣。頻

年戰事，此處受禍最烈，十二點零五分抵株洲。安源開來之車，亦經駛到。站旁叫賣食物者，人聲嘈雜，震擾耳鼓。而乞丐之多，尤為絕無僅有。——皆係婦女，有老者，中年者，少者，各持一小籃，向乘客索錢。老者引吭哀鳴，矯作怪狀；少者細聲輕求，類呈媚態，極為可憎。且車在株萍、粵漢兩站，均停至半小時以上之久，致不堪其擾。伊等衣服整潔，

不類貧賤；又不殘廢，何事不可為。似亟應設法取締，以免擾及行旅。株萍站旁，有轉頭處。兩車頭旋轉方向後，即行交換，惟不換車箱，以便乘客。車開行時，已下午一點二十分。四點四十分抵老關，軍隊檢查甚嚴。車過峽山口時，則斜陽早墜，暮色已濃；而車聲轆轤，駛展如飛，歸家之念，與車輪並進矣。

(完)

楓江筆記

清名畫家軼事

查士標字二瞻，海陽人。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輕下筆。家人告罄無粟，乃握管作畫。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擱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其所以，曰：余幾忘之矣。汪之瑞字無瑞，休寧人。氣宇軒昂，豪邁自喜。土苴軒冕，有不可一世之概。善山水，酒酣興發，落筆如風雨驟至。終日乃得數十幅，輿畫僵臥，或屢日不起。非其人，望望然去之。雖多金不屑也。

高儼字望公，新會人。博學工詩畫草書。時稱三絕。以禮帛求畫者，踵相接。意稍不合，即麾之去。嘗以赭石染布，為野人服。冠履俱與時異。見者無不知其為先輩高望公也。

母——子 無 我



楊大人，一面陪着幾位重要的客人高談闊論，一面叫道：「來呀！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僕人，走來恭而敬之的立在面前。」

「去叫二少爺來看好戲。」

「二少爺方纔騎着馬出去了……」

楊大人搖着頭道：「這樣熱的天氣又到那裏去了。」這時一位胖胖的客人，搖着扇子向楊大人道：「世兄今年多大了。」

「二十歲的人了，但是一點事都不懂，因為只有一個男孩，內人十分疼愛，把他驕縱得不成了。」

楊太太，大小姐，正在忙忙碌碌的招待來賓，只見劉

升神色惶惶跑進來道：「太太不好了——少爺從馬上跌下來了！」

「在那……在那裏？」

「在書房裏……」

這時楊太太，大小姐，還有幾位至近親眷，早已不顧人客跑向書房去了。只見少宏面色如灰，雙目緊閉，口裏不住的媽呀！娘呀的叫。再看一件白汗衫，已被血污了一半。不由楊太太跑上去抱着兒呀，心呀的大哭起來。這時楊大人一路罵用人不管事，一路跳脚道：「哭一陣有什麼益處，快打電話請醫生罷。」不時醫生來到，據說腦部左臂受傷很重，須到醫院靜養。

自從少宏搬進醫院，這位楊太太，湯藥，飲食，無一不是親自動手。每當換藥的時候，他老人家總瞪着眼睛望着醫生，倘若少宏略微呻吟一聲，便立刻急道：「輕點……輕點……請先生輕點，小兒一向沒有喫過苦頭的。」那個西醫很滑稽的道：「太太，這個他自己並不痛苦，只您瞧了纔覺得痛苦呢。」

在少宏入院第四天的黃昏，他一覺睡醒，忽的握着母親的手道：「娘呀……我要他……」

「誰……你父親嗎？他方纔來了，看見你睡了，又到別處去了，大約停一會還要來的……」

「不是……」

「哦！你姐姐不是在這裏嗎？」

「不是的，我要殷……殷麗姝。」

他忽然提出楊太太腦子裏從來沒有的殷麗姝三個字，把楊太太弄得莫名其妙，還以為兒子說糊話呢。幸得淵如早知兄弟有個女同學姓殷的，常通信，自己也會

在公園裏會過一次。這時忙把手裏的書本，放在椅上，走到牀前，對母親說明——楊太太是個守舊的人，對於什麼男女交際，自由戀愛，是提到就要咬牙的，現在看見兒子病了，但能使他歡喜，祇怕自己老性命也可犧牲，那還顧得這些。於是忙向少宏問明電話號碼，命淵如去打電話，請殷小姐過來談談。

麗姝自從那天影戲場失望，心裏十分不悅，又因前幾天在校裏，同少宏爭了幾句，故也不打電話，或寫信去問他失約的原因。這天正自拿了一管笛子，在柳陰下面無聊的吹着。忽聽一陣電話的鈴聲。可巧用人都到後面喫飯去了，只得自己走去接了。這個消息，足以使伊心神大亂，立時乘着人力車，跑到醫院去了。從此少宏的母親以外，又多了一個忠心的看護。他倆的愛之熱，也就一天高似一天了。

一天楊太太走進來，正見麗姝在那裏哭着，心裏很不快，因向伊道：「殷小姐，近來天天在這裏受累……」

我想現在少宏的病，也算快好了，以後可以隔幾天來一次……一則初好的人，不宜多說話，再說般小姐也當管理自己的功課……現在已經五點多鐘了，可以請回去歇歇罷……」

麗妹當時回身就走，也沒向他母子說一句話，急得少宏目瞪口呆的叫麗妹，但伊頭也不回，逕自去了。少宏長嘆了一聲，用腳把被褥亂踢，回身向裏躺着。可憐楊太太問長問短，他只裝睡了。停了半天，他纔發出頂惡的聲音，說道：「你真是老糊塗了！別人兩月多的精神，就換到你今天這句話的代價……」

楊太太見般小姐那種神氣，已經不快，只因看在兒子上，萬事都忍着，現在聽了這句話，直氣得手足都冷了；也立起身來，就往外走。但是究竟慈母之心，走到樓口，又返身回來，叫看護給兒子預備晚飯，自己坐在間壁房裏，直等他喫完飯纔回去。

第二天一早，命丫頭送燕窩粥到醫院裏，叮囑他看

看少爺的顏色。丫頭回來說：「少爺倚在枕頭上，正拿着鉛筆寫字，見我進去說道：『滾滾滾，我不喫——看見你們我就飽了。』」

楊老爺端着粥碗，望着楊太太道：「這都是你平日溺愛不明，所以養成這種驕縱性情。」楊太太剛喫了兩個雞蛋，加了這口悶氣，便覺得有些不舒服起來。這天下午，他們到醫院時，少宏說城裏空氣不好，要到西山養病院去。楊老爺看看太太已累得不成了，心想兒子到西山太太也可養養，所以一口允許。只有楊太太還愁着自己有家事，女兒有功課，都不能到那裏去侍候兒子，在那裏細加思索。究竟大小小姐知道母親心事，忙道：「娘放心罷，那裏一樣的有看護，我就就叫劉升送兄弟去頂好，母親也得養養了。」

楊太太道：「我看還是你請幾天假，陪着兄弟去安當一點。」

少宏急道：「不必——不必，還是劉升陪我去好。」

大小姐看看兄弟的情形，早已料知一半，忙道：「也好，免得我又曠課。」

中秋的月色格外明朗，只是含着秋意的冷風，把滿山樹葉吹得不歇的作響，那皎潔的素光，從林中下來正射在少宏同他的愛友麗姝身上。他倆坐在魚池的石欄上，親密的談着。周圍一切都極沉默，像有意讓他們暢敘似的。「麗姝！我的左臂是不中用的了，照理一個殘廢者，對於仙人般的你，不當有所妄想，怎奈……唉！你能領受我的愛嗎……」這時那一道寒光，正射在麗姝面上，更顯着撫媚可愛。伊一面用手摩弄懷裏的狸貓，一面說道：「少宏，我盼望你以後不要再說這種令人難堪的話。我近來常常爲唯一高尚的愛神哭，因爲世上幾乎沒有一個人能領會他的真意了。卽如你也把他看作物質的，其他更不必談了……」少宏笑握伊的手道：「親愛的！你前次的條件，我定設法……我極力設法……總之他——我那母親，一天在着，你一天不到我家裏就是了……」

這時只見病院的小張，從山後走來，拿着一封信道：「原來楊少爺在這裏，我山前山後都尋到了，請您蓋個圖章罷，北京公館裏又來了一封快信。」

「厭氣！那有許多信……我們玩玩月亮，都沒個清靜，」說着懶洋洋的從懷裏掏出一個圖章，交給小張。接過信來揣在衣袋裏。仍接着向麗姝道：「麗姝妹。我情願把所有的財產，去換你的裝飾品，并用茉莉，玫瑰，白蘭，薔薇，種種可愛的香花，薰着你……」這時麗姝的小狸貓舉起他的爪子來抓少宏袋裏的信，麗姝道：「你怎麼信都不看了，」少宏纔慢慢折開，對着月光看：

少宏弟豎，母病益劇，終日呼弟不置，請速歸爲盼！

姊淵如

少宏搖頭道：「大小驚怪——什麼母病父病，無非是要我跑一趟……」

「怎麼——令堂還沒好？」

「那知他們弄什麼鬼——說不得明天得回去看

看……但是你呢？伊沉吟着道：「我嗎？當然還住幾天，好在雲姐那裏一切很便當。况且我這次本是對母親說來看他的，這幾天同你玩山，回去很晚，還沒同他談談呢。」

積勞成病的楊太太，骨瘦如柴的躺在病榻上，起初不時的把淵如叫過來，問他兄弟這幾天有信沒有。天氣漸漸冷了，快給他送棉衣上山去。後來病勢漸漸重了，除了呻吟就喚少宏。淵如一連寫了四封快信，不見兄弟回來；又聽人說殷小姐也去了，心裏又急又氣，父親京津往來，在家的日子很少，等到回來，大家着急母親的病還來不及，那還有空提起兄弟的事呢。好容易把少宏盼回來了，一進門便惡狠狠的對着淵如嚷道：「姊姊一來說女兒比兒子好，二來說女子比男子能，怎麼一個病人都弄不了，幸虧我在西山，若是我在西洋，也把我叫回不成！」淵如氣極了道：「那是自然，母親是兩個人的，大家有責任，我管你西洋，東洋，便是南洋，北洋，也得請回來……別的不說，難道你病時，母親幾夜不睡，你就忘了嗎？……哼

！不是爲你，母親恐怕還不能病呢。……」什麼，他有病，你說爲我，明天要死了，你不還要我抵命嗎？」說着又是跳脚，又是拍桌的大叫起來。楊太太被他驚醒了，嚇得叫道：「不好了……兵來了……」丫頭知道太太是夢中驚醒，忙上前輕輕說道：「太太，不是兵，是少爺從山上回來了，不知因什麼同小姐爭吵……」這時淵如聽見母親醒了，忙走進房來。楊太太提着精神說道：「淵如……不要同他爭……快把他叫進來我看看罷……」這時外面嚷着老爺回來，少宏纔慢慢的走了進來。楊太太見了兒子，立刻痛苦忘了一半，對淵如說道：「究竟山上空氣好些，你兄弟養胖多了，怪不想回來呢……咳，少宏，昨天夜裏不是……克醫生打了兩針……那……那裏還能見你啲……」說着又流下淚來，淵如忙上前給母親揩眼淚，一面向兄弟道：「我得罪你，母親沒得罪你，請你安慰老人幾句罷……」少宏纔勉強道：「不要緊的……幾天就好了。」楊太太苦笑道：「好嗎……」但

他毫無感動的神氣，各自出房去了，從這天起，他在家裏住了幾天，楊太太再沒得到兒子第二句慰語。他整日的躺在書房看小說，經用人三番五次的請到上房去，他仍舊是愁着眉頭看書，好像萬分厭煩似的。

一天淵如因爲自己十分疲倦，用人們又沒一個體心的，兄弟既是個帶病的人，又不負責任，因道：「你在房裏陪娘半天，我到天津去請個看護來……」但他道：「算了罷，這個病十個，一百個看護，請來也無益的……」淵如揩着淚道：「你能這樣想，我却不能……請你不要管我吧！」那知淵如還沒到天津，他早已乘着汽車到西山去了——淵如夜車同着看護白女士回來，進門聽說他走了，氣得發昏，走到病房看見父親坐在那看報，纔算放心一半——第三天花旗銀行給他父親來了一封信

說，少宏昨天親自來提了四千元去。楊大人正在拍桌大罵。忽又接到少宏一封快信，申明在銀行取了四千元，同般小姐即日動身，到法國留學去了。楊大人想寫信罵他，也不知寄到那裏，只有向着淵如道：「這都是你娘驕縱出來的，大膽不孝的東西。我恨不能把他追回一鎗打死纔好。」淵如祇有想出各種方法勸慰父親。

楊太太着急，生氣，想兒子，病勢一天重似一天。可憐他燒得迷迷糊糊時，忽而握着淵如叫少宏。忽而望着丫頭大罵般小姐。有時候聽見火車的聲音，便說少爺回來了，你們還不快去迎接嗎？直到最後一息，還在那裏少宏少宏的叫個不絕……那知甜夢裏的少宏，早把呻吟牀褥的母親忘到九霄雲外。伴着情人，到繁華的巴黎尋樂去了。

(完)





浪子冒險記

小青

克拉琪街本是貴人們寄居的所在。那些高第大廈的主人。不是富紳闊老。便是政界中赫赫的人物。可是有一個例外。那住在第十七號上層的譚師蒙。這時的景況已很式微。若和他的高鄰比較。實在不稱。他起先本來也是貴介公子。並且在牛津大學校裏受過充分的教育。祇是他天性喜歡遊蕩。又不能生利。他的景况便越弄越壞。他爲着維持面子起見。還在克拉琪街十七號的最高一層租了兩間寓屋。日間仍常在俱樂部裏出進。但他的錢囊既空。俱樂部中的酒飯之費。又不能多欠。故而那天晚上。他對於他的晚飯問題。竟已沒法解決。

那是一個春天的晚上。氣候和暖宜人。譚師蒙坐在他的

臥室裏面。和他的朋友德雷佛面面相覷。他聽得外面車聲隆隆。顯見那些貴人們正趕赴餐館劇場。非常鬧熱。他伸手摸摸衣袋。祇剩了六個便士。他知道那餐館和俱樂部再不肯給他記賬。但腹中饑腸雷鳴。不禁焦灼不安。他向他的朋友德雷佛道：「我們今夜又怎樣過去呢。凡我所熟識的人都已借貸過了。近幾天來。又沒有新交可以商量。我想你——」德雷佛聽說。忙將兩手插入衣袋中。搖頭答道：「我也沒有錢啊。老實說。我本想來靠靠你呢。」譚師蒙道：「這句話你諛我了。但此刻却不得其當。雖然我們的晚飯總要吃的。祇不知往什麼地方去吃。我意我們不如隨意闖進什麼熟識的人家去。他們也許會留我

們吃飯。其實這種情形我已不是第一次經歷了。祇須你有一些膽力。至少總可以圖一個醉飽。」德雷佛應道：「我但求能够果腹。什麼都願意幹的。」譚師蒙點頭道：「孩子很好。現在我已想出了一個方法。不妨就試一下子。這也容易得很。你但跟我一同出去。找幾條高屋大戶的街巷走去。在這種春天。跳舞宴會正風行一時。我們隨便找一個宴會的宅子。放膽進去。和屋主人握手言歡。裝做向來熟識的樣子。那裏總有幾個和我們熟識的人。如果如此。我們可乘機招呼。那就更不會露出破綻。你以為怎樣。」德雷佛急應道：「這方法真好。我也贊同的。但這種把戲。你從前可會頑過麼？」譚師蒙笑道：「頑過幾次哩。」德雷佛道：「從沒有被人穿破過麼？」譚師蒙道：「有一次竟也弄穿過的。就因我一時膽小。露出一種餒怯的態度。纔被他們瞧破。幸虧在那屋的附近。我有一個熟識的朋友。因便假說走錯了門口。道歉退出。其實這種事即使穿破。原沒有什麼危險的。」

半小時後。他們倆已離了寓所。向那崇樓傑閣的公園蔭路進行。那晚氣候溫暖。天空中疏星三五。閃爍作光。微風扇鼻。滿挾着馥郁的花氣。他們走過了幾家大戶人家。都開着大門。又有賓客絡繹進出。彷彿正在那裏宴客。譚師蒙和德雷佛二人。每經一家。都駐步窺探。瞧瞧是否有下手的机会。他們走到蔭路的中部。望見一宅巨屋門前。停滿了汽車。走近瞧時。裏面賓客雲集。更有許多貴婦。珠光寶氣。眩人眼目。分明正開着正式的宴會。譚師蒙低聲向他的同伴道：「這一家配我們的胃口了。這是格騰史公爵的屋子。我幼年時不時在這裏出進的。」德雷佛道：「雖然。此刻他們却不歡迎你進去了。」譚師蒙笑道：「不錯。但我聞這屋子格騰史已出租給人。祇不知租屋的是誰。假使是什麼外客。我們進去。當然不致於破露。你到這邊來。讓我問一個明白。」他們走過了那大屋的門口。直到較黑暗的樹蔭下面。那裏有一個警士站着。譚師蒙招呼道：「警士。這高屋是誰的呀。我們是他家被請的客人。却

已不記得那屋子的門牌。」警士舉手在他的帽簷上摸了一摸。很客氣答道。「先生。這是格騰史公爵的府邸。此刻公爵並不住在裏面。却已租給了一個南美洲的富翁。名叫賽排洛。他們到英國還沒有好久哩。」譚師蒙答道。「謝謝你。這就是我們所尋訪的人。」說着點一點頭。便拉了德雷佛回身向大屋而來。他低聲道。「德雷佛。我們好運氣。這個人既新從外國來的。一定很好交友。我料那位賽排洛夫人。所以這樣設宴招客。無非想借此加進交際社會裏去。那麼。我們進去。不消說還要受他們歡迎哩。」他們投了名刺。昂然直入。經過了許多賓客。便向樓梯上去。梯巔有一個中年婦人。含笑相迎。臉上却帶着幾分疲容。似因招待忙碌所致。這分明就是女主了。但瞧伊的狀態。並沒有異國人的模樣。似也是一個英國女子。那時那接客的總管在下面喊道。「譚師蒙貴族。和密司脫德雷佛。」婦人聽報。便緩緩伸出一隻珠鑽圍繞的手來。和二人交握。又說了幾句應酬的例語。伊本不認識這兩個人。

也不記得在什麼地方遇見過。可是聽那總管的通報。竟有貴族的頭銜。儀表也卓落不凡。恰合伊的願望。他們倆也很見機。略一鞠躬。便一直進那客廳裏去。廳中陳設富麗。壁上掛滿了名畫。有許多賓客正在那裏評贊欣賞。他們倆便也混雜在衆客隊裏。絕沒有使人懷疑。譚師蒙覺得他的計劃一部分已告成立。因暗暗自喜。那時名貴的香檳。和巨價的雪茄。隨意吸飲。又和幾個熟識的人互相交談。也沒有一個疑他。譚師蒙本來是交際場中的中堅份子。每逢跳舞宴會。總有他的蹤跡。這時他雖然不名一錢。但不知他底細的人。當然仍不會起疑。一回兒大家都列席就餐。饌肴既佳。又有女賓雜列。談笑聲喧。更覺得樂不可支。晚餐既罷。譚師蒙和德雷佛二人走進吸煙室中。各取一支雪茄吸着。譚師蒙向他的同伴道。「今晚可算得快樂極了。我這時彷彿已回復了舊時的生活。但覺心花怒放。一些沒有望礙。假使我們再能够找幾個錢囊肥碩的人。往紙牌室裏去頑一下子。那豈不——」德雷佛

急忙道：「好了，你怎麼這樣不知足。我們的目的既在醉飽，何必再另生枝節。並且誰是我們的主人。我已仔細瞧過，竟找不出那有主人資格的人。他在那裏呀。」譚師蒙道：「他睡在牀上。你不聽得密昔司賽排洛說過的麼。唉，不錯。你那時正注意着那個穿淺絳衣服的女子。故而没有聽得。我聞那位賽排洛先生從汽車中出時，被別的汽車撞了一下，受了些微傷。此刻正睡在樓上。但我們本沒有見他的必要。這一着有什麼出進呢？」這時有一種流利而沉着聲音接口道：「正是。這又有什麼出進呀？」譚師蒙突的回過頭去。見他旁邊安樂椅上，坐着一個瘦小的人。一雙黑漆的眼珠，正灼灼向他注着。臉上也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氣。含着幾分輕薄的意味。那時他正擦着一枝火柴，燒他的紙煙。從火柴光中瞧見他右眉毛上有一個疤痕。譚師蒙覺得這個人有些危險。便立時戒備起來。那人又繼續道：「譚師蒙，你可不認識我麼？」譚師蒙作簡語答道：「我却記不得了。」那人道：「其實當我們

倆在牛津的時候，本是同宿舍的。你不記得一天晚上，我們正在宿舍中狂飲大嚼，忽被老呂祺教師闖破麼。還有一次我們同往福昔司去打獵。你難道也不記得了麼？」譚師蒙聽了這話，不即回答。他知道這個人目光銳利，好似已瞧破了他們的把戲。不能不謹慎一些。他將機就機的應道：「是啊。但你說我們在福昔司的時候，還有那幾個人呢？」那人道：「我記得一起有四五個人。一個叫開利。一個叫陶爾蓀。還有一個穿黃衣的女子。我已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伊是你的朋友。你曾從河中救伊起來過的。」譚師蒙順口道：「不錯。我記起來了。我剛纔正和密昔司賽排洛談起我們的往事——」那瘦人忽把兩腿一伸，從鼻管中哼出兩道煙來。低聲道：「好啊。我今夜竟遇到了一個說謊的老手。」譚師蒙震了一震，問道：「你說什麼話？」那人道：「我說我今晚幸運，遇到了一個說謊的名家朋友。老實說罷。我生平沒有到過福昔司。你在今夜以前，也不曾見過密昔司賽排洛。我料你連伊的國籍都

沒有弄清楚哩。我知道你今夜不是被請的客人，祇是混
贖進來的。故而試你一試。不料你竟如此大膽厚臉。其實
這種把戲，你原不是第一次頑了。上次我在英國的時候，
你也曾在約翰勳爵家裏冒充賓客。當場被人捉破。那是
我親眼見的。並且相差還祇一年半功夫。你諒必也不會
忘懷。你現在還有什麼話麼？」譚師蒙這時面如死灰，噤
口無言。他起先本以為平安無事。不料一霎眼間，假面被
人揭破。弄得進退兩難。一回兒，硬着頭皮答道：「你的話
當真實在的。我沒有話說。但你假使自尋煩惱，揭穿——」
說到這裏，那瘦人忙搖手作勢，眼光中也露出一種命令
的神氣。竟使譚師蒙不得不頓口聽命。那人繼續道：「朋
友，你別弄錯。祇須你能知道好歹。我也決不願意多事。須
知我說我和你在牛津裏同學。和見你在約翰勳爵家裏
被人捉破。本不是完全捏造的。故而我假使當場說穿了
你的真相。你們倆自然要非常沒趣的。」譚師蒙微笑着
「不錯。我也知道的。但你可就打算告發我們麼？」瘦人

道：「不。我不打算如此。不過你也應當給我盡一些力。算
做我給你守秘的代價。你們剛纔不是正懷疑我們的主
人今夜爲什麼不出面麼。這問題和我有些關係。我聽你
是一個富於冒險心的少年。否則你們今夜也斷不敢混
贖進來。現在有一個機緣。祇須你有幾分膽力。在一刻鐘
裏，便可以得一百鎊現款的酬勞。不知你可願意幹麼？」
德雷佛忽從旁插口道：「你這個人確很可愛。但你爲什
麼緣故竟如此慷慨呢？」那人作坦白語道：「這不是慷
慨。却是一種交易。這件事關涉機密的。你們也應當守秘。
須知那賽排洛在坎吐麥的時候，我和他聯手辦事的。我
們本是在政治上活動的人。今夜我有一個緊要的信息
給他。不料他受傷躺在樓上，不能見面。其實他所以受傷，
並不是偶然的事。却是有人安排的一種小小計畫。不使
我們有會面的機會。假使這裏面沒有監視我的人。我也
不妨上樓去見他。但此刻我爲謹慎起見，還不敢貿然從
事。因而聽見了你們二人，便想請你們代勞一下。現在你

到底願意幹麼。」譚師蒙想了一想。應道：「很好。我願意。我這裏還有一個同伴。如果用得着他。也可助一臂之力。但你又是誰呢？」那瘦人伸出一隻光潔如新的靴子。在地上按着外面樂隊的節拍。狀很安閒。譚師蒙暗忖這個人的態度舉止。在在顯得是一個上流人。這時諒必果真有什麼重要的任務。故而要利用他們。他又仰面答道：「你何必要問我的姓名呢。也好。你就叫我藍諾克罷。我今夜正像你們一樣。也不是這裏的客人。却跟着一個心腹朋友混進來的。但屋中也有人監視我。我所以不敢有任何舉動。你已明白了麼？」譚師蒙答道：「明白了。你不是有什麼秘密文件要叫我送上去麼？」那瘦人從他的燕尾服袋中。取出一隻精緻的紙煙匣來。又從匣中抽出一支紙煙。擦火吸着。微笑着。道：「我的觀察力自問還算敏捷。當我一走進來便覺得有人監視。內中還夾雜幾個女子。那確是很難得的。唉。我不能多說了。總而言之。我今夜已沒法和賽排洛見面。祇能請你代替我了。」譚師蒙道：

「那麼。你所說的酬勞。又向誰領呢？」那人伸手在胸口袋上拍了一拍。答道：「當然向我取了。錢在這裏。我已應許你一百鎊鈔票。可是我們雖知他在樓上。却不知他在那一間裏。你上去以後。不能不仔細尋覓。」德雷佛岔嘴道：「這容易的。譚師蒙幼時常在這裏出進。這屋中的情形。他完全熟悉的。」譚師蒙應道：「不錯。我料他的臥房。一定就是公爵先住的那一室。上樓後並不難找。那個叫做藍諾克歡呼道：「那更好了。但你不能從樓梯上去。我見那餐室窗外。有一個陽臺。你若從那陽臺的鐵柱爬緣上去。並不費力。況且今夜天黑沒有月亮。僕役們也都在樓下。不必怕人瞧破。等你上去以後。我和我的同伴可在下面把守。這樣更不會有意外的危險了。」譚師蒙道：「假使那賽排洛熟睡着。又將怎樣？」藍諾克道：「你可以叫醒他。你進了臥房。順手把門鎖上。更將這紙煙給他。對他說道是第五號送給他的。以後還可以繼續供給他。但你須牢記第五號。不要弄錯。隨後你再對他說。那第五

號準備在後天早晨。喬扮了意大利牧師來和他會面。此刻不妨也吸一支紙煙。這煙很特別的。」說着他自己先從上面一層取了一支。隨將那煙匣授給譚師蒙德雷佛二人。這是一種外國紙煙。匣中共裝二十支。分做兩層。譚師蒙細瞧那煙。確很特別。煙身細長。一端有金紙包裹。那裏煙的物質。並不是紙。却是一種脆薄的東西。好似印度黍的外殼。煙的中央另有一根細草插入。那煙味却很香馥。藍諾克解釋道。「這是爲賽排洛特別製造的。別的人無從購買。我知道賽排洛已好久沒有這煙。故而特地送幾支給他。他這時正急於要吸煙。你把這匣子給他。他一定很感激你。現在等你吸完這一支煙。我們就應當動手了。」那時候有幾個女客已陸續散去。餐室中早空虛無人。藍諾克緩緩踱進餐室裏去。室中雖有燈光。却已減少了一半。並不像先前那般燦灼。他知道那些留着的賓客。都在別室中關紙牌。勢不會再到餐室裏來。他又走到餐室外面的陽臺上張目窺探。更黑魆魆不見人影。但仰

望樓上。燈光透露。分明就是賽排洛的臥室。因急急回到吸煙室中。低聲向譚師蒙道。「時機到了。快動手罷。我們在下面給你防守。」

譚師蒙穿過了餐室。走到陽臺上時。果真沒有被一個人瞧見。他生性本喜歡冒險。這時又沉黑無光。更不怕人瞧破。他從那陽臺的鐵柱上爬到二層樓上。絕不費力。隨攀住了窗口。見裏面燈光明亮。窗也半開半掩。因就輕輕跨越而進。轉瞬之間。他已立在臥室裏面。他先斂神四瞧。見那室的容積很大。室中器陳。都極奢華。一壁放着一隻亞拉伯式的臥牀。從那燦爛的電燈光中照見有一人躺着。那人似正酣睡未醒。譚師蒙因忍着氣息。蹑足走到室門旁邊。把鎖孔中的鑰匙旋了一旋。鏗的一聲。門便鎖上。但因這聲響。竟把那牀上的人從睡夢中驚醒。等到譚師蒙回頭瞧時。忽見那人正執着一把手槍。向他挺着。譚師蒙便駐足不動。一壁伸手摸他的衣袋。一壁含着笑容。向他的主人表示沒有惡意。他見那人的面貌很醜。臉部闊大。

顏色似橘黃。額角上覆着黑色而光亮的頭髮。竟像絲縷一般。粗厚的鼻子。配着一雙電光似綠色的眼珠。越覺得可怕。總而言之。那人的狀貌。確足使人望而生畏。若不是譚師蒙大膽。這時面面相對。也許要驚極而號。譚師蒙把鎮靜的聲音說道。「請你把手中的東西放下來。你不能在這裏開槍打我的。須知這是你倫敦的臥室。你此刻已不是在坎吐麥了。」賽排洛問道。「你怎麼樣上來的。」譚師蒙微笑道。「我從下面的陽臺爬上來的。那真簡易得很。」賽排洛嗤鼻道。「哦。當真簡易麼。」他所操的英語。雖很流利。但總不無雜一些外國口音。賽排洛繼續道。「現在你可坐在那桌子旁邊。把你的兩隻手放在桌上。」譚師蒙默察賽排洛的神氣。已緩和得多。便含笑應道。「這話我不能遵命。你想想我如果把手放在桌上。又怎能從衣袋中取出紙煙來給你呢。這紙煙由一個叫做第五號的給我。我此刻就奉了他的命令來的。」譚師蒙陡見那人綠色的眼光閃了一閃。他的呼吸也頓時加了速度。他

急忙問道。「誰是第五號。」譚師蒙笑道。「你問我麼。說也奇怪。連我也不知底細。我祇知他自稱第五號。或叫做密司脫藍諾克。其實這名字多分也是假託的。至於我和他的關係。也很奇怪。我今夜本是密昔司賽排洛的來賓之一。忽和那自稱第五號的相遇。他把這任務託我。我因着某種緣故。不能拒絕。好在我對於這屋子的情形非常熟悉。故而此刻上來。也毫不費事。」譚師蒙說完。便把煙盒摸出。順手丟在牀上。賽排洛一接。立顯出一種急不容緩的樣子。目光在榻畔的小几上亂瞧。好似要尋覓火柴。譚師蒙見壁爐簷上有一盒火柴。便又取過給他。賽排洛燒着了紙煙。急把身子輪平。連連深吸幾口。似要使那煙味送到肺部裏去。這樣過了一二分鐘。纔過了煙癮似的重新向譚師蒙道。「我瞧你果真不知道內中的底細。那真很好。先生。你今晚把這紙煙送來。我十二分感激你。這是世界上最名貴的煙。也就是我唯一的嗜好。但我有少仇敵。不能不隨處防備。現在請你把那個第五號的模

樣說給我聽聽。」譚師蒙道。「那人很瘦小。態度舉止分明是上流人。並且也是我牛津大學裏的舊同學。他有黑色的短鬚。却夾雜着幾莖灰白。右眉毛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疤痕。」賽排洛又呼了一口長氣。似乎這時纔完全安心。答道。「好了。好了。但此外可還有什麼信息麼？」譚師蒙道。「有的。那第五號說後天早晨。他要打扮了意大利牧師。來和你會面。這就是我所負的使命。以外更沒有別話了。」賽排洛連連點頭道。「唉。很好。很好。我已明白。你也不必在這裏久留。多謝你。」

譚師蒙從鐵柱上爬下來時。比先前越發敏捷。他左右一望。黑暗中仍不見人影。於是把衣襟整了一整。回到室中。便悄悄把經歷的事情報告藍諾克。藍諾克聽了。就將一個小小的紙包塞在譚師蒙手中。又低聲道。「這樣。我們交易。總算已成就了。我現在還有一件事。少停再見罷。」那瘦人去後。譚師蒙還希望他真要回來。可是那少停的時間。竟沒有有限止。延長到一個多鐘頭。仍不見他的影蹤。

德雷佛因說道。「譚師蒙。今晚的事實在很奇怪的。我聽這屋中充滿着詭秘的空氣。我們不如趁早走罷。」他們倆從那高屋中出後。正想回克拉琪街寓所。剛走到公園蔭路轉角。忽見有一個面色黝黑的人。忽忽從一宅屋子中出來。彼此幾乎相撞。那人忽停步叫道。「唉。譚師蒙。你從那裏來呀。」譚師蒙也驚喜道。「哈。你就是乾菲森麼。你的面容越發焦黑了。這幾年你在那裏混呀。」乾菲森道。「我剛纔從坎吐麥回來。我在那裏住了好幾年哩。」

譚師蒙急道。「那真巧極。今晚我和德雷佛二人。正在一個從坎吐麥來的人家裏宴會。那人叫做賽排洛。你可曾聞名過麼？」乾菲森驚異道。「可就是那個纔到倫敦的賽排洛麼？」譚師蒙道。「正是。他租了格騰史公爵的屋子。場面很闊。他的夫人也滿身被珠鑽鑲縛着。分明很有錢呢。」乾菲森點頭道。「我知道的。我初料他要鎗聲匿跡的逃往什麼冷僻地方去。誰知他竟大着膽子。到這裏來耀武揚威。他委實太不自量了。」德雷佛也發問道。「難

道這是一個壞人麼。」乾菲森道。「壞人的名詞還不足代表他哩。他不是自承是南美洲的富商麼。這完全是謊話。他曾在坎吐麥做過五年總統。但那總統的職位。是用欺詐手段得到的。他和他的黨徒謀殺了前任的總統。擄得那個高位。便和黨徒們朋比爲奸。竭力聚斂。他的羽黨都是黑手黨徒。聲勢非常厲害。但賽排洛忽貪心不足。獨自搜括了許多。悄悄離了國境。希望到英國來一個人安享。但自從他脫離以後。那班黑手黨徒都說他賣黨自肥。不肯甘心。準備追蹤報復。我看此刻他這樣鋪張揚厲。真非常危險。但不料你們倆竟也會和他周旋。我要往那一面走了。朋友們。晚安。」

乾菲森說完。便忽忽別去。譚師豪也和德雷佛重新上道回寓。他們一路上所談的。無非是那奇詭的經歷。直到克拉琪街十七號門前。譚師豪在石階上立定。向德雷佛說道。「這件事當真是奇怪的。但於我們却沒有損失。我雖然冒險傳遞消息。間接便宜了那個壞人。但我們起先既

不知底細。也不能一例而論。至於我們本身。既醉且飽。又得了一百鎊的酬勞。這一夜總算不會虛度。明天晚上。我們可往泰力拿餐館裏去。彼此暢飲一回。借此慶祝這一次的成功。再會罷。」第二天晚上七點鐘。他們倆果然在餐館中會面。他們倆據着一隻小桌。且飲且談。非常得意。忽有一個賣晚報童子。從他們的桌旁走過。嘴裏低聲嚷着道。「公園蔭路的奇案。」這話一進二人的耳鼓。都暗吃一驚。立即購了一張晚報。展開一瞧。見有大號字的標題道。「公園蔭路的奇案。美洲富翁的被殺。」又瞧下面的記載道。

「格騰史爵邸的租戶密司脫賽排洛。今天清早。已死在他的牀上。致死的原因和一切詳情。此刻還在偵查之中。沒有確定。但據警察的意見。那一定是被人謀害無疑。因死者的榻上。有一盒特殊的外國紙煙。據警察們察驗。那紙煙中實含着一種猛烈的鉀性毒質。足以致命。但不知道那紙煙怎樣會進他的臥房。因密昔司

賽排洛聲稱。他房中本沒有這種紙煙。昨晚也沒有人上樓去過。這一個疑問現在正着手偵查呢。」

他們倆讀完了這節新聞。不由的相顧失色。彼此靜默了一回。德雷佛纔低聲問道。「你以爲這件事如何。我們應當怎樣辦呢。」譚師蒙答道。「這也無可如何了。賽排洛的死。雖然假手我們。但據乾菲森說。他本是一個惡漢。死有應得。我們也不必內疚。至於那個委託我們的人。一定是一個黑手黨徒。假託着第五號的名義。特向賽排洛報復的。此刻他目的既達。我們諒必不能再見他的面了。」德雷佛道。「但他明明是英國人。並且瞧他的身分。也分明和我們同等。可是怎麼也會做黑手黨徒呢。」譚師蒙聳一聳肩。答道。「這却難說了。但這個人既是主動。論理我們爲維持法律計。應得寫一封匿名信。把這個自稱第五號又叫做藍諾克的人的狀貌。報告警察。以便他們可

以按狀追緝。但仔細一想。這一來也是徒然。我料那人的黑鬚和眉毛上的疤痕。一定都是裝出來的。他的真相却並不如此。大概他探明了賽排洛和那真第五號的關係。便先設法把那第五號隔離。然後頂替前往。但那真第五號是誰。此刻又在那裏。這兩個問題我們却沒法解決。」德雷佛點頭贊同。接着又怔了一怔。說道。「這件事雖已過去。但一經回想。未免還有些寒凜。你想那一匣特別的紙煙。我們不是也各吸過一支的麼。假使——」譚師蒙忙搖手道。「那紙煙本分列兩層。我料那下面的一層含毒。上面一層却沒有危險。那藍諾克既和我們無怨無仇。又要利用我們。當然不會使我們吸含毒的煙的好了。這種恐怖的事情。既已過去。不必再放在心上。亂我們的腦筋。我們再飲兩杯陳年的白蘭地罷。」

(完)

COLGATE

各處大
商店均
有出售



花月影。纖手自描

一筆一回頭。維妙

維肖。最難摹。兩

排皓齒。宛如編

貝添風貌。素

紙無其光澤

設色又恐清

有牙如是好

足自豪。豈

知此亦是人

工。祇要日用

絲帶牌牙膏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鴛鴦之體小於鴨。嘴扁平而短。趾有蹼。雄曰鴛。羽毛美麗。頭有紫黑色羽冠。翼之上部黃褐色。雌曰鴦。全體蒼褐色。胸腹灰白。此以見物之雌者恆不若雄之美。鴛鴦其一也。棲息池沿。偶居不離。人之篤於伉儷者似之。珂因有感於吳衡之所蓄之鴛矣。衡之園（園在寶山縣境通閣路曰退藏廬有淞曲草堂隅亭竹舫桐奩聽濤綠天諸勝）有小池作秋葉形。上覆鐵網。蓄鴛鴦其中。水深。且勤飼。不數日。鴛死。時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也。衡之大愕。察之。則以池之拳石一。石筍二。其顛悉銳。不能容其交頸並棲也。鴛之行止。一以鴛爲導。有若鸚鵡。須臾不離。鴛棲於石。鴛必傍石而浮水以伴之。入夕。則仍宿於水。不棲他

石。會連日大雨。衡之憫其憊。爲搆巢。使居之。而病深矣。竟輾轉死。自是鴛快快若有所失。鴛平時游泳水中。鮮或停息。今乃竟日棲石。呆若木鷄。鴛之斃也。衡之以其尸製爲標本。至是。置之於石。以示鴛。鴛見之。集其側。作咕咕呼侶聲。且啄其羽。鴛不應。亦不動。鴛癡立久之。若重有憂者。衡之懼其不忘故劍。或以哀殺身也。乃物色一鴛以儷之。執意鴛一見力啄之。使不敢近。日暮。又拒其登巢。今且匝月。猶仇視新偶也。陶嬰之黃鵠歌有曰。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可爲此鴛詠之矣。衡之屬珂記此。欲使聞者增伉儷之重。而以愧今之見異思遷輕言離婚者。然亦非詆贅婦之再離也。

本社啓事

敝誌銷數繁多定購諸君如有關於改寄地址或期數缺少等情事 惠函請直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通信現購處收並祈將下列各項詳細開明以便查覆

(一)定報單上標注之某字第幾號

(二)定報單上標注之定報人的台銜如係用機關或團體名稱祈一併寫明

(三)何時在何處定購

(四)定報單上標注之原寄地址

小說世界社啓

(意注)

商標



註冊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

支店

上海 南京路望平街西電話中

天津 法界馬路口

漢口 後城馬路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小(219)



春之神

譚抱月

春之神來了！

牠是何等的慈祥愉悅啊！牠帶着煦和而溫暖的春

風來了。大地上的萬物，又有新的生活了。

那久忍寒凍的樹木，漸漸兒舒展牠的枝幹；

枝頭上的小鳥，仰着頸子，唱那悠揚的春之歌；

小草伏在地底下，也伸出頭來，與春之神接吻了。

這是何等的快樂！新的生活，都是春之神所賜啊！

但是，春之神不能降福於人類！這或許是人類自己

的罪惡！春之神也愛莫能助啊！

人類自己的罪惡嗎？

春之神啊！凍寒的樹木，枝頭的小鳥，地上的短草；牠

們都受你的恩惠，欣欣向榮。

但是人類呢？

唉！受名利的驅使，飢寒的逼迫，外界的激刺，自然的

支配；發生有形、無形、一切的愁、恨、悲、苦、來。

什麼平等？什麼自由？

誰又得着真平等，真自由啊？

幸福又在那裏？只不過聽生命的囑咐罷！

春之神！人類够多麼苦惱啊！

春之神！

春之神！

一三，一，二，于杭州。

上海商務印書館

廉
價

新
年
用
品

特
別



賀年卡片
代印名片
兒童玩具
屏聯榜幅
西洋畫片
信箋信封
照相器具
中西文具
運動用品
精美畫冊

上列前七種
從陽曆
十二月
一日起
至舊曆
年底止
特別減價發
售但以向上
海總館現款
購買為限

暮遊

徐冷波



騷熱的陽光，漲着通紅的臉，自雲端裏漸漸的湧出，蒸發得宇宙間的空氣，如同火一般的熱；凡被日光照耀着的萬物。除草木之外——只要是動物，卻沒有一個不知道熱；就是整天慣在街路上行走的狗，這時也伸長他的舌頭，氣咻咻不止。

R的辦公室，是在一座高聳的洋房裏。洋房前面，種着叢叢密密的花草樹木，所以空氣也比別處格外清鮮。這天懸在壁間的寒暑表，受四圍空氣熱度的蒸發，已升至九十餘度了。同R在一處辦事的人，沒有一個不齊聲

說：「天氣好熱呵！」

沈默寡言的R，他是素不怕熱的。「以為心靜自會涼。」可是今天握住筆，低頭寫着字，頭腦也漸漸的昏脹起來了；眼睛幾乎看不清楚自己所寫的什麼字；汗珠淋漓地滴到紙上；渾身好像觸着電似的；四肢頓時覺得無力，他忙從衣袋裏摸出一塊手帕，擦出額上的汗珠，又拿起旁邊的書本，向臉龐上扇了兩扇；可是無窮盡的汗珠，仍然繼續不斷的自額際湧出來了。

四點鐘敲過，R回到家裏，在路上剛巧遇見D，D說：

「我們同去野外散步好不好？」他說：「散步固是我願意的，可是現在還早着咧！待太陽退了，再去也不遲。」D應着說：「你可不能再像往日一般的遲了，須得早些到我那裏來！」他也答應着，兩人便各自分手去了。

殘陽還戀戀未退，R已走入D的家裏來了。D一見了他，不覺嘆喟笑了起來說：「你真是老實人！教你早些來，竟老早的來了。那麼我們就去罷。」

兩人手挽着手走出門外，經過人聲喧譁的地方，緩緩步入叢林之中，清風一陣一陣的迎面吹來，頓覺肌膚涼爽，不禁心曠神怡。R說：「倘我一生能長在此間，也算是無窮的幸福了！」D正極目四顧，卻沒留心他的話。走不多遠，忽見樹蔭盡處，射出一團鮮血似的光來，照得滿林的樹葉，都染作紅色，就是茜紗窗裏溫馨的燈光，都不及這般情況了。D大聲說：「R！你看！這多麼美麗啊！」R仰首望着，原來是將落而未落的殘陽，正與許多搖擺不定的樹葉，接最後的一吻。

兩人一同出了樹林，走到前面一個彎彎曲曲的溪邊，看見男男女女的農人十多個，還拿着釘耙不住的在田裏鋤着。漆黑的皮膚上，好像塗了一層油汗，汗珠隨着鋤的起落，一滴一滴的滴在土裏……再折向西去，便是許多工人們的氣喘喘的在那裏共同建築一座極高聳的房屋，同時也有小工們在旁邊開闢着馬路……——他的苦況，誰也看得出，平常不過以為不成問題罷了。R這時卻忍不住問D說：「他們做甚？這時還作工不休息呢？我們這個暮遊的樂趣，他們也一些覺着麼？」D一壁同他走着，一壁回答說：「剛才過去的一部淡綠色的汽車裏，坐着一對時裝男女，甜蜜的笑態，和鑽飾的光芒，你看見沒有？你何不也學他們炫美的裝束，坐在汽車裏兜風呢？他們的樂趣，你也覺着一些麼？」R經D這一問，倒無話可說，覺得這種問題，在這個暮氣沈沈的時光裏，實在找不出一句話來解說，只默默地和D回去了。

歸

燕

記

莫秉志

讀者苟曾游葡屬澳門。當知其地爲溫柔之鄉。銷金之窟矣。入夜。博場與妓館門前。電炬繁綴如星列。酒樓歌管。聲聞於天。往來憧憧者。大都骨醉心靡。狂樂不知返。倚門妙妓。媚態百出。尤足驅人入魔道中。苟乏定力。靡弗蹈者。若出此金迷紙醉之場。行於海岸。則喧騰紛亂之狀。直被海風吹去。一一入諸汪洋。電炬疎暗。不逮船舟桅上燈也。陸間時有狎少擁妓載汽車而過。車中人始固謂避喧就靜。顧人人相效。則靜境一時亦爲之喧。泊車爭先疾馳。陸間旋復清寂。惟碎浪聲。有聲耳。當夜半輪船抵埠時。必有娼門中人。麇集岸次。接其所歡俱歸。若在輪船離埠之前。送所歡別者。亦皆攜手河梁。作依依狀。有淚承其睫。尤有牽衣泣下者。船一啓碇。則人人揚巾。如羣鴿之驚飛也。吾書今記革命黨人朱遠生與小燕校書之別。若緯以年月。則在洪憲稱帝期間。蓋是時粵吏大索黨人。遠生遂逃。作連藪。今茲去澳。將身入虎穴。伺當道爲博浪一擊也。當其來澳後數日。與朋友宴。徵得妓女小燕。愛之。旣相諗。遂繾綣有深情。小燕尤傾心。有願爲使君妾意。遠生雖亦深憐其遇。愛其人。顧念國難方殷。正黨人取義之會。柔鄉雖好。惟終老非其時耳。然亦不敢以此直告小燕。第許援手於再來時。若小燕則以妾身未分明。故殷愛內爨。時或向遠生嚶嚶而泣。願其愛遠生之情深。遂能信其終不負己。因亦不欲淚眼相向。懼己悲而益動人悲也。一日。遠生得留粵同志密緘。知粵中逮捕黨人之事稍懈。當道暴虐。視昔尤狂。羣速遠生歸。與謀大事。書至。遠生卽夕趁輪行矣。別小燕於其妝閣。勉爲歡笑之容。謂此去

重來。爾我將入佳運。力止小燕勿悲。願言時淚已盈眶。不容自遇。於是持小燕而泣。泣涕交橫下。此時遠生蓋思荆軻一別。易水長寒。身入粵垣。欲與當道門而勝者。直與小燕欲生脫虎吻。同一難能之事。則此別無殊永訣矣。念及此。悲更不勝。惟小燕初不知其隱憂。以爲僅小別耳。不久當復相聚。矧遠生既謂此去重來。即可終身厮守。故止悲爲喜。反慰遠生而酒錢之。擎杯痛飲。期於盡醉。席未終。附船之時已迫。遠生遂起行。小燕送之。步斜敝以至於岸畔。則汽笛大響。不及語而分襟。但互爲珍重之聲。聲至咽也。船啓碇離岸。小燕尙癡立目送。直至沒影始還。遠生徘徊艙面亦久之。漸見澳門燈火樓臺。已在蒼煙暮靄中矣。船既抵省。遠生雜人羣中登岸。易姓名就逆旅居。日與黨人密謀狙擊當道事。暇則爲書與小燕。但報安好。不以居址令覆音。蓋防爲探員得馬跡也。居數日。當道深居簡出。無間可乘。其時有某司令者。爲當道左右親信。帷幄樞要。多出其運籌。恃寵而驕。不可一世。黨人思去某司令。卽不

雷奪當道靈魂。議先殺之。計定。遠生引爲己任。更選同黨數輩。相佐進行。日出偵伺某司令行蹤。久不值。時有傳言某司令新納寵。故深居。遠生探之果然。顧此人一旦不出。黨人志亦不稍懈。而遠生之歸。蹉跎逾半歲矣。一日得黨人報告。知某司令是夕宴客於南隄某酒樓。遠生與同黨約。分握要道。已則伺擊於酒樓之前。及時。攜炸彈逡巡道左。既夜。酒樓之燈火騰輝。燦然如白晝。紅牌汽車並列。遠生獨注意十八號之一輛。以其爲某司令者也。移時。酒闌客散。先後駕車去者十餘人。惟十八號之車獨留耳。俄有衛兵先出。咆哮屏路人。未幾。某司令亦出。衛兵前後擁之。初不能窺其面目。尙有一華服少婦。出時與某司令手相攜。登車時。遠生遙遙見之。大駭。如白日遇魅。此一髮千鈞之際。某司令汽車已駛近其前。而遠生知覺若失。持炸彈不知擲。蓋所見與某司令同車之少婦。爲其所歡小燕也。投鼠忌器。功遂敗於垂成。迨神志恢復。車去已遠。頓足曰。吾何爲私一妓敗大事耶。願追悔無及。則命手車以歸。途

聞念小燕昔日對己之情。自矢逾金石。今相違未久。遂過別枝。人情反覆。斯極矣。顧又念小燕妓耳。妓實不足與言情。而已乃爲所愚。卽頃間見其與某司令同車。尙不悟。猶以其人之故誤大謀。實則某司令固足殺。負心人詎不足殺耶。既歸。黨人交相責。益羞憤。既奮起曰。吾將身冒禁衛。誓殺此獠。

觀音山下有道觀。應元宮者。觀宇特大。紅牆翠甍。仰爭山光。向時多游人。香火滋盛。大軍至。羽士驅觀。遂爲某司令入駐設部。森嚴刁斗。無復游人足跡矣。遠生既決計。冒入其中爲刺客。先以重賂賄某司令近衛之兵。得制服。並詢知某司令宿處。舉事之夕。得某兵傳出營中。口令而憶之。爲衛兵狀。以二鼓進。過衛兵哨所時。僅一問答。口令岸然。逕入。轉折達大殿。聞其內人聲甚喧。憶某兵所言。大殿爲辦公處。某司令所居在後齋室也。遂繞廊直入。凡數過守衛兵士之前。皆能意氣安詳。神色自若。時已越廊而盡。卽見廣庭。庭中遍植時花。榕樹參天。目光全爲蔽掩。惟風時

篩出餘光耳。遠生憶某兵所言。知庭後卽某司令私室。駐足前望。已見室中燈影。明透窗櫺。光影所及。亦不見有守衛者在。此時遠生反有微慄。蓋頃之數越衛兵前。尙能僞爲同儕。以自掩。今則深入內地。苟爲人覺。必無幸矣。遂隱身暗陬。策下手所從。忽聞歌聲嫋嫋。出自內室。更聽之。則歌喉曲譜。都似習聞。既遂審其聲爲小燕也。自思曰。善歌之鳥。洵能媚人。願弋人豈復汝縱耶。俄歌停。琴音繼起。百蟲皆絕。靜中琴韻愈悠揚。遠生私付某司令或不在其間。故小燕歌彈自遣耳。遂踰樹根蛇行。止於距室數武外。聞小燕語曰。汝等可退。無須俟司令歸矣。卽有數人同諾。足音繼響。見數女僕出室而入對廂。遠生知室中僅小燕一人耳。卽按手鎗而起。直趨入室。舉鎗正擬小燕之胸。小燕受驚而暈。仰仆於地。遠生此時若爲魔力所制。殺機頓遏。不期俯身力持小燕而興。顧小燕力不自支。身遂入遠生懷抱。香髮沁鼻。嬌喘如絲。遠生如受催眠。幾忘其身爲刺客耳。未幾。小燕雙目陡張。驟見遠生之面。發聲如續曰。吾

迫身及黃泉與朱郎見乎。言時目復合。遠生縱之。遂跌而跪地上。目再闢。仰首向遠生曰。朱郎欲死妾易耳。胡竟自輕其身來此。獨不念郎命貴而妾賤耶。今請以彈飲妾。事畢。郎尤當善逃。遠生聞此數言。氣頓挫。曰。殺汝徒汙吾器。抑吾初非爲汝至。欲得民賊某司令耳。當汝告吾以某司令所在。他毋多言。小燕曰。彼奉召入軍署。歸無時。曷不先以彈飲妾。妾固負郎。死且有餘辜耳。遠生曰。吾惟與汝約。能容吾留此待彼歸而狙擊之者。則汝誠不負於吾。否則吾將離出此間。伺之他所。小燕曰。惟郎所欲。妾悉聽之。於是遠生遂留。四目相睇。久之無語。此時內外咸靜寂。後殿觚稜之角。懸鈴因風自動。聲亦可聞。似天假機會與室中人。使相談也。遠生果問小燕曰。汝得嫁官爲姨太太。爲境當樂。願稍選將見其人爲吾所殺。姨太太之幸福。將因之不保。則汝心方在恨吾耳。小燕曰。彼之娶我。正類囚鳥於籠。視如玩物。今郎所言。其意實有隱刺。則當日之事。有不容妾隱者矣。妾之歸彼人。事在郎行後三月。彼住澳未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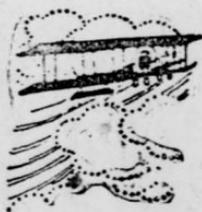
十日。即以鉅金奉鴆。挾妾而歸。郎當知爲妓雖賤。尙有從良得所之望。若嫁人作妾。其待遇與娼妓無殊。則已終身爲玩物矣。遠生聽至此。憐愍之念並生。此時小燕尙跪其前。乃欲扶之使起。遂置手鎗於案。伸兩手引之。忽人聲洶洶。自外而入。小燕驚曰。彼人歸矣。遠生急引身出室。竟忘手鎗未攜。伏身庭前樹後。將待某司令過時向之狙擊。已而衛兵等隨某司令踵至。遠生撫囊。始知手鎗遺室內。大慟而暈。身仆地下。衛兵大聲呼賊。遂合縛遠生。此時小燕聞聲。知遠生無幸。靈機陡動。執遠生所遺手鎗而出曰。賊欲行竊。吾早覺。故持鎗俟之。不圖乃爲汝等先獲也。小燕之言此。蓋力飾遠生僅爲竊賊耳。某司令觀遠生量不啻事。令搜其身亦無兇器。笑曰。鼠輩猖獗。乃敢入營爲梁上君子耶。又顧小燕曰。汝旣云持鎗伺賊。當有膽敢殺人。胡不就此轟之。小燕曰。小小竊賊。其罪詎敢於死。賊且暈。送警究治可耳。司令曰。吾自有權。何須假手他人。小燕曰。以賊送警。人必稱司令能洞達事權。若以司令之權威。臨之

小竊。是割鷄而用牛刀矣。冰子曰。天下惟婦人女子之言。最易轉移人意。況此小事。某司令有不唯命是從者乎。然遠生遂得脫虎之饑。被送至警署矣。

天近曙。遠生久暈自醒。張目。見身臥暗室。意必爲某司令所囚。自恨一再債事。惟求速死。不存倖脫之思。顧撫視一身。乃無桎梏之加。遂思重犯胡得有此寬遇。心竊疑之。數句鐘後。室門呀然啟。卽有警士二人入。呼曰。大膽賊。乃敢入軍營行竊。今署長傳訊。趣起行。遠生訝其言。又見其服裝爲警士制。異而詢曰。此間非某司令部乎。警士不答。但速之行。遠生隨之出室。四顧左右。遂知爲警署。俄而警員傳問。初不俟遠生之供。已實其入營行竊罪。故遠生雖茫

然大惑。亦樂於任罪自承。卒被解牢。定監禁六月。當此期中。粵局風雲陡變。義師東下。慶戰於附城。不數日。當道勢不支。與所部棄城走。狼奔豕突。無暇載妻與妾矣。遠生於獄中。知其事。喜不勝。迨期滿出獄之日。見有香車預候門前。有美一人。趨前與握手歡笑。則小燕也。問所從來。則云。義師起時。某司令率部應戰。妾卽挾所有亡奔。後於警署得卽出獄期。遂至此。遠生笑曰。吾二人離合之狀。頗頓流離。乃有今日。彼小說家聞之。將必點染吾二人蹤跡。成一小說矣。語已。遂同車至一大酒店。時簷前有雙燕呢喃。亦適載夕陽歸也。

(完)





春

(Printemps)

法國現代的名家羅狄 (Pierre Loti) 著

達觀譯

春來了！春來了！

我院子的牆上白玫瑰已放花了，素馨也開花了，耐冬又放下了長大的花瓣，一齊發散出清香氣味。

我又起早歇晚的生活於花木叢中或大石之下，聽李樹陰下汨汨的流水聲，看盤谷四邊的樹木上的綠茵蒼苔，那地方整日有陽光照臨着，又細數那仙人掌上的鱗節。

禮拜二的晚上到立模而去旅行——我想，那不用說，從一禮拜到一禮拜，功課上又受了莫大損害了。

今年的春日，依我想，在我兒時所過的春日之中，要算是最好，最快活的了。

哦！五月底，草木葱蘢，及至六月，又將收刈了！我想起來那真算是良辰美景呵！

在我青年的時候，同着父親，姊妹們晚間散步；他們四點半鐘來等我出了學校門，然後我們一直向田野去散步。在那個春日，我們最歡喜玫瑰色的鈴花花場；並且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總是帶了一大把花。

在那個地方，生出許多黑而紅的小飛蛾，（牠的紅同玫瑰色的鈴花的紅相彷彿）這些小飛蛾棲息於草莖之上，等一人震動草莖，牠們就紛紛的飛起，同繽紛的落花一樣。在這六月清爽的天氣中，又令我發現那些……當下午上班的時候，到花場去遊玩的心願，已等着我了，

我又從窗戶透進來的春意及和煦的氣溫所迷戀住了。

但是，我確記得那天晚上，母親曾許過我們，可以去散步，她也去，看看鈴花花場。這時比平常更不用心了，我被學校留住不放，上班的時候，我怕受罰，我的心焦灼，想着母親來等着我了；——並且，春日總是很短促的，不久就要來刈割這些花草了，一年之中，也許沒有如此最好的晚景了。

不多時，功課已完，我很急急的從自修室先生的手中看一看記過單：我不在內，人把我忘了，或者是饒恕了！

哦！那時我跑出學校最快樂了，又看見母親依照她的允許，等着我，微微地笑着，並同了父親和姊妹同來……我們到外面呼吸的空氣，從來沒有這樣的新鮮，一種溫香，陽光更是熱騰騰的鮮明可愛。

——當我又想到那時候，又想到鈴花，又想到玫瑰色，小飛蛾好像有一種愁思來纏繞着，這是說不出的愁思，正同我每次遇到許多事情，使我莫名其妙的快活，那種

緊張的趨勢，我且不能自解。

我的房屋，我向來決不在那裏做工，除去睡覺之外，決不進去，到了六月的好時光，這房屋已變成我的極樂的去處了，晚餐之後，晚霞又溫暖而可愛。我發明一種玩具，用碎布做成一個老鼠，許多頑童們常趁着黑夜，用繩繫住老鼠，放到行人的腿上。這種玩意兒，我極歡喜，但是未聽說的玩法，也不覺得困乏。這種玩意兒，我現在還喜歡，我想我的這種新發明的玩意兒，或者要被一般小孩仿效去玩，那末我就不該讓他們來讀這一篇小說了。

你瞧：街的那一邊，我的窗戶的對面，也是在第一層樓上，住着一位老女子，名維克多（戴着不合時有褶帶的帽子，帽上有許多圓洞。）我已經她允許我在她的風窗前面繫一根繩子，繩子穿過街，一直接到我房屋來，繞在成球的木棍上。

晚間，直到天黑的時候，我自製造的一隻小鳥——一種可笑的烏鴉，鐵絲製成的骨幹，黑絲布製成的翅膀——

——暗暗地從我的貝葉窗飛出，我隨即將窗子又關上，小鳥很奇怪，落將下去，落在街心中的馬路上。牠繫在一個鐵圈上，這鐵圈能殼隨意令繩子放長或收短，在那黑沉沉的天氣裏，看不出來的，並且我時常的使牠亂跳，在地上跳，那種行動，很滑稽可笑。

當行人低下頭去看那是什麼東西，看不清楚，在那裏那樣的亂跳，——趕緊！我用力將拿在我手裏的繩子的一端扯起，小鳥於是飛起，飛得很高，飛的時候，還碰着行人的鼻端。

哦！這幾天晚上，我站在我的貝葉窗之後，多麼開心；我一人笑，發喊，又疑思，又猜度！所令我驚奇的，就是行人們先時被小鳥驚嚇之後，又發笑了，笑得同我差不多；這是

不錯，大半的行人，都是我的鄰居，他們能猜出這種惡劇的來歷——我那時很得當地方的鄰人們喜歡。不然就是水手們，他們的脾氣很好，對於小孩的頑皮向來是寬容大度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最不解，就在我家裏，人寧肯閉着眼睛，十分放縱，在春日的時期，對於這種玩意兒總是不加管束；我自己從來不解這種規則的放棄，並且年年有許多令我不能瞭解的奧妙，使我現在仍驚奇不已。

這一隻小黑鳥自然是我的珍藏品中之一了；很久很久，過兩三年，我必看牠一看：牠已被蠶蟲食了一點，但是我總是常時想到先時幾個六月的晚間，那種艷濃的春情。

(完)

袖珍小說

◀ 元二價定册十二部全 ▶

世醫	言海	探值	探值	探值	言羅	探值	探值	探值	探值	理想
中山狼	棠魂	青酸毒	傀儡美人	玫瑰花下	仙小傳	三名刺	三疑案	狡獪童子	易形奇術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探值	社蠹	學科	情言	怪神	情言	探值	探值	探值	俠行	
狡兔窟	情記	幻想翼	銀鈕碑	黑衣教士	五里霧	一聲猿	怪醫案	薄命花	路難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蠟 燭 自 熄

(識 常 庭 家)

溪 小

很多朋友當將睡的時候，取一本小說世界來陪伴，但是睡魔來了，引他到黑甜國裏去遊玩，他跟着睡魔出門的時候，忘却熄燭蠟燭，因此常常闖了禍；不是燃着蚊帳，就是老鼠弄倒蠟燭，燒了桌上的書籍等件。就來埋怨是看小說世界的緣故……其實冤枉啊！

圖裏是一種使蠟燭自熄的方法，因為我們要睡的時候，大半都是精神疲倦極了，心裏雖明白蠟燭未熄，身體却被睡魔壓住，就朦朧到睡鄉去。竟然不能把蠟燭吹熄。所以忠告臨床看小說的朋友們，這個方法使蠟燭自熄。

a, b, 是鐵的鉤子；旋在牆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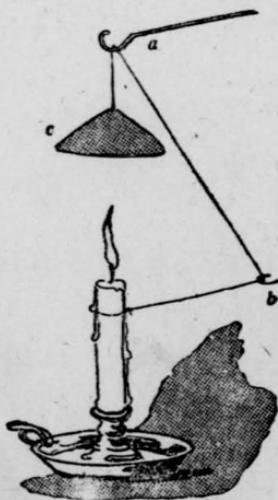
c 是鐵片做的罩子，用一條線或極

細的銅鐵絲，照圖懸起來。蠟燭點到

預先指定的地方，這罩就潑落的落

下來，正好罩住蠟燭上，把牠熄了，既

然可免危險，並且很經濟呢！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言情

- 飛絮欺花錄 三册 七角
- 僑踪萍合記 二册 四角五分
- 三人會 三册 六角
- 碎琴樓 二册 六角
- 大木 六角
- 小木 三角五分



世醒

- 醒遊地獄記 一册 一角五分
- 掃迷帚 一册 二角五分
- 瞎騙奇聞 大木 一角五分
小木 一角
- 二女懺情錄 一册 二角五分

教育

- 教育部獎券孤雛奇遇記 大木 二角五分
小木 一角五分
- 教育部獎券埋石棄石記 一册 二角五分
- 小學生旅行 一册 一角五分
- 女學生 一册 二角五分
- 教育部獎券馨兒就學記 一册 三角五分

社會

-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五分
中集 七角五分
- 文明小史 二册 一元
- 茶寮小史 一册 二角五分
- 新舊家庭 正編各册各四角
續編各册各四角
-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各五分
後集七角五分
- 金陵秋 一册 四角
- 儂城奇案 二册 四角五分
- 蠶尾毒 二册 五角五分
- 黃海風濤 一册 一角
- 市聲 一册 五角五分
- 學究新談 二册 六角
- 慘女界 二册 八角
- 玉佛緣 一册 一角五分
- 老殘遊記 二册 小本三角

△此外尚有各種不克備列欲知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三年半後

趙吟秋

因爲連天陰雨的緣故，雖然在三春時節，依舊陰冷異常。但一旦日出雲消，便覺十分炎熱，就是薄薄的夾衣，幾乎也穿不住，而人們的臉上，大家綴滿着汗珠；那些手足不停的勞工，竟像在炎夏的正午操作一樣，上身一絲也不掛，而赤身露體的。

秋魂是個青年而有志的文學家，他在國內大學裏研究了幾年文學，覺得十分無聊；因爲一般教授，十之八九是飯碗爲主義的，但求自己的位置能永久保留，絕不願學生的得益與否。有了這一層原故，秋魂就一心一意到外國去留學。不過留學不是好頑的，無論到那一國，每

年至少要用一千多元，試問一個普通的學生，誰能負此鉅大的經費呢。所以秋魂想不到留學的問題還可，一想到留學的問題，就幾乎哭出來了。在秋魂的家庭，假如專栽培秋魂一個人去留學，尚可敷衍擔負；但秋魂還有妹妹在女子高小裏讀書，弟弟在初級中學裏讀書；此外還有二個小的弟弟在國民校裏。秋魂的父母，很願給秋魂到外國去；不過秋魂無論如何不願意，他想：「我假如一到外國去，我的妹妹，我的弟弟，一定勢將輟學了。」因爲秋魂的家庭，每年的收入，除却一切開支，僅能培植一個兒子去留學。所以秋魂每天雖是憂鬱着；但無論如何，不

流露半句在他的父母的面前。

這也可算是吉人是有天相！秋魂蜷居在上海的時候，忽然得到一個喜兆：就是在一月十二的晚上，得到他老友從美國寄來一封信：

「秋魂！你去年十二月三日寄來的一封信，我已收到了！我反覆的讀了數回，覺得你的確是個人世的可憐人，同時我的眼淚，也就不知不覺的流了下來！我終究不明白，我們既都是上帝的兒女，為何上帝對於他兒女財產的支配，竟如此的不公？若云我們是他不肖的兒女，當然受這種無產的痛苦，那也罷了！可是那些殺人放火的人們，偏偏坐擁厚資，真令我百思莫解了。」

我自從到美國而後，腦筋中所感覺的，仍是無聊！因為美國雖然較優於中國，但那些虛偽的人們，依舊觸目皆是。

秋魂！我想你的心裡，一定十分傷感，但是不必哦！我

絮絮叨叨的，竟把我一句使你快意的話忘掉了！這裏辦了一家華文日報，想請你來主筆政；每月薪金一百八十元，我想你求學的資斧，可以有着了落，所以我匆匆的寫封信給你，秋魂！在二月今後的今天，你能遠渡重洋，同我散步於黑胥江邊麼？

……

老友燕僑上！

他接到這封信，差不多讀了十多遍，始而悲，繼而喜，終至於放聲大笑。所以在得信的第二天，就去交涉署備護照；一方面又去函通知家庭。

光陰荏苒，方他護照手續完備的時候，已是三月下旬了。他就去檢查身體；不想他又失望了；因為他有沙眼的原故，必須改期渡美。

他因為這是無法可想的事，只得自歎命苦。不過他的性情，素來是冷淡的，所以不願久留上海，而移寓姑蘇。當他初到姑蘇的時，天氣還同冬初似的，所以野村上的桃花，都含苞未放。他此次到姑蘇的目的，是在治沙

眼，所以就住在醫院裏。他在醫院裏住了三星期，天氣漸漸的溫暖起來；有時竟同夏大一樣。

這一天下午，他因為天氣酷熱，就躺在醫院門口的一張藤椅上。微風從門外吹來，便也覺十分舒暢。門邊的小樹，受了日光的映照，枝影橫在地上。他懶懶地躺了一回，覺得十分的無聊，便拿着自己著的『思想海裏的幾點浪花』無意識的翻閱着。不知什麼原故，他的眼淚，聯珠般的拋了下來。大概是想到他傷心的往事了。

原來他有一個女友，是二年前在一所大學裏的同學。他們的感情很好，在月下花前，曾經幾度的共訴衷腸；在那黃浦江邊的公園裏，他們也曾互相哭過幾次。他本來是有希望的，因她的哥哥，把她另許了別人了；所以他就失望了。

他如同做夢似的，回想他們二年以前的事。大約天氣太熱，就模模糊糊的睡着了。

當茲赤日臨空時候，一個穿着藍衣的郵差，在日光

之下跑着。他好像負着重大的使命似的，雖汗流浹背，也不稍事休息。他穿過了幾條小街，到了醫院的門口，就在信袋裏拿出一封粉紅的信，送到信箱裏。

他一覺醒來的時候，外邊已三句鐘了。他一邊揉眼睛，瞥見信箱裏一封信，他就把信箱打開，拿了出來。他在信面上看了一會，不知是誰寫給他的；細看字跡，的確是一個很熟的人。他想：『我此次到蘇州來，雖有很多人知道；但我的住址，有誰曉得呢？』上面雖寫着他的名字，但他總不敢冒昧把信拆開。他又看了一回，只見信角上寫着兩行細字：

“If not called for in 5 days return to
Chang Shou, South Gate, No. 2”

『South Gate, No. 55, Chang Shou 是影梅的住址；這二號是誰寄給我的呢？』他如在悶葫蘆裏一樣；後來畢竟給他大膽的拆開了。這信一共四張紙，但字很小，他就一字一字的讀道

「同你久不通信的我，今天突如其來的把這信寄
給了你，固然是你所夢想不及的，就是我自己也未
嘗夢想得到。」

他看到這裏，仍猜不着是誰寫的，就繼續的闕道：

「我久想寫信給你，奈自從別離至今，你從來沒有
寄一字給我。如今我又因小孩子的牽累，更無暇握
筆！這時我不得不感謝上帝，寫我的孩子睡了，於是
我方握着一支久不握的筆，寫幾行字給你。我深
信我的影子，深印在你的心裏是永久不消滅的；不
過我這一信，你假如不看完，你一定也不知是誰寫
的。」

他看到這裏，心裏很奇怪，就自言自語的說道：「咦！奇怪！
她是誰呀？怎的我一時就想不起了呢？」他又往下看道：

「現在我雖過的是不愉快的生活，但我始終感激
你！秋魂！記否在虞山的頂上，月白風清，我同你相坐
對語？那時你說：「花兒好好地開着，你愛她便愛她

吧！爲什麼要把她採了下來，簪在自己的衣襟上？
你這等澈底的思想，使我何等的敬慕呀！你又說：

「影梅……」

他讀到影梅二字，就同觸電一般，不覺歎口冷氣：「哦！原
來是影寫的。」同時他的眼前，彷彿一幅圖畫在他的眼
前活動：

「清凄的月色，從松林裏透了過來，照在他們的臉
上。他同他的影梅，肩倚肩的坐在樹下的石上，風吹
樹動，吱吱的響，同他們倆的哭聲相唱和。大約夜已
深了，影梅睡在他的肩上……」

他想到這裏，眼淚如瀑布的傾瀉下來！他又往下看道：

「影梅！你假如真愛我的，你就該嫁給了他；并且待
他同待我一樣！」那時我雖不願，但是你的勸慰，我
敢不如命？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對不住你，就
是我未安置你的心事。」

這時他又不覺一連歎了幾口氣。

『我自從到了他家，就謹守你的話，待他同待你一樣！如今產了一個罪惡的結晶，我看作是你的一樣。』

我想你讀到這裏，一定要哭了；因為我也在哭呀！

他沒有看到這裏，已是淚流滿面，這時被他一提，禁不住放聲哭出，所以又勉強的讀以下的信：

『你是沒有討妻子，你當然沒有兒子，所以我替小孩取的名字，叫做「寄秋」。哥哥！這是你幾度的囑我的。但我却不願你始終獨身；更不願你消沈意志。』

哥哥！你是愛我的，我的話你當然是聽的。

聽說你要到美國去，你想我何等的快慰呢？哥哥！你畢竟是愛我的，願你橫渡太平洋，直達彼岸。後來又聽說你目患沙眼，而移寓蘇州，上帝的待人也太平了，望萬勿因此而灰心！

你雖到了蘇州，可我仍不知你的住址，所以這信到今天纔寄。不過你是否在這裏，我還不明白呢！上帝！

我要說的話呢？哦！我記起了！……

這時日已西沉，暮色頓然籠罩了來，他就跑到房裏，把電燈扭了開來，繼續的讀道：

『宇宙等於「不幸」的海，宇宙間的人們，無一不在不幸的海中，所謂的人們的快意同傷心，并非海浪的作惡，是人們自己心靈所主張。哎！寄秋醒了！哥哥！你前途珍重！』

影梅泣上

他看到『寄秋醒了』這一句，頓然似癡的一樣：

『寶貝！好好聽你媽的話啊！你幸勿哭；哭了你媽會傷心的。』

他目不轉睛的望着窗外的梅樹，好像在追維什麼；同時心裏覺得影梅遠了！并且是別人家的人了！他這時已明白，二號也是影梅的家。

(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辦理囑託存款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分整存零
付零存整付兩種期限自三個月起至二十年止支款及存
款次數每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一年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為零利在按期支配用途
聚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訂有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又(90)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為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
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
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為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VEET



維脫去毛膏

婦女而生腋毛西人每以其有碍雅觀而去除之現在中國婦女亦已有做行
從前舊法每以剃刀薙剃但用刀薙剃其毛愈剃生長愈速而硬亦愈甚殊非
善法故現在均已改用維脫去毛膏祇須將膏少許搽於欲去之毛上數分鐘

後以冷水洗之其毛即自脫落數月中不復發生
而去後尤有無限之舒適

每瓶價一元七角五分

各大藥房及上海永安
公司先施公司均有出售
上海匯豐銀行樓
上第一一九號

霍傑士洋行經理

秋窗賸筆

西雲

保宮雞

常熟食肆。精飲饌。時有異製。以其地士大夫衆。官南北者。各以所得歸傳其里。日久名益繁。製益精。辛亥夏與友人會食。各徵食品。一友曰。諸公知此間有所謂宮保雞乎。其製蓋仿於川中。丁文誠督川時所流傳也。且中有故事。富趣味。相傳丁未遇時。入山中訪其戚。既歸日將暮。抵一村。落疲甚。憩人家簷宇下。未幾一翁來見丁曰。秀才何事。栖此。敝居在邇。請移趾稍休。丁相之。衣冠樸素。類寒人。正苦無歸。即從行。頃之抵一處。小築三椽。牆籬間。秋豆作花。下有雞雞三五。啾啾覓蟲。饒有逸致。翁叩扉。即有一女子出。前髮覆額。見丁灼灼視翁。呵曰。客來當製炊。何憇跳爾。女笑導丁並翁入草堂。自詣西室。擲搗薪水。往來如織。丁不自安。屢向翁止之。翁曰。貧家操苦慣。老夫日兩餐。皆賴此。其母在時。嘗教以烹飪。故略諳其術。須臾女出。於籬下捉雞來。宰割訖。更和泥一掬。並將入。但聞刀砧聲。亦不知其何作。俄黃梁熟。舉置丁前。復入廚。移時。以巨碗盛雞

來。非烹非炙。亦不類薰煨。肉瑩如玉。薑椒葱韭之屬。皆不具。惟秦椒點點作胭脂色。(秦椒卽辣子)相映鮮豔。而食之則諸味咸備。尤覺香氣異馥。甘不可狀。適女來視餐。丁異而詰之。女笑奔出。遲明。丁別翁歸。自是不復再遇。然回思此味。不能忘。既丁公貴。飭庖人仿製。名庖十餘。咸爲歛手。味渾不似。丁公但憶中合秦椒。命庖人增入。乃益辛辣。一日會丁壽。丁預戒僚屬。餽貽咸謝絕。丁公鄉人某道員。獨以故鄉風味進盤。餐西簋。誼不可却。遂受之。既食。則中有雞雞一味。色香味宛似當年。大悅。密使人詢某道。則某道備婦新自黔中來。素能庖。渠所作也。丁公意若有觸。假夫人命召之。既來。則四十餘婦人。便儂修潔。而審其眉目。果當日所遇之翁女也。丁公因述往事。婦恍惚猶能憶。各相撫然。及詢其製雞法。乃知雞殺竟。不復燻毛羽。但空其腹。實以諸香料。外縫極固。再傳厚泥火煨之。須臾熟。泥黏毛盡脫。瑩白異常。味融肌理。再加湯和以秦椒云。由此盛傳。稱以宮保雞。丁公不忘一飯誼。厚賞備婦遣歸。

IC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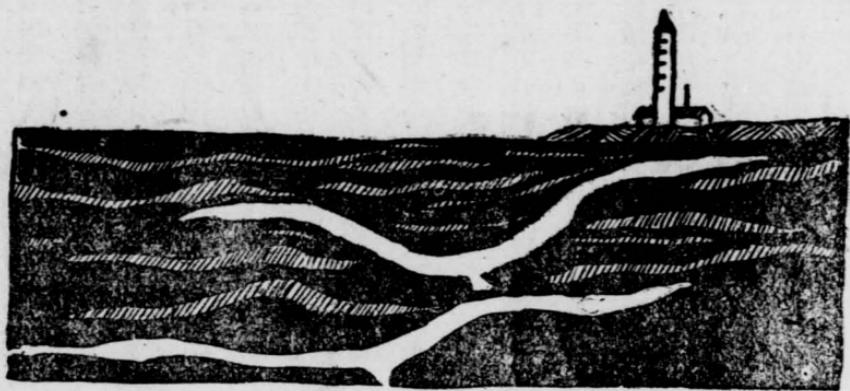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器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德
國
伊
卡
照
相
器

為世界最耐用最價廉之照相器



撲克牌

By Haughton Howell
張碧梧譯

現在輪流到格蘭特做莊家了。拔兜醫生坐在桌的那一邊。正和他對面。很不耐煩的把先前闖的一副撲克牌擲到他這辦事室裏的火爐中。另行拿過一副新牌放在桌上。說道。我們換一副新牌罷。我或能因此脫離蹇運。我在這一小時中。祇開過兩次牌。賭運真壞到極點了。同局的四人聽了他這怨言。都用滑稽的語調。笑着回答他幾句。格蘭特當即撕去新牌上的封條。並散給各人五張牌。然後把自己的五張牌很鄭重的疊齊。拿在手裏。坐下去。神情很興奮的仔細觀看。並把右手的大拇指啣在嘴裏。臉上露出狐疑不決的神色。這樣過了一會。達克等到不耐煩。催促他道。格蘭特。你儘着這樣做甚。快放下你的大拇指。替我們掉牌罷。我掉三張。——希望有兩張是皇后。科朗得接着道。我祇掉一張。埃塔司也道。我掉兩張。拔兜醫生把原來的五張牌握在掌心裏。慢慢的道。我便用這五張了。格蘭特依照各人說的數目。挨次掉過。輪到他自己。但他並不掉換。似因應掉幾張尚未決定。這當兒掉牌的三人都忙着取牌。瞧

看。拔兜醫生却倚在椅背上。微微含笑。睜着兩眼。凝視着莊家。好像是笑他太無決斷力。但格蘭特非但不掉牌。且不聲不響。頭顱向前垂下。直擱到桌上。幾注籌碼。一齊碰倒。兩隻勝臂並很軟弱的垂到兩旁。四人見了。都驚得跳起來。但猶以爲他是因神疲昏暈。當即把這知覺已失的人從椅上抬起。安放在旁邊室中的睡榻上。並扭亮室中的電燈。燈光照在他的臉上。拔兜醫生不待檢驗。便對三人說。列迦得格蘭特已脫離人的世界了。科朗得。埃塔司和達克一聽這話。嚇得說不出話來。呆呆的站着。拔兜醫生把手伸到格蘭特的襯衣裏。接着說道。他的心果已停止跳動了。他本有心病。我已替他醫治了幾個月。曾叮囑他搬往幽靜的場所。大大的休息。不能勞神。他不信我的話。致有今日之暴死。可憐可痛啊。三人聽了拔兜醫生的話。心中很覺悲傷。祇是留在這裏。於事無益。死者的身後事。自有拔兜醫生料理。各人便拿起帽子。沒精打采的走出去了。

二

列迦得格蘭特生時的環境情形。和他現在暴死在牌桌上。諒必有直接的關係。理應查考一番。

列迦得格蘭特本是個廣告捐客。在他暴死的前幾個月。伊蘭拔兜醫生會告訴他一種營業的計劃。他聽了之後。曾說道。我們倘能佔了優勝。自然有利益。但不免含有賭博性質。拔兜醫生道。這本是賭博的一種。老實說。做生意都好似賭博呀。照我這計劃。倘能佔優勝。賺錢必多。萬一失敗……格蘭特接着道。萬一失敗。我不是便將破產了麼。因爲進出的銀錢數目很巨啊。拔兜醫生道。話雖如此說。但我有運用的方法。自信不致有這悲慘的結果。你莫預先氣餒。我自當也拿出些本錢。祇是現在尙未能籌足。格蘭特道。你的計劃。我原很相信。不過事關重大。足能使我變成精光的窮人。我便不能不鄭重些。容我考慮一番。明天定去會你。給你確實的回信。拔兜醫生微笑道好。他以爲格蘭特縱有異議。可再用甜言蜜語引誘一回。終能

叫他認可。心中得意。不覺喜形於色。又和他說了兩句閒話。便走出格蘭特廣告公司了。

他們二人雖已認識了好幾年。但並不是親昵的朋友。起初因為在俱樂部中常常遇見。又常常同桌打撲克牌。尚能互表同情罷了。後來格蘭特因時常有病。便請拔兜做他的私人醫生。湊巧格蘭特又生了一場髖骨筋的風濕症。於是拔兜便提出一種計劃。想創設一家「三R治療法」醫院。專門醫治風濕症。格蘭特先前原有些疑慮。不敢答應。末了竟和他講明醫院的基金。各人擔任半數。又因相互互證和醫院利益起見。各人保了十萬元的壽險。講明誰先死了。這保險金便為後死的所有。等到醫院成立之後。格蘭特畢竟是廣告掮客。不明白這當中的情形。自然無從過問。祇曉得業務很不發達。過不多時。醫院果岌岌可危。倘不增加基金。勢必關閉。但拔兜醫生說他醫藥上的進款。僅能維持他的生活。又說在他所處的地位上。生活萬不能過於儉嗇。附設在巴字公寓的診所又萬

不能撤消。實在沒有餘錢支持醫院。格蘭特在廣告生意上賺進的錢。早已全花在這新事業上。也再拿不出錢來。正在這危急的當兒。格蘭特便忽然死了。「三R治療法」醫院的搖動的基礎。又受了這一下打擊。自然顛覆了。有許多債主立刻轟鬧起來。拔兜醫生竟是當中最重要的一份子呢。

三

七月九日夜間的一場撲克牌局。結局竟那樣悲慘。真是出人意外。同局的原是五人。除掉列迦得格蘭特和拔兜醫生外。再有西特爾警署偵探長迦萊司科朗得。市長埃塔司。和本州中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的本地經理保羅達克。

七月二十日的午後。保羅達克走進偵探長科朗得的辦公室。端過一張椅子。放在寫字台前。和他對面坐下。說道：「迦萊司。我有一個疑問在此。科朗得道。是的麼。甚麼疑問呢。達克道。便是列迦得格蘭特的暴死。科朗得道。他真死

得可憐。他本是個良好的男子。不該走錯了路。我微聞他生前的事業。情形很不見佳。達克道。是的。不過也祇有些債務。並無別的惡事。他有一個女兒。已在大學校畢業。如今父母雙亡。境遇很是困苦。但我今番趕來。並非爲着說這些閒話。實在因有一個疑問。須請你幫助。科朗得道。這不用不着你請的。你有甚麼疑難的事呢。達克道。因爲格蘭特生時。曾由我經手保了十萬元的壽險。科朗得道。他保這麼大的數目麼。他的家產諒必很豐厚了。達克道。不幸他並沒有豐厚的財產。科朗得道。但是他的債務的總數。定不能達到……達克接着道。是的。沒有這許多。他這十萬元的保險金。並非由他女兒承受。科朗得道。誰承受呢。達克道。却是拔兜醫生。科朗得道。拔兜醫生麼。他怎能

承受。這事原不希奇。商界上是常有的。他們又如期付款。毫無輕輟。科朗得道。既然如此。你所說的疑問。是甚麼疑問呢。達克道。這疑問是關於格蘭得的暴死。和他的保險金。科朗得道。你這話我可不懂了。你方纔會說他們如期付款。毫無輕輟。格蘭特死時。你和我又都在場。他雖死的太快。但並無可疑之點。因爲他是因心病而死。心病本是危急之症啊。他死後又無特異的現狀。決不能疑他是自殺。當然不用剖屍查驗。再則拔兜曾替他醫治心病。已有好幾個月。更是一個鐵證。你何用多疑。有何內幕的隱情呢。達克道。有何內幕的隱情。我不曉得。但我總覺當中定有疑問。科朗得道。你說罷。我倘能幫助你。無不盡力。不過據我看來。祇要你照付十萬元的保險金。拔兜醫生再能憫恤孤兒。分一半給格蘭特小姐。這事便圓滿結束了。達克道。拔兜醫生決不肯分給伊的。他真性急。在格蘭特死的第二天上午。屍骨未寒。他已要求我們公司中如數付給他。因他很引起我的疑慮。科朗得道。第二天麼。他真太

性急了。我要罵他一聲冷血的人。當時你怎樣回答他的。達克道。但我不能怪他性急。叫他稍緩來付。只得把格蘭特確已身死的證據。和他的要求。立刻通知總公司。達克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抬頭望着天花板。一會。點了點頭。表示他思想的滿意。接着再道。另有一件事。待我先告訴你。距今四五年前。曾有一人在我們公司中投保壽險。數目很大。是由我經手的。後來這人死了。身材雖是相同。但我們公司中因查出些疑竇。不肯照付賠款。起初雙方爭論。後來我們公司中提起訴訟。結果公司失敗。如數賠還。誰知過了一年。我在舊金山的瑪凱特街上。竟遇見了這個死人。但他騙去的賠款。已經用完。無力歸還。再把他的妻子捉到官廳。要判決伊當初冒認屍身的罪。伊說當初那個屍身。委實和伊丈夫一樣。並非冒認。且不知道伊丈夫有這陰謀。並當庭宣誓。審判官纔放了伊。我們公司中便白白的喫了這大虧。科朗得道。但是格蘭特之死。和那事截然不同。我們是親眼看見他死的呀。達克道。格蘭特自

然是死了。……那件事的下文。我尚未說完。自此以後。我們公司中對於投保的人。加訂一種辦法。凡是數目稍大的保戶。都須留下他的指印。科朗得道。指印麼。保險公司中也打指印麼。達克道。爲鄭重起見。不得不這樣辦。從那時候起。由我經手的保戶。都得請他印下兩張指印。一張寄到總公司。一張留在我這裏。萬一這人死了。我握着死屍的手。再印下兩張。——大概都是右手的大拇指。——一張寄給總公司比較。一張由我藏着。俟比較無訛。纔付賠款。這辦法雖覺繁雜些。但像從前的那一回事。絕對的不能發出了。科朗得道。這辦法果然妥善。但和格蘭特及拔兜何關呢。達克道。你且聽我說下去。當格蘭特和拔兜二人投保時。當然也遵守這辦法。印下指印。格蘭特死後的指印。也已由我印下。科朗得道。難道指印有訛誤不成。達克道。有無訛誤。我尚不敢說定。好在我都已帶來。你不妨察看一番。諒無妨礙。科朗得道。好的。不過有一句話。須向你說明。你若祇憑你個人的幻想。設下種種的疑問。在

公私兩方面。我都不能幫助你的。

四

這天傍晚。科朗得問一位驗屍官道。威姆司醫生。我曉得你能用特別的方法。研究指印。所以我要請問你。凡人生時印下的指印。和死後印下的。有無不同。威姆司答道。倘死人的皮膚仍完全無恙。並無特異的不同。你怎會問起這事呢。科朗得道。我有幾個指印。想請你查看一回。威姆司道。很好。是誰的指印呢。科朗得道。這個我現在不能告訴你。等你查看之後。倘有異點。我定當把能告訴你的話。約略說給你曉得。威姆司道。很好。你把指印交給我罷。明天我定有回話給你。科朗得道。好的。這指印是生時印下的。這是死後印下的。——是死後第二天印下的。

五

第二天的早晨。科朗得湊着電話的聽筒說道。你是達克麼。我是科朗得。威姆司醫生現在我的辦事室裏。因為那指印的事。他有話問你。並有話告訴你。你能立刻來麼。我

們在這裏等你。

過不多會。達克已急急趕來。氣喘吁吁的問道。你們發現了甚麼呢。威姆司問道。達克先生。這兩個拇指印是你親自替那人印下的麼。達克答道。是的。都是我親自替他印下的。威姆司道。這一個指印。是在格蘭特死後印下的。那屍身可曾行過防腐法不會。達克道。他的屍身並未施行防腐法。却是火葬的。因為他素願如此。你問這話做甚麼。威姆司不答。祇道。原來這樣。我再問你。你是用甚麼方法。印下這兩個大指印的。達克道。方法麼。自然是先把大指指在墨水墊上。撒一撒。接着印了下來。這是最便當的方法啊。你問做甚麼呢。威姆司仍不答。再問道。這墨水墊或者未曾棄去罷。達克道。是的。現在我的寫字台中。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呢。威姆司道。你印這死後的指印時。所用的墨水墊。或者是簇新的罷。達克道。正是。你一再追問這事。自有你的用意。你究竟已發現了甚麼形跡。威姆司道。現在我尚不能發表。因為我雖有我的意見。但難保

不是錯誤或誤會。倘因此引起無從解釋的狐疑。未免太乏味了。不如稍緩發表的爲是。那塊墨水墊你能够拿給我查看一回麼。達克道。這是一定能夠的。我此刻便去拿好麼。我一直趕回去。再一直趕來。不消一會工夫的。當下達克便飛也似的奔出門去。威姆司也回到上層樓上他的辦事室中。隨即再回下來。並攜來兩隻玻璃瓶。一會。達克已經趕來。把一塊墨水墊放在科朗得的寫字台上。威姆司當即從第一隻玻璃瓶中倒出兩滴藥水在墨水墊上。再從第二隻瓶裏倒出兩滴。也倒在這上面。稍停了一刻。他先把鼻子湊近墨水墊嗅了一嗅。再用舌尖輕輕的舐了一下。便搖了搖頭。把墨水墊送到達克面前。說道。這上面是沒有的。達克道。這上面沒有甚麼呢。威姆司道。我本以爲這墊上有毒。……達克不等他說完。失聲喊道。毒呀。毒麼。這上面怎會有毒呢。你以爲格蘭特是毒……威姆司截住他的話頭道。達克先生。你說話太快了。你論斷太快了。我要說定有幾粒——極小的顆粒——東西。因

此便引起你所說的疑問。達克道。當真是幾粒麼。幾粒甚麼東西呢。威姆司道。或者是幾粒。是幾粒很小的研成粉末的毒物。達克道。真的麼。在那裏呢。威姆司道。我查看你交給科朗得的兩個指印。初看。似無分別。但細看死後印下的指印的墨水。却有一種言語形容不出的痕跡。好像這墨水會和猛烈的毒物化合。科朗得告訴我。說你同時會印下兩張。請你把那一張也拿給我看看。達克道。好的。待我立刻打電話去分付。你以爲……威姆司接着道。我沒有甚麼以爲。也沒有何種論斷。我祇知把事實查看明白。查看明白後。能不能解釋你對於格蘭特暴死的狐疑。我現已查出的毒物的痕跡。有沒有意味。我也都不過問。至於善後的辦法。那更是聽隨你和科朗得的意思。不關我事了。總之這死人的大姆指印上。委實有毒物的痕跡。這却是我要鄭重說明的。但這毒物的來處。和所以有毒的原因。——偶然或是有意。——我尚不敢妄斷。達克道。我想這當中定有隱情……科朗得從旁插言道。這話不

錯。應該要查究的。威姆司醫生。如今你既已查出毒物的痕跡。達克所說的疑問。可見不爲無因了。

威姆司醫生走出這辦事室後。達克道。我的疑問果有價值麼。還是我多疑呢。科朗得道。你既說當中定有隱情。所疑便不爲無因。不過假定這大拇指印中果真有毒。是甚麼毒呢。怎樣證明呢。達克道。是呀。科朗得道。格蘭特死時。我們正同坐在一處。當牌局開始時。他分明安然無恙。這不獨是我們二人這樣說。同局的諸人。諒必都是這樣說法。倘說有人在局中下的毒。我們怎會不看見。而且我們都未進飲食。從我們坐下開賭起。直到他死。也未有人走開賭桌一步。達克道。正是。你的話一些不錯。科朗得道。既然不錯。便那來的毒呢。你的眼光。和我的一般明銳。倘有特異的舉動。決無不看見之理。你可敢站到證人欄中。發誓說曾看見有某種略爲可疑的事麼。達克道。我想這是不敢的。科朗得道。他若果是在賭局中受的毒。那必是他自殺。因爲我、你、埃塔司、拔兜都無從下手。達克半吞半吐

道。是……是的。科朗得道。據你的意思。以爲他是自殺。還是被人暗殺呢。達克道。我想他無自殺之必要。科朗得道。這話不錯。不過有許多人在不必自殺。竟會自殺而死。這原不能一概而論。我們本曉得他有厭倦職業之心。拔兜又說他向有心病。也許他因此自殺。倘說他是被人害死的。却缺乏可信的理由。達克道。但我以爲並不缺乏。科朗得道。你這話的意思……達克道。是的。我是指拔兜而言。他有……科朗得道。威姆司纔說你論斷太快。你已忘却了麼。拔兜怎樣呢。達克道。十萬元便是可信的理由呀。我並聽說格蘭特曾交付他一筆巨款。叫他去購備醫院中應用的藥品和器械。大半却被他吞沒。這話如果確實。他對於格蘭特。自不得不下毒手了。科朗得道。但是他們有股東的關係。銀錢上自多來往。這或是外人過甚之言。你不必深信。達克道。那未便去開這一層不談。那十萬元總是一定可信的理由呀。科朗得道。話雖如此。但你因有這個薄弱的證據。武斷他是殺人的兇手。萬一他提出反

證。證明你的錯誤。那時你可難免誣告之咎。達克道。正是。但是我越推想。越敢斷定格蘭特必是被人害死。害死他的人。除掉拔兜。那有別人呢。

六

保羅達克雖不是個聰慧機警的人。但富於堅忍性。不畏難。無論做甚麼事。必須得到圓滿結果。纔肯放手。倘這事當中生出了疑義。那更非解釋明白不能罷休。所以如今格蘭特暴死。他既有些疑心。拔兜醫生。便拿定主張。誓必查明內幕中的隱情。他偵查的第一步。是趕到公共圖書館裏。坐着閱讀關於毒物學的書籍。讀了一會。忽觸動一個意念。再作進一步的推想。便因此定下一種計劃。自言自語道。這計劃是能夠實行的。當下便走出圖書館。在一家中等的書店中。買了兩本小書。書中所記。是指示人怎樣從撲克牌上猜詳未來的事。又買了一副新撲克牌。這纔回到住處。甚麼事不做。很用心的閱看這兩本小書。接着拿過一本。裝入一個信封裏。用打字機印上寄往的地

址。是西特爾巴字公寓伊蘭拔兜醫生收。再從新撲克牌裏揀出幾張。分裝在七個信封中。也印上同樣的地址。預備每隔念四小時。寄出一封。

達克把這事辦妥。臉上露出些笑容。並對着鏡子。換上衣服。出去進正餐。暗想我已佈置妥當。祇須郵務局中不誤事。把這幾封信陸續送去。收信人的心理上。必發生很大的變動。這便是我這計劃的主要目的了。

第二天早上。拔兜醫生接到一本小書。並不擲入字紙簾中。却一頁頁的翻下去。看得很是有味。後來再很仔細的放在寫字台的抽屜裏。誰知惡運之神。因此便壓在他的肩上了。

這一本小書。是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寄出。拔兜醫生在二十五日星期一早上收到的。等到二十六日。他又接到一封信。裏面祇有一張撲克牌。並無別物。這張牌是鏗形的甲克。(俗稱太子)。據預言家說。是暗示某醫生曾做過。或將要做一件歹事。當拔兜拆開這信封。抽出這張牌時。

很是驚奇。默想這是誰寄來的。又爲着甚麼原故。想了半晌。猜詳不出。却想到昨天收到的那本小書。兩下裏自必有直接的關係。不禁笑了一笑。從寫字台的抽屜裏取出那本小書。翻到這一頁。標題是『牌的暗示』。便細瞧鏢形的甲克這張牌的註語。立刻笑容隱沒。緊緊皺起眉頭。神經上着實受了一下打擊。眼前各物。一樣也瞧不出了。一會。他的心神方纔歸舍。把書和牌一齊塞到抽屜裏。並竭力排除腦中所留的這個印象。但在這天當中。他仍好幾次想到這一回事。

第二天是七月二十七日。拔兜醫生起身後。見郵務局送來的第一批信件中。又有和昨天同樣的一個信封。裏面仍祇有一張牌。是三葉式的十。他不願再查看這張牌的註語。順手把牌擲入字紙籠裏。繼續折看其餘的信件。但他因看見這張牌臉上露出的愁容。再也不能消除。兩道眼光更不由自主的射到那字紙籠中。接連有十二次之多。見那張牌正面向上。正朝着他。他忍耐不住。再查看那

本小書。知道這三葉式的十。是暗示某人會利用朋友之死。或不正當的手段。騙到巨數的錢財。他不禁萬分惶恐。瞪起兩隻眼睛。呆望着面前的牆壁。活像是一個石人。在這以後的五天。每天他總接到一張撲克牌。他總在那本小書上。查明白註語。一張是心形的七。註語是『有一位公平正直的朋友。將要來懲罰你。』一張是鏢形的十。註語是『這是一個凶兆。示人將有牢獄之災。甚致於死。』一張是心形的三。註語是『這張牌含有警告的意思。示人緊防他自己造成的惡運。』一張是鏢形的八。註語是『你心中所藏的未完的計劃。應該嚴重注意。否則結果凶險。』最後的一張牌。是八月一日寄到的。是一張菱形的皇帝。那小書上的註語。說是『有一個美髮或白髮的人。將要加害於你。』

（達克和市長埃塔司的頭髮。都很秀美。警務長維得正是滿頭白髮。）

拔兜醫生接到了這七張撲克牌。所受的打擊。異常的厲

害。但他自念是個受過教育的高等人物。倘因接到這七張平常的撲克牌。竟迷信那些無稽的註語。給外人曉得了。豈不要被人家譏笑。和令名很有妨礙。所以他還要裝做沒事人的模樣。然而他已失掉自制的能力。自從八月一日起。他的心境。用紛擾二字來形容。尙嫌不能盡致。他在前一星期。體質本很強健。眼光闊大。對於人們常含有輕慢的神氣。現在却日漸衰弱。神經因過分興奮。稍有紊亂的表現。眼球通紅。似將冒出血來。臉色蒼白。胃納呆滯。飲食大減。像是個幾夜失眠的病人。心中更有一種不安的幻想。覺得前途定有何種禍事。因為這樣。他既不能聚精會神。診治求醫的病人。連讀新聞紙也是心神不定。午後小睡。竟會夢魔。和在夜裏一樣。倘在無意之中。忽聽見一些聲響。便大受驚嚇。又時時的朝背後張望。當他坐在室中時。倘有人未先通告走了進去。他立刻大怒。不管是誰。高聲呵斥。他診所中的看護婦。住所的病人和他的朋友們。見他這樣惶亂無主。時而靜默。時而喧吵。又是多疑。

都說不知他爲着甚麼。竟會在七天的短時期中。變換了一個人。誰知這正是達克所定利用心理學的計劃的成
功呢。

七

達克把他所做的事。和他已曉得或猜測的結果。告訴給科朗得後。再道。我已把他領上他的路了。科朗得道。他的路麼。甚麼路呢。達克道。他人生的末路。路的前頭。便是地獄。科朗得道。你能斷定他已走上這條路了麼。你須知道。他爲人着實機警啊。達克道。是的。我能斷定。正因此機警。纔來求你助我一臂。科朗得道。我怎樣幫助你呢。達克道。沒有甚麼難事。祇請你再組織一場撲克牌局。科朗得道。撲克牌局麼。自從格蘭特暴死的那夜以後。我再不要打撲克了。達克道。但是這一場撲克牌局。既非取樂。也不賭錢。別有作用。科朗得道。甚麼作用呢。達克道。便是爲着拔兜醫生。因爲我現在有一種計劃。祇須把拔兜再拉入牌局。格蘭特暴死的真情。便能顯露。你組織這場牌局。最好

仍是五人入局。請威姆司或維得替代格蘭特。威姆司最爲合宜。仍舊在拔兜的室中。我想你定能照辦罷。科朗得道。我明白你的計劃了。正是法國人所謂的「罪刑再造法」。對麼。達克道。我這計劃倘能實行。正是這個意思。請你信任我。依我的話辦理。等到入局後。你務必瞪起眼睛。側着耳朵。注意一切。你能這樣辦麼。科朗得道。我曉得了。一一遵命辦理便了。達克道。那末我應該謝謝你。哈哈。照這計劃實行。定能嚇得拔兜醫生當着我們的面。承認害死格蘭特的罪。科朗得道。你能料定他是這樣麼。達克道。他大概是這樣。科朗得道。很好。待我組織成局。打電話通知你罷。

八

科朗得分頭去請人打撲克。並把這當中的內情告訴給埃塔司和維得。他們自然答應入局。威姆司却立刻謝絕。說是各種牌戲。固然不懂。且向來痛惡。至於拔兜非但滿口答應。更很歡迎在他室中成局。科朗得見他這樣。覺得

希奇。心想自從格蘭特暴死。拔兜要求速付保險金後。這一班人對他都很冷落。他或者想借此聯絡感情。重結友誼。或者是他生性好賭。祇要有人請他。無有不答應的。二者必居其一。祇不能斷定是那一種罷了。

九

八月六日的夜裏。拔兜醫生的室中。又有五個人圍着桌子圍圍坐住。一切情形。和七月九日不幸的夜間一般。無二。祇是少了個格蘭特。換上個維得罷了。牌局開始時。各人凝神鬥牌。毫無特異的舉動。直到夜半時分。輪流到達克做莊家。他很不耐煩的把用過的牌擲到火爐裏。望着拔兜說道。我們掉換一副新牌。我或能因此脫卸了惡運。我在這一小時中。祇開過兩次牌呀。拔兜很快的瞪了達克一眼。達克口啣着大拇指。也凝視着他。神情很靜默。似乎心中正想甚麼。拔兜當即拉開這桌的抽屜。取出一副新牌。不聲不響。遞給達克。達克接過來。撕去封條。把牌分散給各人。各人便捧在手裏。仔細瞧看。達克從桌上檢起

他分內的五張牌。祇看了一眼。便再把右手的大拇指啣在口裏。接着嘴唇動了幾動。似乎辨別甚麼滋味。他這奇異的動作。除掉拔兜外。埃塔司。科朗得和維得都未注意。顯見他們這時已忘却這場撲克牌局的用意了。拔兜張開嘴。似乎要說話。但忽又閉上眼睛。頓住不說。像是喉中有物塞住。臉色也大變。他的神經上。分明是受了打擊。等他再睜開眼時。並射出強烈的光采。但他這種神情。祇有達克看得真切。其餘的三人。都未瞧見。各自忙着掉牌。拔兜和上次一樣。仍然不掉。達克十分奇怪。但不露一些神色。替各人掉換後。自己也掉四張。當他慢慢的檢起這四張牌時。又啣住大拇指。有如要斷定這拇指之上。究竟有沒有特殊的氣味。一會。忽露出愁苦的臉色。把兩手交叉着。用膀臂緊按住胸口。拔兜見了。用枯乾的舌頭。舐了舐枯乾的嘴唇。挺直的坐在椅上。很驚懼的望着達克。達克的頭。並漸漸向前垂下。身體又縮做一團。埃塔司猛然瞧見。忙問道。你爲甚麼這樣。維得道。你有病麼。科朗得却不

響。並不望着達克。却望住拔兜。達克從兩片失力的嘴唇中含糊說道。毒……毒……我中毒了。拔兜一聽這話。身不由己的直跳起來。似乎怕站立不穩。用兩隻膀臂撐在他坐椅的扶手上。臉色變得和死灰一般。高喊道。這是無稽的謊言。我並未下毒。這裏祇有一副……他因陡受驚嚇。不知不覺。說出這含有語病的話。但他隨即曉得失言。便頓住不往下說。連忙改口道。我也有病了。必是方纔進餐時。火腿吃得太多。必須去請醫生。我要退回私室去了。科朗得早已站起身。這時把一手按在拔兜的肩上。厲聲向他道。拔兜。不必去請醫生。我便是你所需的醫生。現在我們已曉得你正是毒死格蘭特的凶手。立刻要把你捉住。你最好把當時的實情直說出來。事到如今。抵賴也沒有用處。維得和埃塔司也都已站起。站在拔兜身旁。達克也抬起頭。湊到拔兜面前。相距祇有一尺光景。對他說道。拔兜。當時的實情。不必你說。我能一一猜出來。你聽我說罷。包管一些不錯。你心想害死格蘭特。便特地預備下一副

撲克牌。牌上塗了研細的毒粉。因為你本曉得他向有口
啣拇指的習慣。當他做莊家時。更要一再用舌尖舐些唾
沫在指上。便於散牌。於是牌上的毒粉便傳入他口中。這
毒粉性質猛烈。中毒之後。不消多會。一定身死。至於你所
以要把他害死。因為你騙取他的錢財。創辦甚麼醫院。猶
嫌不足。再要承受他的十萬元的保險金。你謀財害友。還
能把你當做人類看待麼。格蘭特死後。你把那副有毒的
牌。擲到火爐裏燒去。以為可以消滅痕跡。但忘却了毒粉
是礦質。火燒不掉的。湊巧你的傭人又太粗忽。未曾掃除
火爐裏的灰燼。我便把這灰燼用化學方法化驗。驗出所
含的毒質。足能毒死十二個人之多呢。我所以有這動作。
因為我會託人查看格蘭特死後的印下指印。據說墨水
之中。含有很小的細末。這細末必是在他生時黏在他拇
指上的。可惜你當時祇怕被人看破他的死狀。不是心病。
實是中毒。忙着把屍身燒去。却未想到這一層。否則再加
快些。使我來不及印下他的指印。不是便可不露一些破

綻了麼。但在他死後第二天。你便要支付他的保險金。早
已引起我的疑心了。我在前幾天。又每天寄給你一張撲
克牌。你倘果然心虛。迭受這激刺。神情上必有不安的顯
露。一面我又在暗地裏偵察。見你的神情。果然大非昔比。
這纔有了八九分的把握。今夜約你打撲克。原也是我的
計劃。我有意坐在格蘭特上次的座位上。並學他不時的
啣住拇指。果又觸動你的心事。有些惶恐不安。時時的瞪
眼望着我。再有方纔你說「這裏祇有一副……」雖未說
完。意思必是這裏祇有一副塗毒的牌。這不啻是你的真
供。自認用毒牌害死格蘭特的了。這樣說來。證據已是充
足。你毫無狡辯的餘地了。如今我偵查的職務。已是結束。
以後的事。須科朗得和埃塔司來辦理了。
第二天。科朗得看過拔兜醫生的供詞。已承認因財害死
格蘭特的罪。便自言自語道。達克本是位壽險代理人。竟
能破獲這樁人命重案。並把凶手捉住。好算是一件新奇
的事呢。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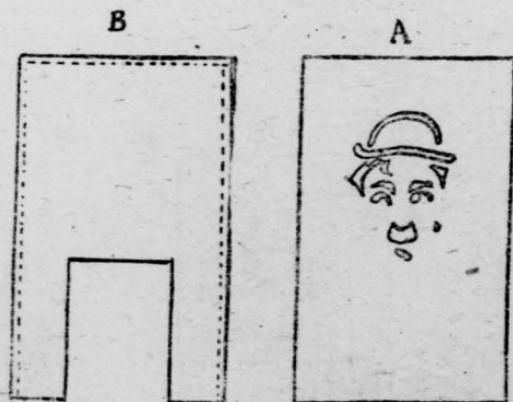
小幻術 人面來去
夢 洛

小號

大號白色名片一張。演者以左手執之。當衆翻覆數次。以示與平常名片無異。繼將右手在片面略作手勢。則片面忽現一人面。演者仍當衆翻覆數次。以示並無秘密。繼仍將右手在片面略作手勢。則人面又杳然矣。

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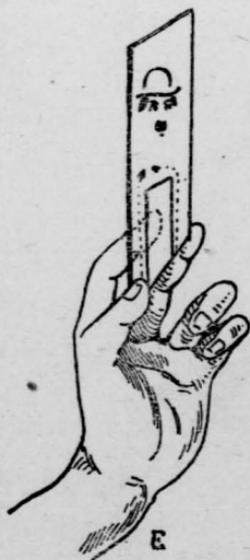
幻片一張。製法如圖。以A B二片相貼合。貼法如B片上之虛線。膠糊



不可太多。以免膠着兩片中心。待膠水乾後。再以C片嵌入C片之一面用濃墨塗黑。或深紅深綠藍色均可。隨演者欲片上之人面現何色而定。但顏色不可過淡。以深色為易顯明。

關鍵

本套演法雖簡單。然亦需先稍練習。以免臨時感困難。演時左手母、中、二指捏住片之兩邊下端。以食指退入後面下端之缺口中。欲人面現。則將食指推C片上。退下則人面又隱矣。(如E圖)人面之挖法無一定。以簡單為要。喜怒哀樂可隨意也。



勳章

一片淒涼的荒沙，籠罩着千百的帳幕。咳！這是甚麼地方呢？不是戰場嗎？軍兵駐在的地方嗎？數行老樹，參差排列，好像掛着招魂的旗旛。野風怒吼，似乎許多亡魂的哭訴。在這個悲悽的所在，獨露出一個紅十字的白旗，搖搖擺擺在空中飄蕩，鬚髯警告那些無辜的戰士，快快的解兵息戰吧。天下都是一家，何須乎同室操戈呢？在那方面，紅十字施救院的大字，高高的掛在門前，一羣羣穿着白衣服的人，擡着病牀，來往不斷。院內哀號，呻吟的聲音，斷斷續續的不絕。那些受傷的軍人，有的折了腿，斷了肘；有的拿白布斜纏了頭部。所有看護的人，忙忙碌碌，來往施救，咳！這是誰的罪呢？



在那個病房內，有一個新受傷的青年軍人，肋下纏着白布，面色灰白，斜臥在牀上，鼻息中微微帶出些悠悠的氣。在他旁邊坐着一個年紀相若的軍人，低着頭，在那裏歎息，忽然一陣慘呼的聲音，從那個被傷軍人發出來。他旁邊坐着的那個人，忙站起來問道：躬昌覺得好些沒有？你渴了嗎？或者是吃些東西呀！躬昌擅微微的答道：「不……不是的！我……我不要，現在我覺得肋下鎗傷痛的很；並且今天精神也很恍惚。恐怕是……咳！我的老母幼子又如何呢？」說到這裏，不覺得噎哽難言。那個入也很淒楚的安慰他道：「躬昌兄，不要如……如此的着想，少時醫生就來了。你……你的病一定能好，不要煩

腦，慢慢養着吧！你要想前途是無量的。迫功成名立那一天，得到很優美的勳章，騎着高俊大馬，威威武武的，老百姓看着也覺得很光榮。何苦你此時自尋苦腦呢？你還是養養神吧！」躬昌道：「咳！良仁弟，你不說起功名勳章還好，說起來真正令我後悔傷心。咳！我自幼老父去世，隨着家母苦苦守二十餘年。我看天地間的事業，再沒有比作軍人威武的；並且出息也快，發財也容易。所以此次招軍，我也投身此中，誠望得一兩個勳章回來，好誇耀鄉里，嬌傲同輩。沒想到鎗彈無眼睛，偏打着我的身上。咳……！」

略歇歇又說道：「中國現在最壞最沒良心的，就是咱們當兵的，那有一個不受人民唾罵？咳！這也怨不得他們，因為人民是為保護治安和國家權利起見，所以纔把許多錢財來養活軍兵，那知道人民受了外人許多無理，的強迫和羞辱，那些個兵們並不給人民爭權利，雪奇恥，只顧私人的權利，互相競爭，擾亂居民，幾甚於胡匪。倘怪人民唾恨嗎？咳！我明明的知道，還故意來做這種沒有仁

心的軍人，都是勳章在那裏作怪，使得我神志錯亂。所以也顧不得一切了！咳！現在到了臨死的時候，我的良心也發現了。我願意良仁弟不要再作這種的軍人，並且勸告中國青年，勳章是催……「催命符」，「勾魂使」，良仁弟謹……。」言時面色大變，創傷忽痛。汗珠兒豆一般流個不住。良仁忙給他拭汗，並安慰道：「昌哥不要說了。你好好的養病吧！」

躬昌定定神又說道：「咳！我死到不足惜，可歎我家沒有一間地，一間房；又沒有三兄四弟。我死後老母幼子誰能瞻顧憐恤呢？咳！我真不孝不慈，何以為人？咳！現在我已是不能好了。還有五十圓錢沒有用。我死後，還望你看往日友朋的情分，請你交給我的老母，以作他們的用度。」良仁不覺一陣心酸，淚落，躬昌又說道：「我現在覺得精神很清楚，你把我扶起來坐一坐。」良仁道：「還沒有大好不要起來吧！」躬昌說：「不要緊，我還有重要的事呢！快點吧！再慢些恐怕是來不及了！」良仁沒法只得忍

住淚，將他慢慢的扶起，拿被褥靠了他的後背。躬昌在懷中掏出一個小冊子，扯下一張紙來，用鉛筆寫道：

「母親！我再不能侍奉你老人家了！是兒子的罪。求母親赦罪！親愛的母親！不要悲傷。就當沒有我！還要求母親的，要撫教雄兒。他是母親的心肝，也是宗祧一線。不要教他效兒這樣的生涯。勳章是不易得的，是危險的。咳！母親赦罪。親愛的母親母親……」

寫到這裏，劍痛大作，面色驟變，良仁忙把他放下，已是不中用了。良仁撫胸蹶脚大哭道：「昌哥……昌哥……勳章害你了！勳章真是陷人的阱！害人的主子！勳章……勳章……」

在三四個月後，一個少年忙忽忽向一條靜悄悄小衢衝內走去。轉了一個灣，又轉回來，望着一個不很整潔的板大門道：「好糊突！這不是嗎？是的！」伸手想去叩門，又忙縮回來，心內思量道：「我這一進去，應當如何的對答。是照實說呢？還是不說好呢……是的是的不說吧！」遂用

力在門上拍拍敲了兩下。院內的哈巴狗，正無精打采的在向陽地方打盹；猛聽敲門的聲浪，遂跳了起來，汪汪的狂吠。從屋內跑出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到門口開門。問道：「誰敲門？」少年道：「是我。」你找誰呀？「我找尤躬昌家。這不是嗎？」是是！尤躬昌是我的爸爸。可是沒有在家，打仗去啦！我奶奶說還得甚麼勳章。你等我爸爸回來再來吧！那個少年聽了，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說道：「你不是雄兒嗎！你去告訴你的奶奶，說我是替你父親捐信的。還有許多話要說呢？」雄兒忙轉身向屋內跑去，連嚷道：「奶奶！他是給我爸爸捐信的；還有話要同你說呢！快快的去吧！」老太太聽了，走出來問道：「雄兒那個人在那兒呢？」雄兒指道：「那不是在門旁呢？」老太太在門口一看，道：「喲原來是良仁姪。快進屋吧！」良仁看躬昌的母親頭髮都白了，不覺暗自歎息。想起自己和他的兒子往日的交情，不啻親手足一般。現在呢！我可是又到他的故園了。他呢！已竟埋骨戰場了。想到這裏，不覺心內一痛，

差不多都要哭出來。本來打算不進去。但是兩隻腳不曉得甚麼緣故，只顧往前走去；不得已隨着躬昌的母親進了屋內坐下，老太太給他倒一碗茶，然後問道：「你幾時回來的？昌兒怎麼還沒回來呢？他在那裏可好嗎？咳！良仁姪，你是知道的。我只有那麼一個兒子；並且他還是一個孤子。自從出去到現在已竟是六七個月了，總沒有一封信兒。我那一天不記掛他。阿彌陀佛，今天可來個信兒。怪不得今天早晨鵲雀望着我叫，我想必有點事。可是我們昌兒得幾個勳章了。」原來良仁坐下以後，好像坐針氈一樣。心內七上八下跳個不了。面色紅一陣，白一陣，兩眼直直的望着老太太，心內想道：「是說呢？還是不說呢？咳！好苦的老太太！可憐的雄兒！咳！五六個月的工夫，一個很好的家庭就變成悲慘的情況。可憐他的母親還在夢裏咳嗽章啊！勳章啊！」他心內只顧亂想，老太太說的一片話一句也沒有聽着。猛被這一問，順口答道：「五六個……」老太太以為他兒子得了五六個勳章，忙問道：「真

的嗎？那麼將來一定能得個營長咧！連長咧！」良仁歎口氣道：「可惜！可惜我……」老太太忙接着說道：「姪兒你好默氣呀！你和你哥哥是最要好的朋友，他若是得了官，能不提拔你嗎？你還咳嗽聲歎氣的作甚麼？咳！這回可好了！也不辜負我撫養他二十餘年。我們尤家還出息了這麼一個好兒子，真是老天有眼睛呀！」良仁聽到這裏心內非常難過；不覺眼淚從眼角內流了出來。急忙用手巾假作拭汗的樣子，掩飾過去，又想到：「不好，快走吧！不然一會兒要露馬腳了。但是信呢？不給他吧！一定不給。」他遂站起來，從腰內掏出五十塊錢來說道：「老伯母，這……這是大哥給伯母捐回來的。他……他，幾天也……也要回……回來了。」說完大踏步走了出去。躬昌的母親還說道：「賊賊作甚麼這樣的忙。這樣的客氣呢？喫了飯再去吧。」良仁也不回答，只顧慌慌張張的往前走。恨不一刻到家。咳！老太太又那裏知道呢？

從那天以後，每當夕陽將下的時候，他沒有一天不

帶着他的孫子雄兒遠遠望着躬昌胸前掛着五六個美麗的勳章，騎着高大的俊馬，腰懸白亮亮的指揮刀，笑迷

迷的從那蒼茫晚霧中得得而來……

一九二三，七，九，作於吉，女師校。

止 電 筆 記

鮑超起身式微。落魄不得志。後從塔齊布。始以勇聞。得某小家女爲室。女性妒。時鮑負盛名。將士畏其威。不敢正視。獨入闔內。則低首下心。默不作聲。軍中爲之語云。將軍威望真如虎。一聞獅吼不敢怒。又云。闔以外將軍制之。闔以內夫人制之。旋清廷詔鮑入關剿匪。鮑辭疾不赴。實夫人恐其魯莽戕身。以却之。清廷有知其隱者。詔切責之。曾文正爲之疏解。得乞假歸。賜人參四兩。夫人語鮑曰。此誰之功也。鮑亦笑以遺細君。其媚內如此。鮑性嗜殺。夫人曰。吾見統兵者嗜殺。必無善果。勸鮑戒之。自是鮑出戰。苟乞降者。卽不誅戮。賊以此服其威信。不知此亦夫人之力也。一日鮑出陣。戴珊瑚紅頂。炫於夫人曰。自此作一品大員矣。夫人怒曰。吾視此直於敝屣。鮮紅之頂。聚無數頭顱之血。跡染成耳。語時容色慘然。鮑亦爲之寡歡。嗚呼。古人云。一將成功萬骨枯。夫人之言是矣。父執陳養原先生曾佐鮑幕。嘗資爲談助也。

家庭 遊戲 填字

時儀女士



預備：獎品，鉛筆，與題紙多份（題紙由主席作式樣附後）。
先使預會者坐一圓圈，然後由主席每人各給紙筆一份，使各人將紙上各字照字後括弧中意思改成一字，改好後，由主席評判給獎。按此種遊戲，初習英文者常行之，頗多進步。

舉例（X代表缺字）

- | | |
|---|--------------------------|
| 1. Max (夏日必應用之物) | 2. Lxxe (沒有他就不能活了) |
| 3. Xxle (擊去越多他就越大) | 4. Xoox (在人家屋上的) |
| 5. Ixdx (凡是男人都要用審美的眼光去看他的) | 6. Xxot (沒有他就不能行走) |
| 7. Xoxe (不論何人都有的的一件寶貝) | 8. Xrxxs (大家不惜費了許多錢去求他的) |
| 9. Lxnxs (同心相近的) | |
| 10. Txaxsxbxlnxixitxoxaxtxnxsx (在英文字中最長的一個) | |

說明如下

- | | | |
|---------------------------------------|------------|-------------|
| 1. Mat 蓆 | 4. Roof 屋頂 | 7. Love 愛 |
| 2. life 生命 | 5. Lady 女郎 | 8. Dress 衣服 |
| 3. Hole 洞 | 6. Foot 足 | 9. Lungs 肺 |
| 10. Transubstantiationableness 變質之可能性 | | |





沒有父親的孩子

奇 獸

一天清早，街上祇有幾個溝道夫，正在揮着竹掃帚去撥動那陰溝裏的穢穢東西；繁盛的市場，在昨天晚上睡着了；還沒有醒來，所以除了幾隻噪雀兒站在屋角上唱着清晨的贊美歌之外，可以說是沒有一些別的聲音了。

在街頭寂靜的地方，住着一個著名的著作家，這時也已現身靠在街的洋臺上，背着手，不住的踱來踱去——他雖然祇有一生的壽命，却似乎要把人生的旅路，多趕一程，但他仍不過在狹隘的一條洋台上徘徊着；他雖然不出渺小的一間屋子，却似乎經歷了人情世故，一切的處所，但他終沒有把自己的環境變換一下——一等太陽笑嘻嘻地從東方探出頭來時，著作家便轉身走進洋台一邊開直着的長窗，轉身把長窗下了鍵，把灰塵披瀟着的紗簾拖開，拿滿點污斑的玻璃遮沒了，室中便立地變成將晚的天色了。著作家向着紗窗癡視了一會兒，好像無力般倒身在一隻靠近壁鐘的沙發上，把兩手緊

掩了兩片面孔，好像有什麼秘密或羞恥，不願給他佔滿了室內陰森的空間似的，勉強掩藏在十個指頭後面；但他終不能保守他的私念，便發出顫動着的聲音，自言自語道：「可怖啊！詭秘的人生，達到了滿意的欲望，只違逆了區區良心。可怖啊，詭秘的人生！」

遠遠地雞聲喔……喔的把貪懶好睡的人們喚起，於是郊外的農人們都錚錚開關的拿起一束犁鋤的鐵器，搥在堅強的肩上，嘴裏吁吁的，帶了他們馴良的忠僕，走出柴扉；市上的狗兒，聽見人家開窗啓戶啞啞的聲音，便也嘩……嘩的亂叫起來；於是街上雜踏的足聲，喧鬧的人聲，都漸漸地多起來了。著作家靜坐到壁上掛鐘鏗鏘的打了六下時，便奮身從沙發上跳起身來，好像發狂般的在室中不住的兜圈子，宛像囚緊在牢籠裏的猛虎——不過這隻猛虎是受過自然的陶冶，他知道沒法逃出牢籠，便嗚嗚的痛哭了，接着又仆倒在沙發上。他腦筋漸漸地迷糊起來，回轉到他以前歡樂的境地了。

他覺着頸項裏給一隻柔滑的肉臂挽着，他耳中深深地收進了嚶嚶不絕，尖銳了美妙的鶯聲，把他的靈魂蕩揚起來，把他肉體鼓舞起來，他便緊緊的把自己的頭去藏在她胸前凸起的雙峯中間。

她像一隻仁慈的母羊般，善待她的小羊；她低聲向他說道：「現在一切由你做主，將來怎樣報德我呢？」

他聽了樂得說不出來，只回答了她一個啞迷似的嘻笑。他沒有允許她分享未來的幸福，或許他以為這時便是報答她了，這時便是她的幸福，正如夏娃和亞當倆在樂園裏一般的快樂，更值得人們歌頌起來，做成但丁的神曲。他便把嘴唇湊上她的頭額，作了一個深呼吸的接吻，她更像得了一個未來幸福底保證似的，把羞恥和穢濁的一切拋棄了，好像赤身在香港中沐浴，只有那芬香的氣味，撲進她的鼻中。

他這時神志略略清楚了，他從悲哭的烏雲中，稍微露出笑容的天空，一剎那間，又變成陰風凜凜的氣候了。

他倆自從把羞恥和穢濁的一切不顧了後，忽地已經隔離八個月了，他倆反覺得沒臉相見似的，足足有半年多不見面了。一天，他接一封信，讀完了便急急帶上帽兒，披上了長衫，忽忽地趕到公立醫院裏去，他到醫院的門口時，他的老友李彬已站在階上，兩人緊握了手後，卻沒說半句話。李彬更默默地領着他，到一間密室裏坐下，把面孔拖長了向他說：

「志美，我真覺得奇怪，我和你做了多年的朋友，卻沒有知道你有什麼一回事！」他聽了好像摸不着頭腦似的，奇怪起來，便反詰着李彬道：

「老彬，你這廝太不應該了，說什麼風馬牛不相涉的事呢？你究竟叫我快來做甚麼事情呢？」咦！這倒是奇怪了，他怎麼到像沒有什麼事情似的，一些也沒有異狀的顯露呢？李彬自己肚子裏這樣想着，又向志美道：

「志美，你瞞了老朋友是可以的，不過這事到不易著手結束哩。」李彬說着把聲音漸漸地重沉下來。「不

差，一個人不肯輕恕人家些小的過失，對於自己巨大的差事，常常容易忘掉的。」

志美更是弄得模糊起來，帶着怒聲道：「我沒有做過一件巨大的差事，我一切都是受良心和自然底衝動，這是確實的。我何嘗忘掉什麼？」

「這裏有一個產婦，患了難產……已經死了，她進醫院時，用的是個假名，很奇怪的，她死了沒有一個親屬來看伊；我們搜查她的箱籠，才得了一個照像和名片，」李彬說着，袋裏拿出一張照片和名片給志美，「這不是你的照像和名片麼？而且她臨沒還不住的叫着志美，我……，唉！志美，這是什麼一回事，真不是我所夢想得到的啊！」

「什麼沒……沒有這回事！」他驚跳起來，不過說時，聲音漸漸地低下去，身子只是索索地發抖。「請你領我去看……看她罷。」

他倆並着肩兒經過走廊時，志美給幾個穿着白衣，

戴上尖尖的白帽底看護姑娘們，威逼得頭也不敢抬起來了。他這時嘴上雖沒有自己認差，心中却默默地在勃勃的亂跳；他早已知道這定是他不能寬恕自己的罪惡，已經發現了。他雖跟着至親至愛的朋友走去，却好像一個帶着重枷，鎖着鐵鍊，蹣跚地跟着司法警察到公堂上去和原告對證似的，又戰慄又遲延的一步步挨着過去。他倆走到一間病房的門前，輕輕地推進門去。這是個很可怕很慘寂的印象！這是一種使他舉身不忘的景象！他至今一閉上眼睛，便能清清楚楚的把這個活動影片重映一過。

微風拂動室中的窗簾，牀上直躺着一個屍身，蓬髮也飄揚起來；到像一個春睡的美人，正在沉沉地睡着尋她的好夢。這時志美已走近窗前，他已認識了歡樂夢中的她，他已經憶及八九個多月沒有見面的她了。他俯着身子去吻她的臉兒，這是她意想中料不到的一吻，她更不會再說：「如今一切由你做主了，你將來怎樣報答我

呢？」這個吻兒，便是他所報答她的麼？李彬是個明白人，早已把這個迷障看穿了，便走前挽着志美出去。李彬道：「我們還是出去商量後事罷！還有剩下的一個孩子怎樣辦呢？」

他倆離開病房時，志美轉身向牀上躺着的望了一望，眼中便帶了包藏着水晶似的淚水出去，把門兒輕輕地關上，好像恐怕把她驚醒似的。

「你要見見她的兒子麼？方面大耳，生得到還不差呢。」李彬似譏非譏的說着，一手推開了隔室的門，便和志美踏進門去，只見一個看護手裏朝一個嬰孩，志美走近孩子時，忽地孩子噙呀……的哭起來了；這種有聲無淚的哭聲，正和志美欲哭無淚的情景對稱。

「李先生，孩子怎麼哭個不住，方才停了，現在又哭起來了。」看護的姑娘向李彬促緊了眉頭說。
「牛奶給他吃了沒有？或許他肚子餓了。」李彬說着走前，把孩子的嘴巴弄開，看看有沒有病。

「不，李先生，孩子不能進牛奶，大概哭的太利害底緣故。」

志美站在一邊，失色的嘆了口氣說：「可憐的孩子，怎麼哭一個不止呢？」

李彬和志美離開了孩子，再回到密室中坐下。志美很可憐似的央求李彬道：

「這件事情請你幹了罷。」

「怎樣幹呢？」

「送到育嬰堂裏去。」

「太苦了。你難道預備把孩子不要了麼？」

「唉！那是沒法的。要貼養在人家也好。」

「是，我和你留心的。但是她呢？」

「她麼？我不能管了，只好由她去罷！」

「義塚上去。」

「不差，我沒有別的方法了。」

他倆低聲講到這裏，便停止了。志美戴上帽兒，向李

彬緊緊握了手，好久不放，把費神，感激不盡兩句話，帶哭聲衝了出來。

著作家想到這裏，滿身發抖起來，他從沙發上爬起身來，聽見門外轆轤的車聲停止了，樓下電鈴丁丁的響了，著作家便下樓去開了門，把來客迎進。

「老彬，辛苦你了，我怎樣報答你呢！」著作家和來客緊握着手說。來客身邊倚着一個孩子，已有七八歲的大小了。孩子生得果真不差，身上穿着苦兒院裏的制服，除了著作家和李彬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孩子的來歷；不用說，這個孩子自然是生在公立醫院裏，生下來母親便死掉的孩子了。

「這位先生便是你的保護人，他願意養育你，保護你，從此你就要住在這裏了。」李彬向孩子說了，便向著作家告辭而去，從此孩子便留在著作家家裏。

孩子送到學校裏去，常常受人家的欺侮，說他是沒有父親的孩子。他雖不能懂得，但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總

是吃虧的。一天兩個小學生一起在街上走路；因為爭論一個小小題目，便對罵起來，內中一個凶狠狠的罵道：「你這沒有父親的兒子。」一個便嗚嗚的哭起來了，直到著作家門口叩門時，眼角裏還是包滿着眼淚；著作家知道放學的時間到了，早已笑嘻嘻地站在階前迎着孩子進去，冷不提旁孩子，會哭着進門，倒在著作家的身上，突一個不住，哭得氣也回不轉來了。著作家便撫着孩子的胸口問道：

「孩子說罷，爲什麼這樣哭泣呢？不是在學校裏受了先生的責罵麼？」

「不，先生，學校裏的先生到很稱贊我，只是同學都譏罵我沒有父親的兒子。」孩子哭着，昂起了頭斜看了著作家一眼說。

「好孩子，這又沒有什麼可哭呢？父親值得孩子記念麼？」著作家說着和孩子接了個吻，孩子便恢復了活潑的笑容，跳躍着玩去。

有一次，沒有父親的孩子帶了一個同學，有父親的孩子回來，照例先跳到著作家的身邊，攬着著作家的頸兒接吻，很活潑地把學校裏唱的歌兒，背唱了一遍，再手舞足蹈的舞了一回，便和小朋友談話起來。有父親的孩子却看的呆了，很不自然地把手耳朵上搔了一搔。

「你們家裏有多少人啊？」孩子開口問道。

「啊，多哩。父親，母親，兩個哥兒，三個姊妹，一起有十個來人呢。」孩子說着很驕傲的樣子，接上問道：「你怎樣沒有父親的呢？」

「我不知道，還是問問先生罷！」於是孩子向著作家道：「先生，知道我的父親所在麼？」著作家微笑着答道：「孩子什麼又談到這個問題上去呢！你放心罷，遲早總有一天撞見你的父親哩。」

「是麼？誰說我沒有父親呢？孩子很快活似的說。」
「你不要胡說。你能够指點給我看，誰是你的父親？我才相信呢。」有父親的孩子道。

於是孩子向着著作家停住了眼睛望着，不一會，眼角裏早又淌下淚來了。孩子辯論終結，沒有一次不失敗的。只是有父親的孩子，何嘗快活呢！

有父親的孩子常常到著作家裏來，他很羨慕着沒有父親的孩子。這都是些小孩子的見解；因為孩子們最歡喜像一池的鴨子般，很自由自然地捉些小魚吃，游游水，散散步，沒有一些管束。並且孩子們長大了，一天見着父親怕一天，漸漸地會疏遠起來。可是沒有父親的孩子，他因為沒有見過父親，所以常常切心着盼望父親，每每撞見了人們，便要探聽他父親的消息，有的答他道：「你的父親在天堂裏。」有的回道：「你的父親到西方去了。」孩子終於沒有弄得清楚。

忽忽已經過了十數年了，沒有父親的孩子，已長得

魁梧成人了。一天，著作家忽然害起病來，這病非同小可，不到一個星期，醫生已經都回絕了。沒有父親的孩子，憂急的非凡；因為他雖是沒有父親，但是養育他的著作家，待他的感情，何嘗稍薄於父親呢！著作家在臨沒的時節，喚沒有父親的孩子到牀前去，向着他道：

「孩子，你要見你的父親麼？」

「先生，我不勝感激的先生，我自然很願意見我的父親。」

著作家便伸出手來，向沒有父親的孩子道：

「孩子，你來和你親愛的父親握手罷。」

孩子，立地走前牽了著作家的手吻着喚道：「父親！父親！」可是著作家沒有回答一聲，已笑嘻嘻地做他的長夢去了。

(完)

全書分訂
四十八冊

清稗類鈔

每部定價
洋十四元

有清一代
朝野軼事
會萃於斯
全書有一
萬三千餘
條三百餘
萬言得此
一書勝讀
筆記數百
部茶餘酒
後之消遣
品無有妙
於此者

時宮苑令
帝德第宅
朝貢外藩
禮制支藩
考試刑支
獄訟治事
薦舉逸事
箴規諷諭
宗教門閥
稱謂姻族
工藝孝友
義俠勇介
謙謹智儉
才辯智儉
容止威儀
師友黨徒
方術學黨
音伎術學
胥役樂術
胥役樂術
乞丐樂術
物品車飾
舟動奴戲迷文會情明廉技孝風婚譏知吏兵度外恩第氣
車物婢劇信學黨威智儉勇友俗姻諷遇治刑支藩遇宅候
服飾物賊伶外術述病量介直忠言閥諸逸秩事漕寺幸林
飲礦棍娼賭察性喪異豪貞敬農姓種諫幕武教外宮祠名
食物騙妓博賞理祭稟修烈信商名族諍僚略育交闈廟勝

分九十二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怪物

風勁

小說

這天早晨說他是春光明媚罷，却又有有些未消盡的霧氣，雖說不十分冷，一層厚呢的外套，還不大擋得住曉寒。我在門口石級上癡立了一會，剛要舉步到田間去走走，隔壁劉家的大黑狗，低了頭，拖着掃帚似的尾巴走了過來；走到我面前十來步遠近的一棵樹前，便站住不動，對我露出牙齒低低的吠了兩聲。我見了不免有些奇怪。這條狗向來和我很好，昨天上午還喫了我半邊大餅，並未得罪他，何以拿這副狗臉來對付我呢？

我迎上去走了兩步，見他又露出牙齒來，惡狠狠的瞧着我，我知道再前上兩步，更討不着好，便立在那裏瞧他，見他眼睛紅得像染了血似的。嘴角有涎饅流着，他見我立住不動，便低了頭繞着樹轉了三四轉，便拖着尾巴朝大路上走了。剛想跟了前去，瞧個究竟，忽然聽見背後步聲很急，回頭一瞧，見劉老三提着一管火銃飛奔了過來，揮着手嚷道：「四爺，好險啊，快走開！」一邊嚷，一邊腳不點地向大路上跑了去。

「四叔，四叔……」我回頭見是小牛梗子，便問道：「怎麼你家的財寶怎麼樣了？……你小叔跑到那裏去？……」小牛梗子很神秘



似的對我說道：「財寶瘋了……」

剛說了這一句，便把舌頭一伸，兩隻手在袖口內，本來縮得很緊，又加緊的縮了一段進去，接着說道：「我的娘不許說……他喫了毒……我小叔拿鳥銃去打死他……不打死，便要咬死人，不能賠這些人命呢！」說到這裏，便伸出舌頭想唔去上嘴唇的鼻涕，唔不着仍舊吸進鼻子裏，可是一會兒又拖出來了。

我剛想再追問幾句，驀然聽見土岡那面砰的一響，又隱隱聽見有狗子悲叫的聲音；小牛梗子嚇得回頭便跑着嚷道：「媽……來了……」我當時神不由主，拔步便向土岡上面奔了去。剛剛跑到土岡頂上，

便見約莫半里路外，一個大漢同劉老三一路走了過來，

一面走，一面指手劃足的談着。我瞧了知道用不着再向前進，因為至多也不過瞧着那條朋友一樣的熟狗，伸着腿子，臥在血泊裏罷了。想着便收轉脚步跑回家裏，叫僕人生了書房中的火爐，又囑咐他多備一份早膳。

幾分鐘後，便聽見兩人談話的聲音，一會兒到了門口，聽見嗓子高吭的一個，大聲喝道：「小牛梗子，你的鼻涕喫完了沒有？哈哈」我當時便迎了出去，說道：

「進來罷，不要我折屋頂麼。」

「免強，可是幾時惱了我，我便將你這倭人國的籠子蓋都給揭了去。」

其實他並不是身長一丈，腰大十圍，也不過比我高這麼三五英寸罷了，只我這鄉下的房子，門框做得很低，他進門時，多少得留點神。

坐定之後，我便問道：「逸軒……哦，福爾摩斯，今天來得這麼早，總該有點奇事發生罷。」



「差一點，不是來替你收殮！」

他這話雖是玩笑口吻，顏色却極正經，我不覺有點喫驚似的問道：

「這話怎麼說？」

逸軒微微一笑說道：「笑佛，你今年要發財啦，弄得不好還有大總統做呢。你瞧，死而不死，這人必是大有造就的呢……不過有句話，我要警告你，你老是這麼癡頭呆腦，終久是要鬧大亂子的。天生你一雙眼睛，又不瞎，又不近視，怎麼一點觀察力都沒有呢？」

我聽了他這些話，有些摸不着頭腦，剛待發問，他早已接着說道：

「譬如那條狗，頭垂得很低，口

流饑涎，尾巴夾在腿間，據普通的觀

察，就應知道他不瘋也近乎顛了，你還要走上去迎他，你不是尋死麼？如其是要被他咬了一口，這附近幾十里又沒好醫生，還怕你不往棺材裏鑽呢。」

我聽了不覺心裏一動，便問道：「你瞧奇怪麼，這狗雖說瘋了，見了我只低低吠了幾聲，却不咬我。還有一樣奇怪的事；他不但咬我，並且還繞着那門外的一棵樹走了三四轉……」

逸軒聽到這裏，現出很驚異的神情，一會兒又變作悲感的狀態，嘆了一口氣道：

「只這種事情最叫人難受了……」

「這條狗受的病，不是平常的瘋症。據劉老三說是喫了毒，他說在狗窩側邊的溝裏，找出了半邊饅頭。他們家裏從來不喫這東西；必是有人安心要毒死這條狗，故而用饅頭夾了毒藥給他喫。這狗喫了一半，未毒死却瘋了……」

「我瞧這狗，今天早晨未嘗不認識你，否則早給你



一口了。他其所以繞樹三轉，怕也是想着你平日待他的好處，故意留一個紀念的印象給你，也未可知呢。這事除了天老爺和狗自己的心之外，還有誰知道……唉……不過這是我揣測的理由罷了。譬如一個人，剛要發狂的當兒，對於素日待他好的人，未嘗不認識，他未始不知道他的神經有些迷糊，不由他自己作主。在那時候，設若遇見了他的知友，必定有種種惜別他表示——惜什麼離別？從熱鬧的社會和親愛的家庭中，被人轟到孤凄寂寞的境地裏去，豈能不惜離別——可是這種種表示無人觀察得出，甚至還以為他是惡意呢！……」

逸軒說到這裏，瞧見早飯開出來了，便道：「很好，快點喫了，我們還要去做事……笑佛，我這裏還藏着一段很好的材料，等今天的事弄明白了，我再從頭至尾講給你聽罷。」

逸軒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並且學問人格體質和腦力都好，尤其喜歡觀察社會上種種未上過舞臺的戲劇——可是這些戲劇，除了原劇的主人翁和配角外，都非演員所能表演得出。他住在西村，我住在東村，我們常常在一齊談話。他的話總別有見解，並且理論與事實的結果都對；假如你同他一路散步，他總要指出許多看不出的奇事怪劇。譬如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們在小土岡上站着遠眺，見半里路外有一個人牽着一條牛往東走，迎頭來了一個人，像是一位老者，見了牽牛的人，便站住說話，一會兒，牽牛的忽地向老者下拜，叩了一個頭。老者將牽牛的拉了起來，又說了幾句話便各人走了。這件事，我



看不出什麼興味來，逸軒却微笑着對我說道：「又有一件事，試驗你的本領了，你見了那兩個人麼，你能猜得出是一回什麼事？」我搖着頭道：「猜不出，大約是不曾見面的親戚會見了，談了幾句話就認識了；那個牽牛的大約是晚一輩，故此爬在地上叩頭行禮。」逸軒道：「笑話笑話，你這人簡直一天不如一天，起先還有點思想，現在簡直罷了。你怎麼不前後想想再說呢？你瞧那兩個人不都是平常的衣服麼？那就足見他們是住在這左右鄰近的人了；豈有左右鄰近的親戚，今日纔會面的理？」

「我道：『那麼依你呢？』」逸軒道：「依我說，這是一幕家庭劇：那位牽

牛郎不知是在家裏受了誰的氣——說不定，不是弟兄揮拳，就是妯娌吵嘴——不信，我們可以去打聽打聽，就可以證實了。」我很懷疑的問道：「那麼，剛剛的那一幕又作何解呢？」逸軒道：「這個很簡單；他們在家裏鬪了口氣極了，便想出氣的法兒，鄉下人思想極簡單，最貴重的是牛，最捨不得丟手的也是牛；如今他要出氣，便將那條牛牽去出賣。路上遇見的老者，必是他們長一輩的親戚。那老者瞧見那人牽着牛，淚眼婆娑的，就攔着問個明白。那人大約訴了一番氣苦，又將賣牛出氣的話說了，老者自然盡力攔阻他，或使用長輩的身分想壓服他。那人氣苦極了，說不明白，又執意要出氣，便急得爬在地上叩頭，意思求老人寬恕他不違命的罪；牛是要賣的，不過氣平之後再來領罪。這是鄉下人常有的舉動。老人見勸他不轉，便去了，大約想用別的法子解決這樁事；這時候定是到那位牛郎家裏去了。」我又駁道：「鄉下人既是如此寶貴牛，這人若是因這點閑氣，便要賣牛，鬪口的事，那



一天不有，那賣牛的事，豈非日有所聞麼？」逸軒道：「這回的氣大約也嘔得不小，不過牛是不見得會賣的；那不過是他一時之見，走不到三里路，多遇幾個人訴冤，他的氣一醒，就要牽回來的。」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十分佩服，不過還要想法子再駁他一駁纔甘心，便又問道：「我們兩人不是站在一起的麼？我的眼睛又不近視，你也不見得是千里眼，怎見那牽牛的人遇見老者的時候，是淌着眼淚的呢？」逸軒這回很正色的答道：「笑佛，你差的就是這一點，所謂觀察力，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得勁。我敢如此推測，也是憑藉這一個關鍵。他兩人談話的時候，你沒聽見

那牽牛的人，時時用手在臉上擦着麼？」我有些不服道：「手在臉上擦着，是看見了的，不過你安知他不是揩汗？」逸軒冷冷的答道：「孺子可教……哈哈，不過你知道這是甚麼天氣？天氣如此之冷，他牽着牛慢慢的在田野中走着，那裏會出許多汗……並且汗多半是在額角上，你瞧他擦的時候，不是在眼部以下麼？還有，他們只說了那一會兒話，揩汗最多一二次也就夠了，怎麼先倒不大揩，叩了頭以後倒連連的揩起來，難道叩一個頭就要費如許力，至於出汗麼……」

後來我們到村上證實了這一段事之後，剛回身出村，便瞧那位牛郎，果牽着牛回來了。因此我便送了逸軒一個福爾摩司的綽號。

早膳後，逸軒催我換了輕便的衣服道：「今天我們要走三十多里路，說不定還要多走一點。」我知道這一天必定又要見識許多希奇古怪的事，不覺高興起來，便



一面換衣服一面問道：「到什麼地方去，去幹什麼？」逸軒很不耐的答道：「待一會兒，自然明白……平嶺你去過麼？」我道：「不是十五里外的那個平嶺麼？」逸軒道：「平嶺西邊脚下的李家邨聽見說過麼……那裏出得好鮮魚，我們今天要走到那裏去喫午飯。」

我換過衣服，我們便上了路，一出門，我便打了一個寒噤，逸軒的衣服比我穿得還少，却一些冷意也沒有；這都是他平日操練的成績。一會兒，我們已下了小崗子，上了大路。太陽很暖，稍爲有點小風，倒很有點春天的樣子。走了一程，說了幾句閒話，我覺得有些忍不住了，便問逸軒道：

「逸軒，今天到底是春郊踏青呢，還是特爲去賞鑑李家邨的鮮魚呢？」

逸軒道：「兩件事都有，不過另外還有一樁很神秘的案子，要去追究一下。這件事我先對你說個大略，免得你到了臨時還嚇出毛病來了。」我道：「這就對啊，不然我再也鑽不出這個悶葫蘆之外呢。你先說個大概，我也好先事預備，以備臨時觀察的法兒呢……」

逸軒揮手打斷我的話道：「這件事內容極其複雜，我自己還有一小部沒探聽清楚，故事很多，一時也無從說起……你知道平嶺近來出了怪物麼……上月有一天晚上，我在李家邨李家祠堂裏借宿，半夜聽見一種慘嘯的聲音，極像關外的狼慘號一樣。我，你是知道的，素來不信鬼怪，便起身披衣，看祠堂的老五，勸我不要出去，說那種呼號的聲音，是一種怪物發出來的。這時候正是燈節頭上，月光却極明朗；我站在天井中隔着窗子，問老五什麼時候出了這種怪物，老五夾着鼾聲說道：『自從伍



瘋子來了之後……王家池子的魚，第二天早晨一齊翻了肚皮……那天夜裏就有這種怪聲……如今有十來天了……

「我乘着月光到外面四下走了一轉，也沒聽見什麼，也沒聽見那種怪聲了。第二天早晨，我到李家大房左近去散步，聽見有幾個鄉下人，在那裏議論說：李家大房怕要倒霉了，好好的牛，怎的一夜死了十七頭，還有兩頭在那裏掙命。我聽了極其納罕，知道這事與宵來的怪聲極有關係。」

逸軒說到這裏，一邊鬆開外衣的鈕子，一手指着小山坡說道：「早晨的狗，被我兩棒打死了，拋在山脚

下的溝裏。」我道：「不是劉老三銃死的麼？」逸軒搖頭道：「劉老三只銃傷了那狗的前腿，我想不如打死他罷，省得活在世上受罪，世界上只有瘋人院，那有瘋狗院！」我這時候也覺得有些發熱，便也將外衣敞開；估計我們這時灣灣曲曲大約走了一二里路了。

逸軒一壁走，一壁在荷包裏拿出一本記事冊，翻出一頁給我道：「你瞧瞧，這是我一月來偵探的成績——當然不是天天在外面，一總大約花了七八晚的工夫罷了。」我接過他的記事冊，一面問道：「這事怎麼從來沒聽見你說過？」逸軒冷冷的答道：「說給你聽了又有什麼用處？」我便不再問了，只瞧着他記事冊上寫道：

十八晚大風。三時窺見怪影。李家焚去穀倉一間。

二十三晚二時濛雨。怪物大號。追蹤不見。

二十六晚十二時後。李家正廳起火。偵探無成績。

初三日王家第三子失去。偵探無跡。

八日晚十二時後大風大火。李家財產損失過半。計



焚去穀倉三間。後屋一部分。焚人三口。豬牛或焚或逃無一存。

十日晚怪物又大號。十一晨，李家第三子釘死大門上。

十四日晚追蹤。得其去向。

十五日聞李家大房全家俱斃（探悉王家私井中被人拋下極重毒質）。

我看了這所記的幾條之後，全身似乎被冷氣籠罩了一樣，很有點「不寒而慄」的味兒，便將記事冊交還逸軒，一壁仔細追索這種事情發生的道理。

這時正是春初，田家很忙，我們走了這一程，還沒碰見一人。逸軒見我癡癡的出神，便笑着對我說道：

「你想些什麼？你怕李家邨的魚都毒死了，沒得喫的麼？我告訴你罷，鬧裏每天要出一二十擔活魚，自從李大房死了以後，魚市忽然大鬆；從前一元只買得十二斤，這幾天一元可買三十斤，有時候還要出點頭。聽說李家死了，無人抽卡子，故此市價低了一倍多……哈哈，我昨天已經囑咐了老龔，替我選四條大活鱖魚，養在那裏了；你用不着擔心呢。」

我知道他有心打趣我，懶得回嘴，只自己囁囁說道：「真是怪事……這怪物是那裏來的呢？」

逸軒嘆了一口氣道：「怪物如今已被我偵探着了，只少了一樣小說中的材料，故此今天邀你出來做個幫手，假如今天的事得手，你的小說便可結束了。」我道：「這怪物到底是個什麼……」我的話還未說完，逸軒忽地捉住我的手臂說道：「快點……隨我來！」說畢拖住我，便向路旁的小墳堆上跑，跑到最高的一個小墳山上，便伏在草叢中，我便伏在他旁邊。逸軒喘着氣說道：「我沒料



着他會到這裏來。給你怪物瞧罷！」說畢，便指着小半里路外湖邊的一帶樹林說道：「瞧見了麼？」我的目光一向很好，順着他指的地方瞧去，果然見湖邊沿着樹林，有一個怪物蠕蠕而動；便仔細定睛瞧去，見他頭上好像纏着一塊灰布，身上裹着一件破衲似的長袍，彎着腰蹣跚的跑着，四面亂瞧，好像怕人追捉他似的。一會見他繞着湖邊襲了過來，便沒在湖這邊的林子中去了。

我心上突突的跳着，背上又加了些冷汗，囁囁着問逸軒道：「這是你神祕案中的主角麼？」逸軒道：「等一會兒再說，這時候請你暫且靜默五分鐘。」我也不敢作聲了。過了一

會兒，驀地瞧見那個怪物在我們伏着的小山脚下現了出來。我一見了，幾乎喊叫出來，因瞧着他那副樣子着實可怕：他頭上並不是纏的灰色布，乃是一頭的灰髮亂蓬着，臉上頷下的鬚鬚極多，揚着兩隻黑漆的手，跑時一伸一握，好像要在空氣中擒拿什麼似的。可惜我們伏臥的地方太高，不能瞧見他的臉面；但那可怕的像貌不難幻想出來呢。

我們伏了好一會兒，逸軒纔提着我的領子叫我站起來。逸軒這時候很躊躇似的想了一會，便說道：「我們還是到平嶺去罷。照理，我若是沒有約着巽七，給我們備飯，我們今天很可以追蹤去瞧他一個下落。」我道：「約了他備飯，我們不去有什麼要緊。」逸軒道：「不是這麼說的。到了那裏還有比這要緊的事，待一會兒你自然知道。」於是我們又上了大路。

逸軒走着，忽然拍了我一下道：「可怕麼？」我道：「是有些可怕，假如沒有看你的記事冊，倒不見得怎樣；剛才



讀你所記的那些事，我腦像中就幻想着一種可怕的怪物，這時候見了，果然是這麼一個怪物，當然有些害怕。」逸軒很得意的笑道：「清天白日，陽光之下，這算什麼。我說給你聽罷，李家滿門慘死的那天，左右的人，都不敢到他家裏去，聽說本地縣官到那裏沒下轎就回去了，胡亂吩咐地保快點掩埋，探訪有無苦主。地保帶着幾個無賴，在他家裏鬧了一下午，算是將十幾具屍首搬到第三進堂屋中停着，預備第二天來裝棺掩埋。晚上，我偷着溜到李家第三進廳堂上，見李家的死人，都排列着停在地下，那樣子難看極了。我跨過屍身，跑到左邊廂房中躲着。到了子時模

樣，外面漆黑，一點聲音也沒有，寂靜的和鬼洞一樣——本來是鬼洞呢——在這種沈靜的當兒，忽然聽見廳堂裏悉悉索索的響了起來，我以為是耗子出來了，誰知一會兒響聲愈鬧愈大，鬧了一會兒纔停了，便聽見有一種似哭非哭的嘆息聲……」逸軒說到這裏停了，拿出手帕來揩了額上的微汗，和口角的涎沫，深深的吸了幾口氣，我心裏想道：「幸喜這是白晝，還不要緊，假使夜深裏聽了這段話，膽子小的，怕不嚇掉了魂麼。」

一會兒逸軒又接着說道：「我聽了那種嘆息的聲音，也有些不如意。正傾耳聽着的當兒，忽然聽見廳堂有了火光，我便提起精神來忖道：「大約是來了！」我從門縫裏張出去，見剛才你看見的那個怪物，伏在地上；原先平排着的屍首他都挪開，列成兩直線，大約是男的一邊，女的一邊；第一個仆在地上，第二個上半身仆在第一個的下半身上，第三個又仆在第二個下半身上；一直仆下去，兩邊都是如此。怪物自己伏在兩行屍體的當中，伏了



一會兒，忽地爬起來，跑到前面的橫桌前，就着燭光——半支洋燭——瞧那桌上攤着一張東西，瞧了一會兒，便回轉身來，用指頭點着屍體像點數目似的。點了一會，又轉過身去看那張東西，嘴裏一邊哼着，一邊嘆息，就如同我先聽的聲音一樣悽慘。哼了一會，那怪物便將攤開的那張東西，很慎重的折疊起來，揣在懷裏，一回頭好像很發怒似的，瞧着那些仆着的屍首。這時那支洋燭忽地搖拽起來，那地上屍首的黑影兒，好像活了似的，動個不住。那怪物瞧着似乎有些害怕，定睛瞧着那些屍首，忽地向堂下跑了去——他跑的那種樣兒你是見過的。我以為他是嚇跑

了，豈知不然，他跑下去又從左邊兜上來，又從右邊跑下去，如此繞着兩行尸首跑着，跑了兩三圈，又在尸首身上踏去踏來。」

逸軒說到這裏，忽然停住，指着面前的高崗子說道：「平嶺到了，我的肚子也有些餓了，我們趕過去喫飯罷。」我道：「很好……那怪物在尸體上踏着以後怎樣？」逸軒便接着說道：「他跑了一會，便停在那裏喘氣，一會兒又跑，跑的當兒，忽地發出一種怪嘯的聲音尖而且高，慘厲之至，正是前幾次所聽的慘號一樣，不過那時候在那種景象裏聽見這種聲音，着實有點「毛骨悚然」。他連着號了幾聲，大約有點疲乏，便背靠着桌子休息。我正想設法弄他懷中的那張東西，忽地見他從懷中拿出兩包東西，在洋燭上點了火，向西廂拋進一包，一包便拋在我藏身的門前，火光霎時大燃起來，我趕緊跑到前面將窗子扯開一邊，翻了出去，見那怪物早已杳無蹤影了……」

「我顧不了房子的火，瞧着前次的方向追了出去，



果然聽見他一壁嘯，一壁跑着。追了約莫五分鐘光景，纔依稀聽見有一團黑影兒在前面舞着。那時候我當然不要讓他知道有人在後面追隨，故此不敢逼上前去。跑了多少路，轉了幾個灣，我也不知道。最後穿過一叢林子，這怪物就不見了。我仔細四面打量了一下，纔知道前面是一座破廟。這廟後面的一帶圍牆，有的地方雖然傾頽了，但最低的地方也有丈餘高，瞧他那副樣子未必能越牆過去。不過我知道這廟一定是他的巢穴。這時候大約已經三點鐘了，我決定第二天早晨再來。

「第二天清早，我跑到破廟外面，四面偵察了一會，並沒有什麼可

考的蹤跡，大門腰門，不但封鎖得很嚴，並且牽滿了蜘蛛網。只有後面破垣的一段，似乎磨擦得很光，或者這就是他進出的所在。但誰也不敢相信，因沒有練過蹉跳工夫的人，萬爬不過去。我照樣從那段牆上翻了過去，躲在靠牆的矮樹叢內，等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動靜，知道他還未來，便探到廟內。剛襲進後門，便聞見一股怪氣味，幾乎嘔出來。仔細一聽，覺得有很重的鼻息從大廳裏發出來，便輕輕挨着石頭神龕走到前廳，蹲在神龕腳下，再仔細一聽，纔知道鼻息聲是從神龕中發來的。四面一張，見大佛廳地上鋪的磚頭都非常光澤，沿着神龕腳前排着許多大大小小的青石板，不知作什麼用的。由我的觀察瞧去，大約他在這廟中住了不少日子；由那地上的光澤和那些青石板看去，必是他自己練一種什麼工夫。可惜以前不會發見這個地方，不然便可加添許多奇怪的見識呢。再一看，兩邊牆上貼着許多黃紙條兒，黃色都差不多。稔完了。條子上都有字；有四條最大，一條上面寫着「父



仇不共戴天，」一條寫着「母仇不共履地，」一條寫着「妻子之仇不共人世，」還有一條遮滿了灰塵和蛛網，看不大清楚好像是「皇天后土，共鑒此心」幾個字。那些字跡都成了土色，我猜他是用血寫的……

唉，怨毒之於人，如是其甚……

「我見了這些東西，不禁有些膽寒。我起首本來想用法子得他那张字，這時候簡直不敢再動一步。等他鼻息一停，我也恐怕逃不脫他的手；因為，你曉得，一個人犧牲到了這種地步，早已變成了一種瘋魔了。我不過是一種好奇心，更不犯着去慫恿他；故此輕輕的由原路溜了出來。今天我打算想法子再去試試，故

此帶你來做我的幫手……」

我聽他說要我做幫手，早已嚇得根根汗毛都豎起來了。逸軒似乎覺得，便微笑着對我說道：「不要緊，你只在林中的要路口守望，假若他回來了，就給我一個信號，我當然替你找一個萬全的所在藏身。」我道：「那張字，既是揣在他身上的，你跑進去又有什麼用處？」逸軒道：「或者還有別的發見，也未可知呢。」

過了平嶺，便見了那可怕的李家邨。走到龔七家裏的時候，我很有些疲倦。龔七招待我們，如同奴子招待主人一樣。我們洗了臉，休息了一會兒，龔七便將飯開了上來；幾樣蔬菜之外便是一大盆魚。龔七服侍我們喫過之後，便站在門邊。我這時候，決沒有發見龔七有什麼特別的颜色，只見逸軒瞧了龔七一眼便道：「你有什麼話說？」

龔七好像很奇怪似的答道：「喬爺，怎麼知道我有話說？」逸軒眼皮也懶抬得說道：「說罷，我們還有事呢。」龔七囁囁嚅嚅的說道：「喬爺真厲害，我活了五十七歲，



走過無數地方，還沒見過喬爺這種奇人呢……唉……我說罷，不過我先得告一聲罪；這件事本來早就該說給喬爺聽，因有許多不便的地方。這時候事情已過，估量沒甚妨礙了，故此敢說。不是小人說句膽大的話，小老頭子早就知道喬爺要採訪這件事呢。」

逸軒仍舊低頭注視地上，我心裏很驚奇，但知道龔老頭子是受了逸軒的催眠術，否則如此機警的逸軒，心裏的事，豈有被這老頭子窺視得出的道理。

龔七潤潤嘴唇，便開了腔。

「七年前罷，喬爺大約不知道，我這位同來的先生大約更不知道，我

們這村裏有一位李三爺，是我們這李家鄉的首富，出身高，面子大，就是一樁；有些面慈心軟。我們那位爺，誰不說他是戲臺上所扮的好員外一樣。唉，真好福氣呢；父母雙全，兒女滿堂。不說別的，只那個戶們來拜年的，就像進場的考生一樣，前擁後擠，至少得破費大半天功夫，纔打發得清楚。

「正是這隆盛頭上，禍事便發生了。我們那位心慈面軟的爺，好心不得好報，碰着他那人面獸心的接拜弟兄，便將他毀了；自從他到這裏的時候，三爺便將大小事情，都交一些託他料理，恰巧他也是姓李，出出進進誰不稱他是四爺，那壞良心的賊說他會行醫，做了一種什麼福壽九子，勸三爺全家服用，說是什麼益壽延年的祕方，給他整萬的金子都不願意給人配一服呢。三爺將信將疑，經不得那賊種朝夕的慫恿，便試了一些時，果然身體比以前胖了許多。三爺是一個純孝的人，得了這種人參果一樣的寶貝，便來不及的奉敬給老太爺和老安人。一



家人除了喫奶的孩子外，誰不把他當金丹吞。

「三個月之後，事情就不對了。

那東西吞服之後，先發胖，不多時就變成黃腫帶氣喘。小孩子們那裏經得住，不到一個月，三男兩女都先後丟了。那喪盡天良的賊，還要花言巧語，說是這裏的井水不對，喫了便害黃腫病。再過了沒多時，一雙老善人也過世了。三爺到這時候還悟不轉。一直等到這一天，三奶奶倒床臨危的當兒，三爺趕進房內，三奶奶哭着說道：「這都是你交朋友報的報應……唉……你那換帖的兄弟，今天剛纔來替我診脈，他問我是要死是要活；他叫我要放明白一點，要是我

肯從他，他便給我解藥，只三天便好……」喬爺，你說這惡賊的心該有多狠。聽說他那麼九子確實是一種秘方，喫了死了，誰也斷不出是中毒死的。

「三奶奶死的那天半夜裏，三爺忽然跑到我這裏來，把那賊謀產害死一家人口的事，都說給我聽了。可憐三爺平日鐵打一般的人，這時候竟癱在地下暈了。三爺素來待我好，這村中的人，誰又沒受過三爺的恩，俗話說得好：「受人點水之恩，當思湧泉之報。」小老頭子當然要趁這時候報答三爺呢。從那天晚上起，三爺病倒在我這裏，足足一年，好在我是一個孤身，又無閑人出進，誰也不知三爺在我這裏養病呢。喬爺你說希奇麼，我只用一味甘草，便將三爺的命度回來了。等到三爺起床的日子，正是那賊討第三房妾的時候。

「自那時候起，三爺那一時不是長吁短嘆。過了半年多模樣，一天，三爺忽然不見了，小老頭子好急。喬爺，你說老頭子心裏應該遭急麼？自從三爺去後，整整五個年



頭，音信毫無。正月，這裏忽然來了一個伍瘋子，有時卻從小老頭子門口走過，無論你問他什麼，他只答應「伍瘋子」三個字。前些時喬爺不是來打聽這伍瘋子的下落麼，湊巧總沒碰見。自從李大房家裏出鬼，池塘死魚以來，我就有些疑心是這伍瘋子幹的，天也有眼睛咧。自從前天李大房全家俱亡，房屋焚盡的事出了之後，我就疑這伍瘋子必是三爺裝的，但仔細瞧來，滿身上下竟無一分像三爺處。」

逸軒聽到這裏點點頭兒，止住龔七的話，靜思了一會兒忽然對我說道：「你且在這裏坐坐，我去……」話未說完，人早跑了。果然一會就回

來了，氣喘着對我說道：「可惜了，我一點什麼也沒得着，大約都給他帶走了。」說着瞧瞧太陽影子道：「這時候大約有兩點多鐘了。」又瞧着老頭子問道：「你知道他的家墳在什麼地方麼？」龔七道：「知道。」逸軒又問道：「喫過飯嗎？」龔七點頭答道：「今天爲要侍候喬爺和這位先生，趕早喫過了。」逸軒如同發命令似的對老頭子說道：「快點將門鎖上……笑佛，我們走罷，快點去瞧他最後的一幕。」

鄉下老頭子沒防着這般能走路。我們三個人趕了十來里路，我早疲乏了，逸軒和老頭子倒像沒事兒似的一會兒，龔老頭子停住脚指着一個小崗子說道：「崗那邊脚下，便是李家墳地。」逸軒聽說，拔開步便跑，如同上崗子去奪金鏢似的。我同龔老頭子只好慢慢步相陪。我們剛走了三四十步，逸軒早已跑到崗頂伏在草上，一絲不動，如同今天上午一樣。我們趕到崗頂，也學逸軒一樣伏在草上。



我們伏了好半天，見李家墳山的土垣中，只有幾座墳，一點別的動靜也無。又伏了不少時候，逸軒也覺得有些失望了，自己一個人在那裏低聲囁咕道：「難道不來嗎……那裏去了……要等到天黑麼？」我也低聲說道：「喜得這裏的草很乾很厚，否則伏這半天還要受病呢。」我的話剛畢，便聽見鬮七低聲說道：「喬爺，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你瞧東邊山夾裏的一球黑東西是什麼？」逸軒道：「瞧見了，正是他……好像還抱着什麼東西似的……他快來了，我若不動，你們也切莫動……」

一會兒，伍瘋子愈走愈近，我仔細一瞧，不禁大驚，低聲問逸軒道：「你瞧他抱着的不是那隻瘋狗……財寶麼？」逸軒道：「正是」鬮老頭子道：「是什麼顏色？要是全身黑，腳爪白，額間也有一點白，便是他家的狗。那年他家人死完之後，這狗便不見了，不知今天怎生被他找着的。」我低聲答道：「是劉老五家……」我剛說了這幾個字，被逸軒推了我一下，便止住了。

這時候，太陽已快落山了，血色的夕陽，斜照在伍瘋子和狗的身上，分外怕人。伍瘋子抱着狗，只輕輕的一蹶，便進了三尺多高的土垣裏面去，到當中的一座墳前，將狗放在地下。回身跑到我們瞧不見的這一邊，尋了一把舊鋤頭，在東北角上挖了一個小穴，便將狗埋在裏面，然後又將土合上，也填成一座小墳墓模樣。回身，只見他又跑到當中的一座墳前蹲下，從懷中拿出許多紙條，另外還有一小方白灰紙，逸軒瞧到這裏，禁不住微微哼了一聲。大約那方白灰紙，就是逸軒追去追來的目的物。我瞧逸軒這時急得幾乎要跑下去搶過來似的，只這一剎那間，



見那堆紙已經冒起煙來，不到兩分鐘，早已燒成了灰燼。我們正專心聽着的當兒，猛不防一聲又尖又銳的慘嘯，震動了耳鼓。我第一次乍聽見這種嘯聲，全身簡直如同觸了電一樣，不知是一種什麼味兒。

好一會兒，我纔回復了知覺，再聽時，墳前的伍瘋子早已不知去向

?

芸 濟

了，只聽見龔老頭子顫聲問道：「喬爺，你瞧這是三爺裝的麼……我怕是鬼附着什麼怪物，來替三爺復……仇的罷……」

逸軒搖頭嘆息着說道：「裝的麼，我看是他神經受了過分的刺激，加之復仇的心重，五六年來不知喫了多少痛苦，磨得如此的。不是他還有誰……唉，仇雖復了，他自己却已經變成了這種怪物了。唉，還有比這更慘的戲劇麼？」

——完——

某甲造某博士室問道：「雞從何來？」

博士道：「從雞蛋孵出。」

某甲道：「雞蛋從何而來？」

博士道：「從雞產出。」

某甲道：「然則雞與雞蛋，孰先有？」

博士道：「啊……」



續篇

野人記 第四集

弱歲投荒錄（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蒲博思既應社會之需求，成猿虎記後，名益著。一九一五年復撰弱歲投荒錄二十七回，刊登小說雜誌。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英國美生印書館得其版權，至一九二一年，已有五版矣。此書成於美國意省橡園。原名太山之子。越九年五月於春明絳瑛館初事遂譯，以餉吾國之愛讀野人記者。譯者識。

第一回 泛長河大副拯姦人 別荒島巨猿覓故主

曼菊里船上水手，從烏甘壁河上游，掉着一只自己船上的小船，直向河口來。正值潮落，湯湯流水，挾着這一葉扁舟，直瀉下去，駕駛之人，毫不費力；還望着夾岸森林，同走馬般過去，很是快。曼菊里船停在三里以外。在烏甘壁河畔勾當的公事已了，只等小船回去，就可以啓旋。水手們無事；在小船上，打盹的也有，閑談的也有。忽然有一個水手，聽見岸上遠遠起了一種奇怪聲息，抬頭一看，隱隱遠岸上站着一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東西。舉起兩只枯臂，在那裏向他們點

手。那奇怪聲息，就是他口中發出來的。水手失聲道：「哦！

一般。哀求大衆，將他救出這恐怖地域去。航海中人，俠義

這是什麼？」船上的人都看見

了。曼菊里船上的大副，也在船

中。輕輕道：「這厮彷彿是我們

白種人。孩子們！快把船駛過去。

看看究竟他要什麼？」水手們

得令，把船駛過去。到了那邊。纔

看清是個憔悴老人。披着粘成

一片的白髮。一絲不挂。只在腰

間圍一塊布。見了他們船到。痘

癩斑駁的瘦頰上，撲簌簌吊下

眼淚來。口中咕咕咕講了許

多話。大副聽出他講的是破碎

不完的俄國話。問道：「你是俄

人嗎？會講英語不會？」那人聽

了，就用英語作答。雖是會講，却非常艱澀。像是多年沒用



人到那邊纔看清是個憔悴老人

者居多，所以當時就移船就岸，

接他上船。到了曼菊里船上。問

起他姓名。他說姓薩樂甫，名彌

謙。陷身炎竟，已經十載。因為歷

盡艱苦，又受了土人們虐待，病

了幾場，把以前的事，強半忘懷。

只知自己姓氏，是個航海遇險

之人。至於以前做過什麼事業，

爲什麼出外，怎樣遇險，完全已

經忘却。他話雖這般說，其實他

一些沒有忘記。這個老者，就是

同太山作對的鮑維株。他的黨

魁就是陸穀甫。自從炸了金狗

輪船，怕太山帶着猿虎來追他，

星夜奔入森林深處。原想躲開猿虎的爪牙，却不料給一

個噙人部落拿去。從前他跟着陸穀甫走，橫行各部落間。烏甘壁河流域諸部落，大概都受過他們蹂躪。現在冤家路窄，落到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怎肯饒他，一見了他，很有立刻動手之意。虧得會長出來解圍，纔留下一條生命。活雖活着，這十年中却已歷盡不少苦楚。因為他素性暴虐，失勢之後，竟做了全村民族的一個公敵。鎮日價不是受武士們鞭笞，就是受婦孺們石子樹枝的攻擊。天天身上總得添一兩處新創。飢渴悲憤，又受着林中炎瘴，生了幾場大病，都是九死一生的。却沒有死。臉上密密地留下一層痘癩。鬧到後來，一頭烏黑的頭髮，慢慢從灰色轉成淡黃色。四肢彎曲。背也偃偻了。牙齒也給那些村人，敲的敲了，拔的拔了。在曼菊里水手救他之時，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來，見了他，也不認識。何況這些素昧生平的水手呢？所以聽見他自己說姓薩樂甫。大家都叫他薩樂甫，爭着脫衣服他穿。分東西他吃。調養幾天，居然身子稍微強健了些。神氣雖蘇，外貌却還是委瑣不堪。從他外貌看去，那種

怯弱，簡直有與鬼爲鄰模樣。三十多歲的人，龍鍾得同八十多歲的人一樣。外貌雖是衰弱，他的陰鷲心腸，還是十年前一樣。在炎荒之時，鎮日價怨天恨地。第一個恨的是他同陸穀甫的公敵。第二個就是累他陷身炎荒的陸穀甫。其餘凡是判過他罪的法官，拿過他的警察，擁高位的貴族，席厚產的富豪，都是他仇人。費盡心機，思索報仇洩恨的理想。腦力用慣了，到了船上，還是終日默然。人家見他身子怯弱，不能作工。又不肯同人談笑，也扔下他，不來同他攪擾。這條曼菊里船，本來是幾家製造廠組織的一個委員會雇用的，船中設着一個實驗室，派了許多科學專家，隨時採取原料，加以試驗。這些製造廠中用的原料，向來從南美洲運來，價值很昂。非洲南美地帶相同。從理想上推測。或者非洲也有這種原料。所以組織委員會。派專家前來採辦。採辦的什麼，船中除去科學專家以外，連艦長都是茫然。離了烏甘壁河口。一路採集過去。有一天到了一個島上。森林很多。那些專家，要詳細調查，就停下

了。這一次耽擱得很久。幾星期後，那些水手，都是流動慣

的，閉着沒事，常上島去閒逛。鮑維株在船上也住得膩了，要求

水手們帶他同去。水手們也答應了。上去一看，滿島都是森林，

綠陰如幕，直達海濱。那些科學專家，因為在大陸上得到消息，

說是他們所搜尋的原料，以此島為最富。所以分頭向內地去

尋覓。水手們一到岸上，釣魚的，游覽風景的，打獵的，各樂其樂。

只有鮑維株獨行踽踽。沒有人來同他作伴。一個人在海灘上

散一回步。隨意找一個樹蔭下一輪。做他復仇的好夢。等大家

回船。把他喚醒，一起回去。有一天，有一個水手，在內地打

用前爪來扶住他一個膀子。一人一猴，慢慢走着。到他們



只身時坐着一個長毛鬚的巨猿

到了一頭虎。拖回來，大家圍着觀看。鮑維株還是在常睡

的樹陰下睡覺。朦朧中，覺得有人將他肩上一拍。吃了一驚。直

坐起來。只見身畔坐着一個長毛鬚的巨猿。把他上上下下

仔細打量。不覺心膽俱裂。看那些同來的水手，都在一二百碼

以外。正在着忙。巨猿又把他前爪來摸他肩頭，喉中跟着咕咕

咕咕，發出一種似講話非講話的聲響。雖是沒有什麼惡意，却

也使人毛髮森然。慢慢站將起來，想逃走。不料巨猿也站了起

來。鮑維株向水手們站的地方走去。他見鮑維株僵僵狀態，還

身邊，巨猿一些沒有驚慌之色。鮑維株只纔明白他並無歹意，還彷彿是同人類很密切的。於是又起了一種妄想。他想巨猿既有相從之意，將他訓練起來，很可以在他身上，賺一筆巨款。或者上天垂佑，因為他貧無所歸，纔派這頭巨猿來相助的。這樣一想，頓時高興起來。水手們聽見他們足音，掉過頭來，見了他們，都非常驚愕。一窩蜂似的奔來觀看。巨猿見了，一些不怕。反而丟下鮑維株，迎上去，一個個抓住肩膀，仔細認那些水手的面貌。認了一遍，垂頭喪氣的回來。仍舊挨住鮑維株身邊站着。臉上似乎有些失望神氣。這一來，把水手們都弄得樂了。聚在一起，一壁打量巨猿，一壁向鮑維株打聽這頭巨猿的來歷。鮑維株也說不出所以，只喃喃的道：「這頭巨猿是我的！這頭巨猿是我的！」水手們聽得膩煩起來，也不再問他。有個愛淘氣的，繞到巨猿背後，用別針在他頸子後面，戳了一下。這一下，把一頭很馴良的巨猿，激成一個洪怒的魔鬼。奔雷掣電似的，一旋身來抓那水手。水手一臉笑容，冷不

防他有這般利害。嚇得面容失色。想躲開他的長爪，已經無及。一個膀子，已經給他抓住。想拔出佩刀來抵抗。巨猿看見，刀纔出鞘，劈手一搶，搶到手中，扔在一邊。張開血盆般巨口，咬喉一聲，把水手肩上咬了一口。其餘的水手，見他伙伴受苦，拔刀的拔刀，拾樹枝的拾樹枝，圍上去搭救。鮑維株怕巨猿受傷，自己的錢樹子有失，奔走呼號，替那巨猿向大眾求情。不料那水手們人數雖多，巨猿一些不怕，丟下手中抓住的人，把巨肩一晒，先將抓住他背上的兩個人晒開。然後伸開巨靈般毛掌，東邊西決的迎敵。那些攻打的敵人，打得他們落花流水，到處亂跑。那時曼菊里艦長，同大副，在船中聽見兩個水手來報告，說是「島上有個巨猿在那裏打人。」帶着手槍，趕上島來察看。到小船中，已經看見。一到岸邊，都拔出手槍趕來。巨猿看見，停住手，靜靜候着。究竟他還想再打？還是想同新來的敵人抵抗？鮑維株也猜想不出。只覺得他雖是咆哮，與自己毫無敵視之心。恐怕艦長等，一到彈力可及之處，要打死

他，很替他擔心。聽見艦長遠遠叫他避開一邊，更是着忙。也顧不得什麼。過去抓住巨猿的前爪，想領他避在一邊。

巨猿，一到倫敦，準定可以博到厚利。所以不惜拚命替他辯護。艦長聽了這幾句話，很是不解，手槍却已放下。問道：

「你說他們先動手，這句話真不真？」

「你說他們先動手，這句話真不真？」

去。心中懷着恐怖，怕也給巨猿毆打。不料巨猿很肯聽他指揮，乖乖的跟着鮑維株就走。水手見艦長

已經一個個從地上起來。水手打架，原是常事。跌幾跤，出些血，都不算什麼。只有第一個動手，那愛淘氣的水

已到，怕巨猿再發起威來，一個個

手，肩膀上給巨猿咬了一口，却非常

抱頭鼠竄的躲開。火線以內，只剩

疼痛。聽見艦長追問下來。有個快嘴

下鮑維株同巨猿。艦長叫道：「薩

的答道：「這都是辛柏生惹出來的。

樂甫（鮑維株化名。見前）你走

他把別針在那猴子頸子後面戳了

開！讓我來打死這個畜生，省得他

一下。猴子急了，抓住他就咬。這件事

再來傷害我的健兒。」鮑維株替

原是辛柏生的不是。怨不得猴子。受

巨猿分辯道：「艦長！今天的事，並

些痛苦，也是他自己找的。至於別人

非是他的過失。是他們先動手攻

擊他的。你看他是很馴良的。他是

我的巨猿。我決不讓你殺他。」他

呢，也為救護辛柏生起見，一窩蜂上

講這幾句話，並非真的同情巨猿之心。不過知道這種

去動手。猴子打我們，也是他為自衛起見。我却一些不怨



頭肩長艦住扶爪前用前面長艦了到

猴子。」艦長聽了，目視辛柏生。辛柏生自己也直認了。艦長沒有話說。想過去看看這巨猿。試試他究竟馴良與否。見他已經蹲在鮑維株身邊。艦長握着手槍，翹過去。口中用很和婉的聲音寬慰着他。他見艦長過去。站起來，迎上來。臉上露出一種疑惑神色。到了艦長面前，用前爪扶住艦長肩頭，又像方纔那樣，仔細辨認艦長面貌。看了一回，換上失望之色，緊跟着微微歎息一聲。接着把大副同那兩個水手認過。認過之後，照樣也是一聲微歎。仍舊回去。揀着鮑維株坐下。一聲不響，彷彿人事已盡，天地間沒有可以使他關心之事。把那些水手一個不放在眼內，連方纔決鬪之事，都已遺忘了。那天大家回去。鮑維株得了艦長許可，把他帶回船去。他也乖乖的跟着走。一到船上，凡是遇到生人，他都要上去仔細辨認一下。這種舉動，艦長同那些科學專家，茶餘酒後，談論起來，大家都懷着疑團。若是他在大陸上找到的，或者是有人豢養的，那人走了，所以出來尋找。現在找到他的地方，明明是個荒島。荒

島之中，何來人跡。他的這種舉動，究竟爲了什麼？還有一件可異之處，一到船上，不但辨認生人面貌，還在全船各部地上，細細地聞嗅。等所有船上的人都辨認過了。地下也各處都嗅過。彷彿一顆心已經死了，不再有什麼奇異動作。鎮日價躑着出神。人家不去找他，他也一些不找別人。同那些水手們雜在一起，水手們嘗過他手段，不再同他戲耍。他也沒有再使什麼野性。饒是如此，全船之人，却沒有一個是他信仰之人。就是鮑維株雖然喂他東西吃，他也是貌合神離的。閑着沒事，就坐在船頭上，呆呆望着水平線。雖是言語不通。從他神色上推測過去，彷彿知道這條船到了地頭，又有許多生人面貌，供他辨認似的。鮑維株看着，很是高興。知道這頭巨猿，非常聰明。年齡雖大，精力尚強。到了英國海港。鮑維株謝了全船之人，帶着巨猿登岸。大家不知底蘊。都可憐他的零丁孤苦。湊了一筆錢送他。登岸之後，立刻搭車上倫敦去。一路上很費了鮑維株許多張羅。船埠，街道，車站，以及火車上，人數衆多。巨

猿還是要一個個辨認去。嚇得那些人亂躲亂嚷。幾乎鬧出亂子來。好容易把他帶上了火車，纔安靜下來。到了倫敦，帶着巨猿，去見一個著名的象獸人。那人見了，很是中意。立刻訂下合同，留他們住下。合同訂得非常之苛刻，出演後所得券價，大部份歸象獸之人。鮑維株既經寄人籬下，沒法想，只得答應下來。讀者諸君記着，鮑維株帶着巨猿，從此寄居倫敦。做了倫敦的寓公了。

第二回 逞矯癡登牀縛師長

憑矯健踰隱訪猿猴

莫姓郝路德名是個端莊嚴肅的少年學者。律己很嚴。辦事非常認真。受着英倫貴族敦聘，在貴族府邸，充一位西席，教導貴族的愛子。因為把責任看得太重，所以鎮日價憂心悄悄，怕教得不好，不能克副主人的期望。有一天再忍耐不住。特地跑到貴族夫人處去訴苦。他道：「論資質呢，令郎並不算不聰明。若是不聰明，我有極好的教授法，使他事事明了過來。所苦他資質過高，記憶力極強，一

切功課，預備得太快。只用看一遍，就明白了，會得源源不絕講解出來，一些不能批評。不過明白雖是明白，仔細體察過去，我所教他的科學，簡直可以說，沒有一件他看得有興味的。他的誦讀，不過是早早了結這項功課而已。要說他能够心領神會，却萬萬不能。所以問到他讀過的書，他必得把那種書，從新再看一遍，纔回答得來。他所最注意的是體育上各種書籍；同關於猛獸生活，野蠻風土記等類。他最喜歡是猛獸生活。有時捧着近人所著非洲探險書籍，可以幾小時不肯釋手。有兩次，還撞着他，睡在牀上讀韓善培姓卡爾名所著人類與獸類哩。」貴族夫人聽了這番話，很是發愁。用鞋尖輕輕點着地毯，很煩惱的問道：「先生見了他這種不長進，當然立刻就要執行矯正的。」莫先生踟躇不安的道：「我嗎！——啊！——當然是立刻想把他看的書取開的。」說着，臉一紅。遲遲疑疑的道：「不過——啊！——你們令郎，年齡雖輕，力氣非常之大。」貴族夫人聽了，趕緊問道：「難道這孩子敢

於同先生抵抗嗎？莫先生慨然道：「他肯釋手也罷，還嘻皮笑臉，淘起氣來。他說他是一只大猩猩，那本書是他的食品。把我當作一只野人，搶他的書，就是搶他口中的食。跳將起來，喉中發出一種洪怒咆哮之聲，一把將我

他這種淘氣的習慣，矯正一些纔好。他——」剛說到這裏，窗外忽然一聲吶喊。夫人同莫先生都吃了一驚。不由自主，都站了起來。他們談話是在二層樓上，窗外有一株老樹，有一個橫枝，距離窗檻還有幾尺。他們從談話地方，

抓住，舉過了頭，向他牀上

向窗外看去。正見一個

一扔。趁我沒有掙扎起來，

身材高大，體格強健的

搶上來，雙手把我喉間一

孩子，坐在那個橫枝上，

攔，裝出一種兇橫神色。手

正是劇克。怕他跌下去，

却沒有用勁。攔過之後，還

都嚇得面容失色。劇克

縱上牀來，用腳踹住我胸

見他們吃驚，笑得幾乎

口，仰着頭，喉中發出一種

打跌。夫人們搶過去，想

很陰慘的嘯聲。據他說，這

去攙扶。纔到半路，劇克

是巨猿們佔了優勝的常

已經從橫枝上站起。輕

態。鬧够了，將我扶下牀去，推推搡搡，逐出門外。自己把房

輕一縱，縱上窗檻。再一縱已到室中。大叫道：「盤烏羣島

門鎖了。」夫人聽了，沈吟不語。好半晌纔道：「莫先生！恐

的野人，上鎖上來了。」一壁叫，一壁學着野蠻部落中人

夫婦既經把劇克交給了先生，還請先生想什麼方法，把

戰時跳舞。口中哩哩囉囉的唱着。脚下縱跳起來。繞着夫



擡上雙手把我喉間一攔

人同莫先生，跳了一個轉身。末了，纔上去用手臂勾住夫人的頸子，在夫人兩頰上一邊，接了一個吻。叫道：「啊！喇！音樂會中新近到了一頭很奇怪，很文明的巨猿。凌師弼姓威廉名昨夜已經見過。據他說：那頭巨猿，會騎自行車，會用刀叉吃東西，會數東西，還有許多事會做，只差不會講話。我也可以去見識見識嗎？啊！喇！娘呀！請你允許我能。」夫人用手摸着劇克的雙頰，搖頭道：「不能。劇克！你也知道，這種地方，我是向來不許你去的。」劇克道：「娘！我不明白，爲什麼娘不許我去？別的孩子都去的。動物院娘不許我去，他們也去的。他們見我這般，都笑我是女孩子，是懦夫哩。」說到這裏，房門開處，走進一個軀幹魁梧，灰色眼珠的偉丈夫來。劇克見了叫道：「啊！爸爸來了。爸爸！看我可以去嗎？」原來這個人正是灰石爵士格萊頓約翰。別號叫太山的那夫人就是琴痕。太山問道：「孩子！你要上何處去？琴痕使了一個眼色道：『劇克說要上音樂會，去看一頭馴猿呢。』」太山道：「是亞劇略司嗎？」

劇克點了點頭。太山道：「孩子！你要去看亞劇略司，我一些不抱怨你。連我都想去哩。聽他們說，身材特別高大，真也可怪。琴痕！我們一起去，好不好？」琴痕只是搖着頭不肯。他不但答應，還掉頭過去向莫先生道：「先生！早晨教的書，劇克熟了沒有。請先生問一問去。」莫先生答應一聲，帶着劇克走了。他們走後，琴痕向太山道：「約翰！我們的劇克，他專愛研究猛獸生活，多分是得你的遺傳。你就是一顆心專門挂在森林之中，時時刻刻想回去。覺得森林中生活，比什麼都好。劇克年齡太小，若是不去矯正他，却非常危險。我們必得想法，把他思想變遷一些纔好。」太山道：「你說他得我的遺傳，我不很相信。他的喜歡研究猛獸生活，也是身體結實的孩子常態。就以今天這件事而論，你的不許他去，似乎沒有十二分充分的理由。他的要去看那頭馴猿，完全出於好奇之心居多，並沒有越出範圍以外。並沒有同那亞劇略司結婚之心。即使有這種心，琴痕！你却不應當責備他。」說到這裏，摟住琴痕，

接了幾個吻。掌不住哈哈大笑。笑了一陣，纔正色道：「我的以前生活，同在森林中的經驗。既不許我同他講，你又不肯說，這個很是不對。從我看來，很是危險。你既經看得出他的心，傾向着森林。若是不讓我把所有做人猿時代的經驗告訴他。一旦設有不測，於他反爲不美。你想一個沒有經驗的孩子，怎樣可以應付森林裏各種危險呢？」

太山雖是這般說，琴痕還是堅執着不允。搖頭道：「約翰！這個萬萬使不得，我們瞞了他這許多年，到現在難道又改變宗旨起來。」太山爭不過來，只得丟手。黃昏時候，劇克蹲在一張大椅子上看書，琴痕不在室中。他忽然把書一闔，向太山道：「爸爸，爲什麼我不能去看亞劇略司呢？」

太山道：「你母親不很贊成。」劇克道：「爸爸，你呢？」太山支吾道：「這個不成問題。你母親不肯，你就不能去。」劇克沈吟一回，慨然道：「凌師弼等都去看過。我同他們，一般都是孩子。爲什麼不能？我是一定要去看的那頭巨猿，既沒有傷害他們。諒來也決不會傷害我的。本來我也可

以不用預先申明，不過我不是這種不懂規矩的孩子。所以現在我同爸爸講一聲，我要去看亞劇略司哩。」他說話雖甚堅決，却一些沒有悖謬神色。太山見他凜凜有成人風度，暗暗讚許。口中却閑閑的道：「劇克！你這般坦率，我也很讚許你。你既是這般說，我也警告你一聲。若是去看亞劇略司，不先得我的許可，我是不答應你的。你是我鍾愛之人，向來沒有懲罰過你。若是你違抗你母親的命令，那可要用家法處置的。」劇克道：「是了。無論如何。要去看，我一定先告知爸爸便了。」莫先生的臥室，就在劇克的臥室隔壁。向例將要就寢，一定先到劇克臥室中去看。這天晚上，太山夫婦同他有一番極誠懇的談話。切託他隨時留意劇克。若是劇克想溜出去看那馴猿，設法阻止他。他既是個肯負責任之人，所以一到九點半鐘，循例又上隔壁房中。纔把房門推開，看見劇克換了一身出外的服裝，站在窗前。窗戶開着，大有縱出窗外之意。嚇了一跳。飛步進去阻止。劇克聽見他的足音，掉頭過來，見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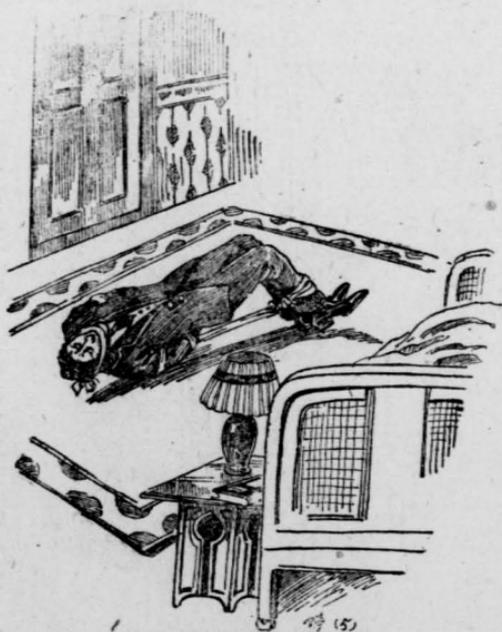
先生就從窗邊走回來。莫先生問道：「你打算上那裏去？」
劇克靜靜的答道：「去看亞劇略司去。」莫先生道：「怪了。」他纔說到這兩個字，劇克已經走到身邊。輕舒猿臂，將莫先生攔腰抱住，舉將起來，向自己牀上一扔，臉朝下。莫先生猝不及防，給劇克按住。臉給枕頭握着，做聲不得。劇克還低聲喝他禁聲，還嚇他若是不聽命令，就立刻掐死他。劇克年齡雖小，力氣却同太山小時差不多。莫先生拚命抵抗，也抵抗不來。劇克按住莫先生。又從牀毯上撕下一條布來，把他的手臂背剪着緊緊縛住。又撕了一條布，中間挽一個大結，把莫先生翻過來，臉朝着天，逼着他張開口來，用那個結塞住。布條的兩端，將他扎在莫先生腦後。一壁扎，一壁低聲道：「我們今天的事，就是仿照威捷部落酋長韋捷收拾阿拉伯酋長鄂姓穆罕默德名的方法。我是韋捷，你算鄂穆罕默德。你想來殺我的百姓，偷我的象牙。所以把你捆起來。」說着把莫先生的兩足，也同兩手捆在一起。捆好之後，縱身起來。笑道：「哈哈！你

這個惡漢！現在你在我掌握之中了。我走了，一回就來放你。」說着，匆匆走到窗前，縱上窗檻，從檐露下水管上溜下去走了。莫先生等他走後，在牀上又拚命掙扎一回，只掙扎不開。知道沒有外援，是不成的。沒法想，只得滾下牀去。劇克捆得非常巧妙，地下雖有極厚的地毯鋪着，從高處下去，也震得他頭昏目眩。停一停，仔細一想，下來是從牀上下來了，脫身方法，依然沒有。又想了好半晌，纔記起方纔同太山夫婦談天之處，就在這間臥室樓下起居室中。上來了半天，只不知他們還在樓下沒有。手是綁着，口也塞住，要使他們知道，只有用脚尖踢地板的一法。不過兩只脚也是捆着，轉動很不自由，掙扎了好久，纔得如願。踢了許久。方纔聽得樓梯上有人上來，到了臥室外，輕輕打了一下門。莫先生做聲不出，只能仍舊用脚尖踢了一回地板。隔了一回，門外的人，又打了一下門。莫先生很抱怨那人不推門進來。只得又踢一回地板。見那人還不進來，掙扎着滾過門邊去。打算滾到門邊，用脚尖去踢門檻。

纔滾到一小半，打門的聲音似乎響了一些。接着那人叫道：『劇克公子！』正是伺候劇克的下人聲音。莫先生拚命從口中塞着的布縫裏喊他進來。他在裏面着急，外面僕

人一些不知道，也沒有聽見他的喊聲。打了一回門，喊了一回公子。把門推一推，推不開，就走了。莫先生聽見他下樓，纔記起門是進房時候，自己鎖的。一氣一急，暈過去了。他在這裏着急，劇克却非常快樂。他到音樂會，剛好亞劇略司上場表演。買了一張廂券。

走上廂去，靜靜坐下，靠着廂闌，留心看那巨猿舉動。看得他眉飛色舞。象獸人看見廂樓中坐着這個少年公子，已經有了一個妙計。本來亞劇略司表演之時，常常愛縱上



扎擲着滾過門邊去

定要驚慌起來。不料他一些不怕，見巨猿到來，反是滿面笑容，伸過手去，撫摩着巨猿長毛鬚鬚的雙肩同前爪。低低同他講話。巨猿也用兩只前爪，握住劇克肩膀，澄澄地

廂樓去，辨別客人的面貌。他想攬掇他今夜上少年公子的廂樓去。嚇那少年公子一下。等他詰問之時，儘可推頭說是亞劇略司的常態。他上倫敦，本來是來找他朋友的。天天如此，怨不得他。主意已定，他見劇克廂樓中只有他一個人在內。等亞劇略司表演終了之時，過去輕輕佈了他耳朵，講了幾句話，向劇克坐的廂樓一指。他看了劇克一眼，就在臺上輕輕一縱。已到劇克身畔。象獸人以爲劇克一

辨別劇克面貌。良久良久，臉上露出一種駭愕之色。還用他前爪撫摩着劇克的頭髮雙頰，爲從來未有的形狀。平常時候，只看一看就走了，今天却大異尋常。竟咕咕咕咕講起話來。雖不知他講的是些什麼。看他神色，同劇克非

起來。一壁贊助巨猿等，替他們歡呼助威。一壁嗤笑象獸人的無用。象獸人怕喪失了自己威嚴，又怕失掉了這頭巨猿，跑進後臺去，取出一支極粗的鞭子來。趕上廂樓，想用武力逼那巨猿下樓。不料他第一次進廂樓，只有巨猿

常親密。象獸人都看得呆了。

同他抵抗。這一次把那少

巨猿講了一回話，不但不走，

年公子都激怒了。隨手抓

反縱進廂樓去。挨着劇克坐

起一張椅子來，同巨猿並

下。這一來，把全國座客都看

肩而立，準備迎敵。臉上的

得樂了。象獸人因爲亞劇略

笑容已斂，換上一副怒色。

司還得從新表演一回，在臺

按下不表。劇克的僕人，臉

上叫他，他也不睬。座客看了，

色灰白，跑到書室中去報

更是快樂。園主人看見天時

告。說是公子臥室已經下

不早，逼着象獸人上廂樓去，

鎖，打了半天門，沒有人答

拉他下來。不料他纔進廂樓，巨猿泚開了長牙，站起來，咆

應。只聽得地板上微微有些聲響，彷彿地板上有個身體

哮着要咬他。園主人急了，走來幫忙，也是無用。全國中座

在那裏挪動似的。太山一聽，知道不妙，飛步上樓，琴環帶

客，看着巨猿的兇猛，劇克的勇敢，園主人等窘狀，都鼓噪

着下人，也戰戰兢兢的跟着。到了劇克房外。大聲叫了一



圖用他前爪撫摩着劇克頭髮雙頰

聲。見沒有人答應。退後一步，用足全力，把肩膀將房門一撞。只聽見唸喇一聲，門上鉸鏈鎖牡盡斷。那房門呼的飛將進去。說也不信，剛剛把地板上疊過去的莫先生，壓個正着。壓得乾乾淨淨，一些沒有露出外面的。太山看見床上衾枕凌亂，窗戶洞開，室中一個人形都是沒有。更是驚疑。縱身進去，把四面電燈一齊開了，也不見一些蹤跡。後來看見那扇門，倒雖倒在地下，不很熨貼。把他掀開，纔看見門下壓着一個背剪着的人。一看却是莫先生，已經人事不醒。趕忙上去，把布條解開，用涼水噴了半天，方纔蘇醒。太山想起陸穀甫的一件事，怕劇克又給奸人劫去。趕緊問道：『先生！這是誰幹的事？劇克呢？』莫先生從地上

慢慢起來，迷迷糊糊的把臥室中看了一遍，只纔把方纔的事記將起來。氣匆匆的把劇克收拾他的事，申訴出來。接着道：『先生！我要立刻辭館了。像你們令郎這種孩子，先生是用不着的。最好替他找一個訓練猛獸的人，訓練訓練。』琴痕叫道：『先生！我們的劇克究竟上了什麼地方去了呢？』莫先生道：『他去看亞劇喀司的。』太山聽了，暗暗好笑。仔細看莫先生不過受了些驚恐，並沒有受傷。敷衍他幾句。一壁吩咐備車，一壁送莫先生回房。等他從莫先生房中出來，車已備好。匆匆上車，徑上音樂會去。

（待續）



文藝叢刊

凡研究文藝者不可不讀小
說戲曲者不可不備

<p>宋元戲曲史</p>	<p>梨園佳話</p>	<p>顧曲塵談</p>	<p>西洋演劇史</p>	<p>讀畫輯略</p>
<p>本書為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覈委源流足資蒐討 一冊 六角</p>	<p>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一論京調二論及崑曲三論京調各齣之唱法三記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四結論 一冊 五角</p>	<p>本書於南詞北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換頭韻字之解釋條分縷晰既詳且盡 二冊 六角</p>	<p>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無不備載 一冊 二角</p>	<p>專記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古今名人手蹟之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 一冊 四角</p>
<p>小說叢考 二書考校之詳得未曾有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叢考二冊八角 考證三冊一元二角</p>	<p>歐美叢談 是書記歐洲文學家小史及所著各書大略附以論斷於古今文章沿革詳盡無遺 一冊 五角</p>	<p>橐園春燈話 文字之種類甚多燈謎亦其一也上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之外別闢一門徑春燈話二冊六角 謎話一冊一角</p>	<p>中國雕板源流考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他國皆在其後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一冊 二角半</p>	<p>小說拾遺考 前人所作小說每多假借事實書中所列人名亦往往象形諧聲或庚詞隱語使閱者不易捉摸本書搜尋原書來歷一一證明 一冊 二角半</p>

商務印書館發行



CW君：說界七卷五期，敝社已無存。尊函已轉本館通訊現購處設法。但附來郵票，係香港郵票，不能合用。房文翰先生承賜風景照像，已收到。但因光線太弱，不能製版，深為抱歉。以後倘有光線清晰，並略大者，尚希惠教。



編者先生：貴刊第八卷封面畫，比較以前有價值得多了；我是很贊成。我接到第四期時，那封面畫（愛情之神）實在美極了。可惜封面竟和包紙黏在一起，以致缺了一角。這事務請貴社注意些，讀者當不勝感激。

我還有一種要求：因為我們讀者對於貴刊是愛護的很，總想有一個很好的保存法。所以我想：可否照紫蘭

花片（大東書局出版）的辦法，凡定一卷的贈錦匣一隻，或另買亦可。（匣上印有小說世界及出版處等等）這種辦法，不知貴社可能辦到否？ 龍華南洋中學吳稚川

稚川先生：包裝損壞封面的事情，我們對於讀者諸君，實在對不起得很。這事我們和包裝處已起過好幾次交涉；但其中也實在有一個困難：因為本刊每期五萬餘冊，其中單卷封包的占全數三份之二。在短時期內匆促封裝，因此就不免有膠糊黏着封面等事情了。外國有一種雜誌，因為銷數繁多，出版期匆促的緣故，有單是正頁摺合裝訂，即寄給讀者，讓讀者自己去一頁一頁裁開的，也是因為來不及的緣故。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想不因為銷數增多的緣故，妨害讀者的權利。

贈送錦匣的事情，這事稍緩我們或者能够照辦。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理想：擇連定四卷（即一年）的，贈錦匣一隻，以答讀者諸君愛護本刊的熱忱。但這事因為各種牽掣，一時尚不能實行。



兒童世界是兒童手中的寶貝！

請替你心愛的孩子定一份！

▲定價： 每星期一期定價六分
一卷十三期定價七角
郵費六分半。 半年二十六冊，
定價一元三角五分，郵費一角三分。
全年五十二冊，定價二元五角，郵費二角六分。

▲定書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分館

小兒出牙時期 痛苦哭泣能使父母夜間驚醒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立即安然舒適

此美觀之小孩係新加坡沙音那美有限公司陳友卿君之公子也彼曾患出牙時期之痛苦據陳君自述云小兒出牙時期痛苦非常吵鬧哭泣甚至鄰人及其母親夜間驚醒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立即安然舒適鄙人深為奇異因小兒第一夜服用此藥片即安然睡眠此後漸服漸愈現下身體強壯胃納增進夜睡安適嬰孩自



陳友卿君之公子

己藥片使人終身不忘且服用如常此藥易

人藥為介紹於各戶之有小孩者不可不備此藥片一瓶於家中也此藥片專治嬰兒胃弱不化嘔吐便閉肚痛腹瀉寒熱驚風痰厥傷風出牙痛苦蛔蟲等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欲清晨醒起之時爽適康健其秘訣不外乎夜間睡足八點鐘且大便暢適肝經調和勿令阻滯是也如患大便秘結 肝經不調 胸悶飽脹 胆汁不和 倘或惱怒精神萎靡請即晚試服紅色清導丸次日早晨立覺清健爽適清導丸能使皮膚紅潤口氣芬芳且治痔症痛苦
北京六局界南長街玉鉢廟甲五號程璞甲先生來信云

請早安服紅色清導丸



僕患痔症多年服藥多種總未見愈聞清導丸有利便除燥去毒降火之功即購而試服之不

料服後功效立見因是丸之藥性和平清而不寒治療痔症積滯等患推為第一誠非虛譽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FIFTH EDITION

商務印書館出版

**英漢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第五版出書

此書出版以來備受士林歡迎前售預約及特價購者紛至重版四次瞬息即盡茲特向外洋運到上等紙張趕印五版業已出書欲購請速免為捷足先得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

皮裝一巨冊 定價二十四元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

膀胱發炎石淋腎筋痛大

脚風小便不通小便停住

小便淋漓小孩尿床等極

有效驗洵男婦之良藥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